



THE PEOPLE IMMORTAL

民人的朽不

譯觀海 序若沫郭

行印社版世風正

海
觀
譯

不
朽
的
人
民

正風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二月
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

(外埠另加郵運費)

元

格羅曼斯著
不朽的人
海觀譯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蘇聯；格羅曼斯

譯者 海觀

發行人 陳汝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發行所

重慶沙坪壩
上海浙江路四三〇號二樓

正風出版社

分發行所

各地聯營書店

序「不朽的人民」

郭沫若

「不朽的人民」，它的英譯本在重慶的朋友們當中恐怕要以我的接近爲最早吧，因爲我所得到的本子是蘇聯對外文化局用飛機之便託人帶來的，我自己有心重譯它，但因爲手頭有些研究的工作沒有可能分手，便停頓了下來。後來我把本子借給朱海觀兄看，並懇請他重譯，他在公餘之暇費了將近半年的工夫，終竟把這項工作完成了。海觀兄自己應該感覺愉快，就連我也感覺着十分愉快。

本書是這次蘇德戰爭中的優秀的成果，在蘇聯本國是極受歡迎的，雖然並不是怎麼大部頭的巨製，但它把蘇聯精神和真理必勝的原因充分地形象化了。這是真正的民主主義，人民本位文化的塑像。雖然所處理的只是戰役的初期，只是極龐大的戰爭機構的一極小部分，但見一枝一葉的真實描繪，我們儘可以推想得出參天大木的全體。人民是不朽的，解除了鑄鐫的人民的力是無限量的。對於人類理智與自由活動的敬愛加緊了骨

肉的情誼使蘇聯七十多種民族化成了一種堅韌無比的合金鋼，它不僅抵當着了有史以來最反動的法西斯獸軍的侵略，而且還要摧毀它，絕滅它，把人類解放的福音傳遍全歐洲，全世界。

人民是不朽的，誰得到人民的力量，誰便會勝利，誰失掉人民力量的便會失敗。這本來是古今中外的鐵則，由這次的蘇德戰爭；更擴大而言之，即民主同盟國對軸心國之戰，是以空前的大規模替我們更一次證實了。無疑，這實例表現得最明晰，最本質的是在蘇德戰場，原因是不僅那兒的戰爭猛烈，而且戰爭機構的動力也對立的最尖銳。那兒真是兩種極端相反的精神的白刃戰。我們固應該感激蘇聯，爲我們創出了極有光輝的示範，我們也不應該自餒，要知道這同樣的範例，我們也可以創造得出。我們也是對於人類理智和自由勞動知道敬愛的人民，只要我們的手足能夠更自由一些，大家能夠緊握得起手來操縱武器。

人民是不朽的，儘你是怎樣縱橫的暴力在這力量面前必定要遭摧毀。但僅談一陣精

神勝物質是不夠的，赤手空拳究竟抵不住飛機大砲。要打倒敵人，不僅精神士氣要強得過敵人，就是作戰的技巧和工具也須得強過敵人。敵人的力量不能低估，自己的缺點不能忌諱，對於敵人的優點必須盡量的學習，以改正自己補充自己。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千古不磨的金言。我們要知道，蘇聯紅軍所以獲得前史未有的輝煌勝利，不僅在於精神思想得到優秀的戰術與武裝。戰前的準備可無庸再提，戰爭期中的不斷改進尤其是足以驚人的。即請閱讀本書吧。

本書的作者決不是專門高調精神勝利的唯心論者，他了解戰爭，了解敵人，而且更了解自己。他不怕家醜外揚，他有胆量暴露自己的弱點，因而喚起大家用全力來增強這個弱點。他並不怕增長敵人的志氣，蒙在鼓裏，專頌光明，而前途無限光明却全面地展陳在我們的面前。這種本領和自由實在值得人們羨慕與學習。這種本領固然屬於作家本身，但更值得注意的有一個能使作家的本領發揮盡致的環境。蘇聯不僅在戰爭的術略上有着正確的領導，就是在文藝政策上也是十分的正確，由本書的產生也就很明瞭了。本

書的作者如不是生在蘇聯，他的才能怕很難得到這樣廣泛的自由發揮吧。

諱疾忌醫是最危險的慢性自殺，這比敵人的猛攻還要來得更猛。這只使醫師束手而使病菌跳梁。但人們的拜物神教性的子遺，竟往往使疾病，醜惡，一切不正常的東西都被圖騰化了起來，實在是最不合理性，最可憫惜的事。蘇聯的保護健全的新現實主義的文藝政策不用說是從這種迷惘完全解放了，因而蘇聯作家獲得了充分的自由和保障。和本書同樣，使我們聯想到的是柯爾尼邱克的劇本「前線」。聽說因為暴露了內戰時期的舊軍人的弱點，在莫斯科上演時竟有軍人在當場表示過反對，但因人民的擁護，政策的支持，不僅作品在軍政上有所貢獻，而作者本人更榮膺着烏克蘭外交部長的顯職。

文藝是相當奢侈的東西，沒有充分的陽光和水露不容易開花；而它也是相當脆弱的東西，沒有充分的護育和支柱，開了花也容易摧殘。然而人民是不朽的，以人民利益為本位的文藝，必然得到人民的保護和愛惜，它也永遠會是不朽的。

關於本書的作者瓦亞里，格羅士曼(Vassili Grossman)可惜我們所知道的還很少。

一九四三年正月份的「國際文學」(英文版)，曾經有本書的摘譯登出在前頭附有一節歐根尼亞，克尼坡維奇 (Eugenia Knipovich) 的介紹，但所介紹的僅是作品，而沒有提到作者的生活和經歷，我為寫這篇序文時，特別請教在重慶的蘇聯朋友，但他們也須得調查。大約作者還是一位新起未久的作家吧？關於他的詳細的報導只好期諸將來了。

我們祝福他，期待着他的更偉大的作品出現。

(三十三年五月一日)

關於『不朽的人民』

當愛好自由的人民正在從事於反抗歷史上最反動的武力德國法西斯黨徒的時候，我們看見了那些把人民的意識納入民主的精神，真正的自由，兄弟般的團結，以及尊重人類理性和自由勞動的一切最重要的表現來。

這些崇高的，真正的人類的本質，已經在蘇聯找到牠們最完全最一致的表現了。這說明了和兄弟的友愛聯繫在一起的，自由的蘇聯人民抵抗戰爭災難的無畏的勇敢。儘管事實上蘇聯的國土已經單獨抵抗德國法西斯匪徒的進攻到一年以上，儘管蘇聯領土上的廣大的面積已經被侵略者所佔領，蘇聯人民在他們的鬥爭中所表現的勇敢和他們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念已經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了。

V. 格羅斯曼的這本小說，『不朽的人民』，表現出在這種勇敢，信心和蘇維埃政權二十五年來給與我國人民的教育中間的一種連繫來。

戰鬥的時間被安放在戰爭的一個困難的時期：一九四一年的初秋。紅軍在堅強抵抗之後，已經在希特勒德國的戰爭機器的前面被迫撤退到西線。

格羅斯曼並未小看敵人的力量。譬如說，他描寫了法西斯軍隊的有效的組織。但是蘇維埃政權所教養的一個人，一位作家的銳敏的觀察力，幫助這位作者深徹地認識到法西斯軍隊的根本的墮落。

波加列夫是紅軍中的一位政治工作者，在先是莫斯科大學的哲學教授。在用崇高的思想法則的精神去教養蘇聯人民的這一個故事中，波加列夫是一位代表的人物。他對於德國法西斯的軍事制度的沒有生氣的機械的性質，給予了一種特別透徹而公正的估計。

「波加列夫過細研究了德國統帥部的命令，看見德國人在組織上有特殊的愛好，德國人有計畫地而且在有組織的方式中去劫掠，焚燒，轟炸。他們可以在宿營地方集合起一大堆空的洋鐵罐來，可以為一個龐大的行列的最複雜的行動苦心地理出計畫來，準備好一切數不清的瑣碎事情，按一定的時間去辦到而且具有數學的正確性。在他們的機械的

服從上，在他們的盲目的步伐上，在那被沒有思想的訓練所桎梏着的千萬士兵的複雜而龐大的行動上，有些東西是在墮落下去了，有些東西對於人類的自由的的精神是陌生的了。

格羅斯曼的故事的主題，是描寫在那鼓舞法西斯侵略軍隊的蝗蟲和貪食的老鼠的獸性，與蘇聯人民的理性的崇高精神之間的鬥爭。這一種理性的力量使我們可以瞭解到運用在這一次解放戰爭中的歷史發展的動力的法則，使我們可以洞察將來，堅定不移地走上勝利的道路。

格羅斯曼用具體的例子告訴我們，在最艱難最不利的环境之中，這條走向勝利的途徑是怎樣鋪就的。故事的內容敘述一場戰鬥的歷史，由撒瑪林將軍所統率的一軍來負責。這種特殊的戰鬥決不是一個單獨的插曲。格羅斯曼舉出個別的例子來告訴我們，假若士兵和指揮官都能明瞭他們特殊的任務只是整個計畫中的一部，而必須符合歷史發展的法則的話，那麼從純粹軍事立場上看來，這一軍就可以得到非常光輝的成果。蘇聯英雄

麥察洛夫少校指揮下的一團，其作戰的成功，是由於在這危急的關頭，每一個士兵，每一個指揮官的行動都具有一種正確認識的崇高的精神。巴巴簡揚的一營在政治工作者波加列夫的思想意志的鼓勵之下，並不感覺到自己被敵人包圍或是已經被敵人打敗。每人都感覺到巴巴簡揚的一營是派到敵人後方的正規軍，他們的任務便是在敵後儘可能給予敵人以有效的打擊。麥察洛夫團長是一位具有最高的英勇的人物，但經常以個人的勇敢代替了組織和計畫的能力，代替了爲一位指揮官在任何戰鬥的決定關頭所必須的自制和冷靜。他覺察到蘇維埃政權在平時和戰時所教育他的一切，都集中在他的意識中，如同凝聚在透光鏡的焦點上的一樣。這種在走入勝利之途的長程中守住一塊小小戰區的責任感，燒盡了他的性格上的那種優柔寡斷，含混模糊，做事沒有計畫的殘渣。麥察洛夫並沒有變成一位「新人」，他只是變成他自己，變成他想做的一個人，變成爲蘇維埃政權所產生所造成的一個人。

從麥察洛夫身上，格羅斯曼告訴我們一位指揮官是怎樣受到考驗的，在戰爭中他是

怎樣發展的，怎樣覺察到他自己的。從伊格納迪夫的身上，作者告訴我們一位士兵的同樣的進步情形。

農民伊格納迪夫是一個身體強壯性格善良的人，是一個優秀工人，或許是有點小手腕，他也是不能立即發覺他的地位或是他自己本身的。

但是伊格納迪夫對於自己的任務，卻充滿了一種最高的責任感覺，一種和同志們血肉相連的感覺。從紅軍士兵的身上，我們看見了繁榮着的一切特性，這些特性被一個自由人的勞力植根在他的心中，我們看見了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國家的熱愛，我們看見了二十五年來蘇維埃政權培養他的對於國家的最大的驕傲。

對於敵人的仇恨，對於成羣來襲的害人的蝗虫的仇恨，以對於勝利的意志，不僅是在看見了侵略者的暴行以後纔成熟在伊格納迪夫的意識中的。當他看見德國人自由自在地休息在蘇維埃的鄉村，過着懶惰的地主生活的時候，他的成長，他發覺真正的自己的這一個時刻來到了。看見獸類掠奪了為人民的勞動所創造的財富的時候，伊格納迪夫

所得的平時和戰時的教育又受了一次最後完成的考驗。

格羅斯曼的故事的目的，它的指導原則和基本的思想，表現在三位英雄，波加列夫，伊格納迪夫，麥察洛夫的身上。波加列夫，這位政治工作者，哲學家，和唯物論者，他之所以做了紅軍的士兵們和指揮官們的領袖，決不是偶然的事情。蘇聯人民和他們的領袖們，和在蘇聯實現的主義和理想，已經聯結成爲一個堅強不可分的整體，我們從波加列夫和伊格納迪夫以及他和麥察洛夫的關係上可以找出這樣的例證來。

格羅斯曼給予紅軍和全體蘇聯人民以一種非常詳細而生動的敘述，這些人們凝結成了一條堅固的戰綫去抵抗殘暴的危險的敵人的。

所有各種不同的人民，來自民間的士兵，指揮官，軍隊領袖，以及一切普通的人民，都被對於勝利的唯一的渴望和唯一的意志鼓舞起來了。

(E. 克尼維茨作)

目次

- 一、八月。
- 二、軍事會議。
- 三、黃昏的城市。
- 四、一個城市的毀滅。
- 五、在團部裏。
- 六、夜間。
- 七、瑪克辛那·布達。
- 八、巴巴簡揚的一營。
- 九、在戰壕裏。
- 十、犧牲一切，堅持到底！

十一、將領們。

十二、這一塊國土的主人。

十三、倫亞。

十四、一個悲痛的日子。

十五、清晨的戰鬥。

十六、認識你自己。

十七、在布魯翰穆勒的司令部裏。

十八、死亡是不會獲勝的！

一、八 月

一九四一年夏天的一個傍晚，沿着向哥美爾去的大路望去，有許多重砲正在移動着。砲身非常龐大，甚至看見過一切東西的傳令兵們，也都好奇地不斷注視着這樣巨大的鋼鐵砲筒。灰塵沉重地懸在夜空中，人的面孔和制服都是灰色的，眼睛也在發着火。只有少數砲兵還在步行，多數人都坐在砲上。一個人從鋼盔中倒水在喝，水滴從他的下巴流下，潤濕的牙齒發出光來。人總以為他是在裝傻，其實不是的——他的臉在沉思，而且已經疲倦得支持不住了。

「飛——機！」走在前面的一位中尉發出一聲拖長的呼喊。

兩架飛機越過橡樹叢的上空，向大路這一邊疾飛而來。人們忐忑不安地注視在這兩架飛機的上面，開始爭辯着：

『那是我們的飛機！』

『不，那是德國的，』

於是通常前線上的笑話都信口而出了：

『那一定是我們的飛機——我的鋼盔哪裏去了呀？』

飛機是飛過這一條大路去的，這就表示出來是我們的飛機。德國飛機通常是在發見了下面一列隊伍以後，纔轉過來和大路平行地飛着的。

強大的牽引車拖着砲通過村鎮的街市。大砲踏破了鄉村的沉寂的黃昏，在那粉刷的茅屋的中間（茅屋面臨小小的花園，花園裏面瑟縮的金球和紅牡丹在西下的夕陽中閃出光來），在那坐在門前的女人和白髮老頭的中間，在母牛叫喚的聲音，雜種的狗狂吠的聲音的中間，看來是奇怪而又不大合適的樣子。

一輛汽車矗立在一座小橋的附近，等待一列砲隊的通過，橋梁呻吟在壓在牠的上面的可怕的不習慣的負荷之下。司機看見士兵們從鋼盔內倒水來喝，他笑了，他顯然是過

價了這樣情形的。坐在司機一邊的營政治委員伸長了他的頭頸，望着這一系列的盡頭，不是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波加列夫同志，」司機用一種很重濁的烏克蘭的腔調說着，「大概我們要在這裏停下吧？天快要黑了。」

政治委員搖一搖頭。

「我們是要加快走的，」他說。「我必須趕到指揮部去。」

「在黑暗中我們辨別不出來這些路徑呀，無論怎樣我們都不得不在樹林中歇一個晚上，」司機說。

政治委員忍不住笑出聲來了：

「困難在哪裏？你是突然想起來要喝一杯牛奶吧？」

「假若能夠喝一點牛奶，吃點可口的煎馬鈴薯，那倒不是一件怎樣壞的事情。」

「還沒有說吃鵝肉，」政治委員說。

「爲什麼不能呢？」毫不懼怕的司機興奮地反駁着。

「三個鐘頭以內我們必需趕到司令部，不管路是怎樣，也不管天是怎樣黑。」
「會兒汽車開到橋上來了，淡黃色頭髮的頑皮的孩子們在後面追趕着。

「喂！給你們胡瓜，番茄，梨子！」孩子們呼喊着，把胡瓜和青皮的梨子向半掩的車窗丟了進去。

波加列夫向那些孩子們揮動着他的手，頓時一陣悲涼的情緒湧上他的心頭。在紅軍撤退時看見了和他們行將遠別的那些鄉村裏的孩子們，是甜密的但也是淒楚的啊！

戰爭以前，色圭·亞里山得洛維基·波加列夫，是一位教授，在莫斯科的一個大學中擔任馬列主義的講席。研究工作吸引了他，他想儘可能減少他的講書的時間。他的主要的興趣是寄託在差不多兩年以前他就開始了的科學研究工作的上面。他通常從學校回到家裏吃晚飯，一面坐在飯桌子前面吃飯，同時就從一個小箱子裏面拿出一疊原稿來攤在桌上讀着。他的太太問他喜歡什麼，炒蛋夠不夠鹹，他總是回答一些不相干的事情。

她看見他這樣，又是生氣又是好笑，而他却向她說：「麗莎，我今天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讀了馬克斯給拉伐格的幾封信，那是最近纔從一本舊資料裏面發現的。」他傾聽他的言語，禁不止受了他的顯然的愉快而熱情的感應。她愛他，也將他引以爲榮，她知道他的同志們如何敬仰他，和如何翹羨地稱道他的人格之完整和純潔。

現在色圭·亞里山得洛維基·波加列夫是前綫某一處政治部的助理指導員。偶而他回憶到放着學校講義的寒冷的地下室，散亂他放着各種紙張的桌子，搖曳的燈，圖書館員從這一書架到那一書架時踏在梯輪上面的吱吱的聲音。有時候他的未寫成的著作的斷片的句子浮上他的腦中，他便玩味着那些使他深深地感覺興趣的問題。

汽車沿着大路奔馳着：——煤灰，磚灰色，淡黃色的塵土，輕灰色的塵土，把人的面孔弄得像是死人的一樣。萬丈的灰塵籠罩着前方的這些道路。這些灰塵是數十萬紅軍的皮靴揚起來的，是卡車的車輪揚起來的，是坦克車的齒輪揚起來的，是牽引車和大砲揚起來的，是成陣的豬羊揚起來的，是集體農場的馬蹄子和一大羣的母牛揚起來的，是集

體農場的牽引車和難民的咯吱咯吱響着的二輪車揚起來的，是集體農場的工頭的軟木的草鞋揚起來的，是離開波布魯伊斯克，摩紫爾，什洛賓，歇僕託夫卡，貝迪車甫的女孩兒們的華美的鞋子揚起來的。灰塵游盪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空中，舒捲在蘇維埃的國土上。在夜晚，陰沈的八月的天空，染上了鄉村的火燄的凶猛的紅色。飛機投下來的炸彈雷一樣的咆哮着的聲音，轟轟地響遍了暗黑的橡樹和松樹林，響遍了顫動着的白楊樹；紅綠的信號彈劃破了厚天鵝絨一樣的天空；高射砲彈在高空爆裂了起來，像是白色的星球一樣；裝載着爆炸彈的「海克爾式」飛機，在極端幽暗的空間發出低沉而單調的聲音。村莊裏面的老頭子們和女人們，看見兵士們走了，向他們說：「喝點牛奶吧，乖乖，……吃點乾酪吧……把這些餅子帶去吧，孩子們……把這些胡瓜帶到路上去吃吧！」老淚縱橫的眼睛，從成千佈滿灰塵的，幽鬱的，疲倦的面孔的中間去找尋自己的孩子。一些老太婆們拿了用餐巾包着的糖果，向士兵們哀憐地說：「拿去，親愛的，拿去，你們在我的心中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樣地寶貴啊！」

德國匪徒們從西方湧過來了。在德國人的坦克車上，畫着頭蓋骨和兩根交叉的骨頭，紅綠顏色的龍，狼的腸胃和狐狸的尾巴，交叉着兩角的馴鹿的頭。每一個德國士兵的口袋內，都裝滿一些照片：被征服的巴黎，毀滅的華沙，屈辱的凡爾登，火燒的比爾格拉德，不魯塞爾和阿姆斯特丹，奧斯陸和那維克，雅典和琴尼亞這些地方。在每一個德國兵士的口袋中，都是德國婦女與留着劉海和鬚髮的女孩子們的照片。在每一個德國軍官的身上，是金護身符，壓咒的珊瑚串，用黃金珠做眼睛的討吉利的草人。在每一個德國軍官的口袋中，是德俄軍用會話書，其中有這樣簡單的句子：『舉起手來，』『停住，不准動彈，』『槍在哪裏？』『投降。』等等。每一個德國兵士都知道這些字：『牛奶，』『麵包，』『雞蛋，』以及這句沒有禮貌的話：『拿過來，拿過來。』他們從西方湧向前來，千萬人民都起來去抵禦他們了！從明媚的鄂卡河，從寬廣的伏爾加河，從泥水的喀馬河，從洶湧的額爾齊斯河，從哈薩克斯坦的草原，從頓布斯和刻赤，從阿斯特拉罕和佛羅內茲。千萬忠勇的工人去挖掘攔阻坦克車的壕溝，戰壕，土堆，陷阱；沙

沙作聲的森林叢樹，靜情地把牠們成千的枝幹騎在公路上和沉寂的鄉村的小徑上；鉄絲網沿着工廠的院落圍繞了起來；在我們可愛的綠色的村鎮裏面，廣場上和街道上，都把鋼鉄豎起來做爲阻止坦克車的障礙物了。

有時波加列夫很驚訝他自己的那種泰然自若的神情，在幾個鐘頭以內突然把他以前的生活方式取消了；這使得他很愉快，因爲他知道了他在困難的情況之下還保留着判斷的能力，使他能夠堅強而又迅速地去行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看見他在這戰爭的中間，他也保護了他自己和他的靈魂中的一片寧靜，他看見人民信任他，敬仰他，而且覺察到他的固有的力量。他對於自己的毫不動搖的信心感覺着滿意，常常向他自己說：「啊！我研究馬克斯主義的哲學不是沒有用處的，革命的辯證法在這次戰爭中已經證明了對我是一種很好的訓練，而古代歐洲的文化在這次戰爭中大部都滅絕了。」但是他依舊不滿於他現在所做的事情。他似乎覺得自己還不十分接近紅軍士兵，還不十分接近戰爭的中心，因此他要離開政治部去參加實際的戰鬥。

他時常有機會去審訊德國的俘虜，大概都是些伍長和軍曹們。他注意當他審訊的時候，那一種整日整夜痛苦着他的，對於法西斯主義的燃燒着的仇恨便要變成輕蔑和厭惡了。在大部案件中，俘虜們立刻地供出軍隊的數目，供給關於他們的軍隊的情報，很乾脆地承認他們都是工人，一致同聲地說：『希特勒是要滅亡了，希特勒是要滅亡了，』雖然分明他們並不真正地相信他們自己是在說什麼。他們寄出的信件和從他們家中寄來的信件中的那一套幼稚的言語，倒使波加列夫驚訝不置。通常前者包括一些瑣碎的敘述，怎樣去煮雞和豬肉，吃了多少酸乳酪和蜂蜜，以及關於風景的感傷的描寫等。從他們家中寄來的信大部分都像商店的發票：『我接到你一包絲綢，香水和女人的內衣。謝謝你。以後寄來的包裹，替爹爹帶一件溫暖的汗衫，帶一束羊毛，帶孩子們的鞋子，』等等。

只有很少的時候，他會碰到一個法西斯俘虜，這個俘虜坦白地保持他對希特勒的效忠，和他對於日耳曼種族的優越性的信心，他認為這一個種族的使命就是要奴役世界上

其他的人民的。波加列夫詳細地審問他們：他們並沒有讀過書，不僅不知道歌德和貝多芬的名字，但是也從沒有聽過像俾斯麥這樣一位德國政治上的領袖，或是像毛奇和史利芬這樣著名的軍事家。他們所知道的只是國社黨的他們這一區分部的書記的名字吧了。

波加列夫過細研究了德國統帥部的命令，看見德國人在組織上有特殊的才幹——德國人有計畫地而且在有組織的方式中去劫掠，焚燒，轟炸。他們可以在宿營地方集合起一大堆空的洋鉄罐來，可以為一個龐大的行列的最複雜的行動苦心想出計畫來，準備好一切不數清的瑣碎事情，按一定的時間去辦到而且有數學的正確性。在他們的機械的服從上，在他們的官目的步伐上，在那被沒有思想的訓練所桎梏着的千萬士兵的複雜而龐大的行動上，有些東西是在墮落下去了，有些東西對於人類的自由的自由的精神是陌生的了。這便是沒有理性的文化，而只是本能的衝動，差不多像一羣螞蟻和一羣畜生的一樣。

在波加列夫曾經檢查過的所有的德國人的信件上，他只發覺到兩封信，一封信是一個年青的女人寫給一個士兵的，一封信是一個士兵寫了準備寄回家去的，在那兩封信上

他發覺了一種具有自動的模糊的思想，和沒有一般中等階級的那樣庸俗的感情。信上也充滿了對於德國人民所犯的罪惡感覺到恥辱和悲傷。有一次他審問一個從前做過文學教師的，年紀較大的軍官，這一個人也證明了是有思想的人，同時也是對於希特勒主義抱着極端憤恨的人。

他向波列加夫說：「希特勒並不是一位爲人民謀福利的領袖，他只是一個掠奪者罷了。他像一個偷去一輛精美汽車的普通的盜匪，他掠奪了勤苦而熱誠的德國人民的工業文化——崇高思想的來源。」

波加列夫想着：「他們決不能征服我們的國家啊！他們在渺小的瑣碎的事情上面估計得越是精細，他們的行動越是準確，那麼他們就越沒有辦法瞭解等待着他們的什麼是最重要的，最不可抗拒的災難。他們在計畫着渺小而又瑣碎的事情，但他們所想的只是一個平面。他們只是有規律的手藝人。他們不認識在他們所發動的這場戰爭中的歷史演變的法則，而這些本能的，平庸的功利主義的人民，也是不可能把握住這些法則的。」

他的汽車飛馳着，馳過寒冷而又黑暗的森林，馳過跨着蜿蜒的溪流的小橋，馳過煙霧朦朧的澗谷，馳過在那寥闊的八月天空之下反映出星光燦爛的寂靜的池塘。司機溫和地說：

「波加列夫同志，你還認得那兒坐在砲上用鋼盔盛水來喝的那個兵士嗎？我那時正在想着——他實在是我的兄弟，我現在纔知道那時我爲什麼對他那樣注意啊！」

二、軍事會議

在軍事會議開會以前，師政治委員車里尼欽柯走到公園裏面去散步。他緩緩地踱着，時時停下來把烟草塞滿在他的短烟斗內。他經過了一所古老的大廈，一座陰黯的樓塔在聳立着，而塔上的鐘已經是停擺了的。他一直走到池塘的旁邊，樹枝的濃密的綠葉低垂在水上，水中的鵝在早晨的陽光下射出眩目的光輝。看來彷彿這些天鵝行動非常緩慢

的樣子，而且硬撐着牠們的脖子，因為這暗黑的綠水太深太廣，使牠們不容易移動。一位黑鬍子的年紀較大的少校，長統馬靴沙沙地踏在濕沙的上面，從信號所那一個方向朝着池塘這一條小路走來了。

車里尼欽柯認識他——他是從作戰支部來向師政治委員報告戰鬥情況的。

「車里尼欽柯同志，請你讓我和你說一件關於公事上的話，」這一位少校高聲地說。「當然可以囉，你要說什麼？」車里尼欽柯回答說，他的眼睛看着那一羣鵝正向對岸泅去，牠們被少校的高聲嚇跑了。

「我們得到情報，昨晚十一點鐘的時候，敵人開始移動了大隊坦克車和機械化步兵。據俘虜所供，這些是隸屬於古德林坦克軍團內三個不同的師團的，他們奉命向着烏內薩——諾夫格勒——雪維爾斯克這一個方向移動。」

「是的，」車里尼欽柯說，「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少校很好奇地看着他的生着皺紋的面孔和那一對大而狹窄的眼睛。他的眼睛比他那

風塵滿面的皮膚還要明亮些，他曾經親歷過一九一四年德俄戰爭時的風霜，也曾經親歷過內戰時期的草原的戰役。看來他是沉靜而又深思的樣子。

「那麼讓我給你最後的作戰報告和四點鐘的情報……」

「嗯，車里尼欽柯說，『四點鐘……可能已經有了三點五十七分了嗎？可能嗎？』
『可能，車里尼欽柯同志，』少校微笑着說。『在戰場的另一區域，敵人並不特別地活躍。只有關於他們佔領瑪克辛那·布達的村莊到了河的西邊的報告，在這次戰鬥中他們損失了一營半人。』

「什麼村莊？」車里尼欽柯轉過來問這位少校。

「瑪克辛那·布達。」

「當真？」

「絕對可靠的。」

少校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帶一種負疚的聲音說道：

「多美麗的鵝啊，師政治委員同志。昨天空襲時有兩隻鵝被炸死了，贖下的只是些小鵝。」

少校朝着司令部的方向走去，經過了一棵老楓樹，車里尼欽柯的勤務兵正站在楓樹的下面。車里尼欽柯老是呆看着那些鵝，在池塘的碧綠的水面上幻成幾點鮮豔的光輝。然後他輕柔地說道：

「啊，媽媽，倫亞，我不能再看見你們了啊？」他咳嗽了一聲，一種軍人的乾枯而僵硬的咳嗽。

在他回到那古老的大廈的路上，伺候着他的勤務兵問他：「送一輛汽車去接你的媽媽和孩子好嗎？」

「不，」車里尼欽柯簡單地回答了一聲；他看見勤務兵的驚訝的面孔，然後又加上一句：「昨天夜裏德國人把瑪克辛那·布達佔領了。」

軍事會議在圓頂的高廈內舉行，狹長的窗戶上掩着窗簾。在昏暗的光亮下，桌上帶

着總子的紅桌布都變得黯淡了。在會議開始大約十五分鐘以前，值班的秘書悄悄地在地毯上行走着，低聲地問勤務兵：

「穆西金，替指揮官帶了蘋果來嗎？」

「我照常的囑咐了他們，他們已經帶來了汽水和 Severnaya Palotyra 牌的香烟，」勤務兵匆忙地回答了一句。

幾分鐘以後，參謀長進來了，這是一位帶有疲倦的，不滿足的面容的將軍。跟在他後面進來的是一位上校，作戰支部的指揮，他的手中拿着一捲地圖。這位上校是高高的一個子，紅紅的面孔，相反地那一位將軍的身體很結實，但面孔却顯出灰白的顏色。將軍轉身過來詢問正在立正着的勤務兵：

「指揮官在什麼地方？」

「打電話哩，少將同志。」

「電話通了嗎？」

『二十分鐘以前就通了。』

『這是你的功勞，彼奧得·葉非莫維基，』參謀長說，『誇口的史泰梅哥爾答應我們到正午纔能通咧。』

『那更妙啦，伊里亞·伊凡諾維基，』上校回答說。他在這樣情況之下嚴肅地望着
一位屬員，然後補充了一句：『你什麼時候去睡一會兒吧，你三夜沒有睡眠了。』

『哈，你瞧，像目前這樣情況，誰也不想去睡了，』參謀長說，一面走在一條小桌子的旁邊拿起一個蘋果來。上校把地圖攤在大桌子上，也伸手拿起一個蘋果來。在一旁立正的勤務兵微微地笑着，和祕書互換了一個眼波。

『看這裏，』參謀長說，他把腰彎在地圖上，瞅着一根藍色的粗箭頭，這一根箭頭指示了我們防線的紅色半圓內德國坦克車隊所進攻的方向。他把蘋果咬了一口，同時喊出來：『唉，真酸啦！』

上校也咬了一口，匆忙地說：

「真酸，讓我告訴他們吧，這是道地的醋。」

他憤怒地質問勤務兵：

「你不能爲軍事會議弄點較好的蘋果來嗎？」

參謀長笑了起來，說：

「不要談口味了吧，彼奧得·葉非莫維基，那是總指揮的特別命令，他原來是喜歡酸蘋果的。」

他們都彎身在桌子上，低聲地談論着。勤務兵走出的時候，聽到上校說：

「一條主要的交通綫受到威脅了，敵人的目標已經非常顯明。看這裏；敵人已經從左翼向我們包圍了。」

前綫總指揮走了進來；他們把咬過的蘋果放在桌子上，突然立正。總指揮葉理明是個高高的個兒，頭上有幾根稀疏地剪得很短的灰白色的頭髮。進門時他的皮靴擦擦地發出聲音來，因爲他不像別人一樣走在地毯上，他是走在擦得光亮的地板上面的。

「早安，同志們，早安，」他說，看了參謀長一眼，問他：「伊里亞·伊凡諾維基，爲什麼你的面色顯的這樣的疲倦？」

參謀長通常稱呼總指揮的受洗禮的名字和父系的名字，維克特·安得烈耶維基的，這時剛在開會以前，他高聲回答道：

「我覺得還好，中將同志，」轉過來問：「我可以報告你戰況嗎？」

「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師政治委員已經到了，」總指揮說。

車里尼欽柯進入屋內。他默默地點着頭，坐在桌子最遠一角落的椅子上。

據參謀長報告，情勢是非常嚴重了。這時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槍頭已經楔入我們軍隊的兩翼，使我們受到了包圍的威脅。我們的部隊已經轉移新陣地了。在每一次渡河中。在每一塊山地上，都要經過長久的血戰。但是敵人仍然前進，我們仍然後退。敵人已經佔領了我們的一些村鎮和廣大的土地。

正在報告的參謀長，他的助手——上校——祕書，總指揮，師政治委員，都看見藍色的粗箭頭直指蘇維埃國土的心臟。對於上校，這一枝箭頭像是可怕地，迅速地而又毫不疲倦地在格子紙上移動的樣子。總指揮對於後備師團，關於從東向西遠遠的移動過來的隊形的消息，比其他人都知道得多些，他對於前綫有特殊的感覺，他可以實際上覺察出一切戰地的高低不平，德國人的浮橋的不穩定，溪水急流的深度，和敵人的坦克車遭遇到濕軟的沼澤等等，他認為戰爭不是在地圖的方格子內所能解決的事情。他在俄國的土地上作戰，有濃密的森林，有朝霧，有傍晚的變幻無常的光景，有不會翦斷的粗麻樁和捲起波浪來的高大的麥田，有乾草堆和穀倉，有峻急的河流旁邊的小茅屋，有叢生着樹木的溪溝。他能夠從數不盡的里程之外，覺察到村莊上的道路和蜿蜒的小巷，灰塵，風雨，毀壞了的鄉村的車站，和鐵路交叉地方的裂斷了的軌道。而且這藍色的箭頭既不能嚇倒了他，也不能激動了他。他是一位冷靜而又鎮定的將領，瞭解他的國家，也愛他的國家，瞭解戰術，也愛戰術。他只需要一件事情——攻勢的行動。但他分明是在撤退

了，那便是使他感覺痛苦的原因。

他的參謀長是一位學校的教授，有着一位科學家的一切特質。他是一位戰術和戰略的專家，精通戰史而且歡喜在此次前方的戰爭和十九二十世紀的戰爭中找出類似的地方。他有明快的想像力，決不墨守教條。對於法西斯的步兵的策略和動作以及敵人陸空軍的精密的合作，他有一種清醒的認識。有一次他夢見他在他的參謀部試驗鼎鼎大名的甘末林，爲了他不明瞭運動戰的特質，對着他雙腳踢了起來。我們軍隊的撤退，使他內心受到深濃的痛苦。藍箭頭好像直刺了他的心臟，一位俄國軍人的心臟一樣。

這一位上校級的作戰支部的長官，正在思索着軍事的地理學。他所知道的唯一實在的東西便是方格子的地圖，他經常記憶着他在桌子上輪流更換的地圖的數目，他更精確地記憶着哪些條綫已經被紅藍鉛筆畫上了。他彷彿覺得戰爭就是在地圖上指揮的，而由參謀們去執行的一樣。他認爲藍色箭頭就是表示德國移動的隊伍依照數學定律而前進的方向。在這種移動中，他是除了幾何定律以外再也知道任何法則的運用的。

在所有人們的中間，最鎮靜的一位，要算那位沉默寡言的師政治委員車里尼欽柯了。人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軍人中的庫圖諾夫。」在戰爭最猛烈的時候，這位毫不慌張的，動作遲緩的，帶着沉思而慘白的面容的人物的周圍，總是有一種非常寧靜的氣氛。他的機警而簡潔的對答，他的銳利而痛苦的言語，常是被人們回憶着，背誦着。每一個人認識他那寬肩膀的矮胖的身材。有時他坐在公園的板凳上，前額微微地皺着，在思索什麼事情，而每一位官長或是士兵看見了這一位高顴骨，扭眼，皺額，牙齒咬着短烟斗的人時，不覺心內就快樂起來，而且也輕鬆得多了。

當參謀長報告的時候，車里尼欽柯的頭總是垂下，很難使人知道他是否在注意聽着，還是在思索其他的事情。

報告完畢時，總指揮向少將和上校提出了些問題來，然後又看了一看車里尼欽柯，期待他參加討論。上校不斷地從內衣荷包中取出他的自來水筆來，在手掌上把鋼筆尖試驗着畫了幾下，又放回他的荷包裏面。這樣他反覆作了幾次。車里尼欽柯緊緊地望着

他。於是總指揮站立起來，在屋內走着，地板在他的沉重的脚步下發出沙沙的聲音。葉理明皺着他的頭。這時德國的坦克車已經在包圍了他的一軍人了。

「維克特·安得烈耶夫基，聽我說，」師政治委員突然發出聲音來，「你從小就會去偷鄰居蘋果園的生蘋果了，現在別人就吃了你的虧。」他指着桌子。每個人看見咬過了蘋果都笑起來了。

「你不能只把生蘋果拿來，」葉理明說，「這不過是稍微大一點吧了。」

「不錯，中將同志，」秘書笑着說。

「我們在這裏做什麼事啊？」車里尼欽柯說，跟着走到地圖前面，向參謀長問道：「你想挖起戰壕來防守這條綫嗎？」

「防守那一條綫，師政治委員同志。維克特·安得烈耶夫基的意見，認為能夠支配的防守的方法，在這裏可以積極地更有效地利用一下。」

「那確是實在的事情，」總指揮說。「參謀長的建議，却認為實行我們的策略的最

好的方法，便是在馬克辛那·布達的附近發動一次反攻，把那一個村莊奪回來。你覺得怎樣？」

「奪回馬克辛那·布達？」他重覆着，他的聲音裏面有一種東西，使得每一個人都仰起頭來張望着他。他啣着烟斗抽了一口，噴出一陣烟來，又用手把烟驅散了開去，面對着地圖沈默地站了一會兒。

「不，我反對，」他終於說了出來，同時用他的烟斗指着地圖，說明爲什麼他覺得這樣戰略是不高明的原因。

總指揮發佈了一道加強左翼部隊和改編撤馬林軍團的命令，他又下命令給他原來用作後備軍的一隊機械化步兵，使其迎擊德國的坦克車。

「我也想給他們一位好政治委員，」車里尼欽柯說，隨即跟着總指揮在命令上簽了字。

這時轟然起來了一顆爆裝的炸彈的震耳的響聲，立刻又響了第二聲。他們可以聽得

高射砲的連續放射的聲音。屋子裏面沒有一個人轉過來向窗戶望一下，只有參謀長向上校發脾氣道，「兩分鐘以後鎮上監視哨的人民纔會發出警報來哩，」

車里尼欽柯轉過來向祕書說：

「奧洛夫斯基同志，請你把波加列夫找來。」

「他在這裏啦，師委員同志。」

「好，」車里尼欽柯說，當他走出屋子的時候，又問葉理明：「你同意我對於蘋果的見解嗎？」

「是的，是的，我當然同意，」總指揮說，「各樣蘋果都要有。」

「再不要忘記了，」車里尼欽柯說，微笑着的少將和上校隨着他一道兒走到了門口。在門口他又轉過頭來向上校說：「我說，上校，你莫要老是擺弄那隻筆了。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你怎麼能再有片刻的猶豫？你須要知道，你絕對不能那樣。我們是要打敗德國人的！」

軍事會議的祕書奧洛夫斯基覺得他是瞭解別人的，但他總不能夠瞭解師政治委員對於波加列夫的感情。師政治委員是一位曾經在俄國軍隊中服務二十多年的老軍人，常有點懷疑從後備軍裏調來的指揮官們和政治委員們。波加列夫便是這位祕書所不明瞭的一個例外。

師政治委員看見波加列夫進來的時候，却不像尋常那樣的微笑着了。波加列夫一進來就突然立正。師政治委員的臉上帶着一種嚴肅的表情迎上前去，同時發出一種聲音，這聲音是這位祕書一向沒有聽到過的，甚至在最莊嚴的場合也沒有聽過：

「波加列夫同志，派你做一個步兵部隊的政治委員，參謀部已經命這一支部隊担任一份重大的任務。」

波加列夫說：

「多謝你的信任。」

三、黃昏的城市

塞揚·伊格納迪夫，來福槍第一連的一個高個兒，身體長得非常結實的士兵，戰前他生活在杜拉省會的集體農場上。他在夜間接到徵召入伍的命令，當他還睡在乾草棚內的時候。恰巧在同一個時辰，波加列夫也接到電話，命他第二天到紅軍政治部的總部裏面去。伊格納迪夫喜歡對他的同志們追敘過去的事情：『看起來我的樣子當然是很排場了！在那個時候，我的在杜拉的兵工廠內作工的三個哥哥和他們的老婆們黑夜跑來了。機器和牽引車場的總技師也跑來了。我們喝了很多的酒同時我們又唱了歌！』現在他回想起來，那一回餞別的宴會像是非常好玩而且令人很高興的樣子，可是當時他看見哭啼着的媽媽和那假裝着滿不在乎的神氣的年老的爸爸，他的心裏確實是並不好過的。『看哪，森卡，』爸爸說，『這是兩個銀質的獎章。我還有兩個金質的，已經被我用來買單

事公債了。你的爸爸當過工兵，曾經把一條橋連同整整一團的德國兵一道兒炸燬了。」雖然這個老頭兒那時做出一種非常勇敢的樣子，依舊分明地看得出來他是要和那幾個女人抱頭痛哭一場的——塞揚是他在五個兒子中間最寵愛的一個，他最歡喜最親近的一個兒子。

塞揚已經和集體農場主席的女兒瑪麗莎·比梭基娜訂了婚。她在鄂托耶夫城學習會計，七月一日以後就可以回家了。她的朋友們，特別她的母親，勸她提防着森卡·伊格納迪天，他們認為他是一個淫蕩而又輕浮的青年。他擅長於唱歌和跳舞，歡喜喝酒，高興出走，似乎不能夠真誠地愛上一個女孩子，或是對她永遠忠實。但是瑪麗莎總是回答她的朋友說：「我是不管這些的，朋友們。我偏要愛他，當我看見他的時候，我渾身就都顫慄起來了。」戰爭爆發時，瑪麗莎請了假，一夜走了三十公里去會她的愛人。天亮時走回家中，纔知道入伍的士兵都送到車站上了，因此她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就又一口气走了十八公里，跑到士兵聚集着的車站上去。人家告訴她入伍的士兵已經都裝上兵

車開走了，都沒有向她說明開到什麼地方。「那是軍事祕密呀！」一位像是妄自尊大的中尉向她打着官話說。聽了他的話後，瑪麗莎立刻渾身氣力都沒有了，一跌一爬地走到一個熟識的女人的家裏，這女人是車站打包房的一個出納員。那一天晚上，她的父親帶了一匹集體農場裏的馬來把她接回了家去。

塞揚·伊格納迪夫在團裏面非常得人心。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一位魁梧的，快樂的，永不疲倦的青年。他拿到任何傢俱在手裏，恰像頑耍的一般。他在工作上有一種驚人的本領，那種自在而又高興的樣子，使得每一個人呆呆地看了他一會兒，就想自己也拿起鑊子，鏟子，鏟子，無論什麼東西來，希望能夠做得像塞揚那樣的好那樣的穩當。他會唱歌，而且懂得一大些古歌，這些歌是他從鮑格契哈奶奶那裏學來的。鮑格契哈奶奶是一位非常不歡喜和人家來往的老太婆。她從來不讓人進她的屋內，有時一個月都不向人說一句話。爲了避免碰見村子裏面的女人們而被她們問起話來囉嗦她的緣故，她甚至連在井裏打水也要等到夜晚纔去。可是每一個人都很奇怪何以她對於森卡·伊格納迪夫獨

獨是一個例外，告訴了他許多故事，教他唱會了一些歌。

有一個時期，他曾經和他的幾個哥哥一道兒在有名的杜拉工廠裏做工，不久他又拋開了這一個工作，回到村子裏面去了。「我不能忍受這沒有自由空氣可以呼吸的地方，」他說。他常常漫遊在附近的田野間，徘徊在大森林裏面或是到河邊去，他總是隨身攜帶一根釣竿和一枝運用不靈的鎗，但這不過是爲了外觀的關係，使得人們也不取笑他。他走起路來老是很快的，然後又悄然站立，聽一聽鳥雀叫喚的聲音，搖一搖頭，嘆了一口氣，又向前走去。有時他攀登樹木叢生的山巔，俯瞰下面的河流，唱幾段他會唱的歌兒。這時他的兩眼快樂得只是眨着，像是醉漢的眼睛一樣。村裏面的人都覺得他很奇怪，無疑地都在笑他拿着鎗去到這些地方，然而人們總是敬佩他的體力和他在工作上面的驚人的才幹。他歡喜惡作劇，能夠喝多量的酒而仍然支持得住，告訴人有趣的事情或是說出開玩笑的大話，很慷慨地把烟給人抽，在連裏人人都立刻和他要好來，那一個憂鬱的上士。莫得維諾夫，有一次像是欽慕似地然而又像譴責似地向他說道：「嚇，伊格納迪夫，你真是一個道地的俄國人啊！」

他有兩位特別好的朋友——一位是莫斯科的裝配機件的工人西多夫，一位是利森城的集體農場的農人羅丁契夫。後一位是個矮胖，黑皮膚，年紀上了三十七歲的人。他把他的老婆孩子們都丟在後方了。近來他們的部隊駐紮在城外做爲後備的隊伍，有些人就住在許多空房子的裏面，因爲在十四萬居民中有十萬以上的人口都搬到內地去了，所以城裏面有許多房子都空了下來。許多工廠，農業機器廠，汽車修理廠，還有一個大火柴廠，也都從城市中搬走了。看見了那些沉寂的工廠的建築物，那些不冒烟的烟窗，那些工人住宅區的荒涼的街市，和那些不久以前還在售賣冰淇淋的，而現在却已變得非常淒涼的售賣店，確實教人感覺得非常的悲慘。手拿着一捲彩色的旗幟在管轄交通的哨兵，往往在一個售賣店裏面躲着雨。在那些空房子的窗前，有各種殘敗了的家庭的樹木——樹葉沉重地低垂着的橡樹，枯萎的菜蔬和夾竹桃。街道兩邊的受人歡迎的樹蔭的下面，放着前纔僞裝的卡車。漆着黃綠顏色的鐵甲車，在荒涼的，鋪了黃沙的運動場上向前轉動着，發出了鷹鷄一般的尖銳而粗厲的聲音。郊外都受到猛烈的轟炸了。每一個到城裏

去的人，經過近郊，都會注意到那燒焦了的倉庫，和那存煤黑的牆上寫着的斗大的字：『提防着火。』

飯館，理髮店，和一個製造甜酒菓子汁一類的工廠，仍然在城內做他們的生易。往住在一陣雨後，樹葉射出晶瑩的光來，泥水潭的泥水放肆地飛濺在外面，空氣却顯得新鮮而又輕柔的時候，人們在很短暫的時間內，會想到最大的災難是沒有了，雖然敵人還在五十公里開外的地方。於是女孩子們和紅軍士兵互相注視了一下，老年人呻吟着彎下身來坐在樹蔭地方的板凳上，小孩子們玩着那些用來撲滅燃燒彈的沙堆。

伊格納迪夫歡喜這一個綠色的，一半兒荒涼的城市。他並不感覺到侵襲後方人民的可怕的悲哀。他不會注意到那些凝視在每一個過路軍人的臉上的，哭得通紅了的老年人的眼睛。他不會聽到老太婆的悄然的嗚咽，他不知道幾百老頭兒整夜不眠，站立在他們的窗口，用他們的充滿了熱淚的兩眼悵望那黑黢黢的遠方。當他們彎下身去伏在他們的睡得很不安穩的，在睡夢中哭喊出來的女兒身上的時候，伏在翻來覆去的，啼泣着的孫

兒身上的時候，他們那兩片蒼白的嘴唇，總是在做低聲的祈禱，然後總又回轉到窗前，揣度着車輛在黑暗中移動的方向。

夜晚十點鐘的時候，兵士從睡夢中被警報驚醒了。司機們在黑暗中開動了他們的車輛，馬達發出迂緩的聲音。人民也跑到街上，悄悄地看着兵士們歸隊。一位滿頭滿肩披着厚披巾，像一個瘦弱的女孩子的年老的猶太女人，問這些人道：

「告訴我，同志們，我們是跑開呢還是停留在這裏？」

「你到那裏去呀，老太婆？」快樂的沙費列夫問她。「你已經上了九十歲的年紀了，你是不能徒步走得很遠的。」

這一位老太婆悽慘地點了一下頭。她靠近一輛卡車站立，車前藍色的燈光照在她的身上。她用她的披巾的一角過細地擦拭着車前的防泥器，把成塊的泥土都擦去，彷彿她是在拂拭逾越節盛祭品的盤子的一樣。伊格納迪夫看見這種情形，突然一種憐憫的念頭觸動了他的年青的心中。老太婆好像已經覺察到有人在同情她，立刻流出眼淚來：

「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同志們，告訴我，你們要走開了，是不是？」

當他們開動的時候，馬達轟轟的響聲淹沒了老太婆的衰弱的聲音，沒有一個人可以再聽到她的言語，她只有低聲地向自己說：「我的丈夫已經癱瘓在牀上了。我的三個兒子在紅軍裏面，最小的一個兒子昨天又參加了人民自衛軍。他們的老婆都跟着工廠一道兒搬走了。同志們，我怎麼辦呢？」

這時一位中尉來到街上，喊着伊格納迪夫。

「伊格納迪夫，」他說「留三個人在這裏待到明天早晨，伴着政治委員。你是其中的一位。」

「是，中尉同志，」伊格納迪夫簡捷地回答了一句。

伊格納迪夫希望在城裏度過這一晚上。他和在當地報紙的編輯室內做女佣人的一個女子，年青的難民梵娜非要常好。每晚她在十一點鐘以後下班時，他總是在街上等着她，她是高長的，黑眼毛的，胸部豐滿的一個女子。伊格納迪夫歡喜和她並坐在公園的板凳

上，當她嘆着氣用烏克蘭的柔軟的語言告訴他戰前她在普羅斯庫羅地方生活的時候，他總是貼緊了她坐着。她告訴他，她怎樣從德國人那裏跑開，只帶一件衣服和一包乾麵包步行了一個通夜，而把老幼都丟在家中；當她和一列難民前進的時候，德國飛機怎樣瘋狂地轟炸在索茲地方她們所經過的那條橋。她所說的一切都是關於戰事，關於路旁被殺害的人們，關於死去的兒童，關於燃燒着的鄉村。一種淒慘的表情永遠留在她的黑眼簾的裏面。當伊格納迪夫用一隻手臂去擁抱她的時候，她就把他推開，問道：『你爲什麼要這樣——明天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你不再會記住我，而我也將忘記你了。』

『啊，那爲了什麼呢？』他說，『也許我不會忘記你的。』

『不，你要忘記了我。假若你首先遇到我，你已經聽到我會唱出怎樣的歌來，可是目前我已經沒有這樣心腸了。』

她硬要把他的手推開了去。然而他照樣歡喜和她坐在一起，希望她回心轉意對他好起來。他現在很少想起瑪麗莎了。他覺得當一個人在作戰的時候，倘若他在路上要愛上

一個美麗的女孩子，這並不算得是一個多大的罪惡。梵娜說話時他並不留神去聽，只是呆看着她的那雙黑睫毛和眼睛，同時聞着從她的皮膚裏面發散出來的香味。

汽車一輛接着一輛地在街上駛過，開往車尼哥夫公路的方向去。在最後一輛車駛過伊格納迪夫所坐的地方以前，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然後突然安靜了。黑暗了，一點聲息也沒有了；只有老頭兒的蒼白的鬍子和老太婆的白髮還從窗戶內現了出來。

天上星光燦爛，也非常寧靜。間或有一顆流星閃閃下墜，使人們幻想到這是一架被擊落的飛機。伊格納迪夫等待到梵娜出來以後，又拖她坐在他身旁的板凳上。

「我非常疲倦了，士兵同志，」她說。

「只坐一會兒，」他哄她說，「我明天就要走了。」

於是他在他的身旁坐了下來。他呆呆地看着她的臉，那樣一副美麗的，可愛的面孔，使得他的呼吸都困難了起來。實在，她確是非常美麗的。

X

X

X

波加列夫坐在桌前，浸沉在思索的裏面。他和察察洛夫，一位團長而又是一個英雄的一次會談，給予他一種不愉快的印象。團長是一位彬彬有禮的人，波加列夫却不高興他那種自以爲是的言論。

他站了起來，走出來去敲隔壁一間屋子的門，裏面住了一位永遠住在這層樓上的人。

「還沒有睡去嗎？」他問。

「沒有，沒有，請進來，」一個倉卒的，老邁的聲音回答。

這人是一位老律師，現在是靠養老金生活的。波加列夫曾經和他討論過兩三次的事。他住在一間大房屋裏面，四面都是書架，許多舊雜誌散亂地放着。

「我是來向你告別的，阿勒塞·阿勒舍伊維基，」波加列夫說。「我明天就要離開此地了。」

「真的嗎？」這一位老頭兒說。「我實在不好過。在這些憂鬱的日子內，饒倖有了

一個人，使我願意長期地和他商討一切。不管我還能在上世活多久，我也要常常記憶着我們在夜晚的許多談話啊！」

「謝謝你，」波加列夫說。「我有一件東西要送給你——一包中國茶——我知道你是歡喜品茶的。」

他把阿勒塞·阿勒舍伊維基的手握了一下，然後回到自己的房屋裏面去。在戰爭的短時期中，他已經讀過許多關於討論軍事問題的書籍——許多綜論過去一些大戰的經驗的名著。有一晚他憑藉失火的火光讀完了一篇雜誌論文。讀書的需要在他是有規律的，天鵝的，本質的，所以他從來沒有爲讀書而損壞了眼睛。他具有一種銳敏的，優良的目力，一向是不戴眼鏡的。

但是這一晚上他並沒有讀書，他寫了給他的老婆，母親，和朋友們的信。明天他就要開始新的生活了，他懷疑在最近的將來能不能和他的親愛的人們繼續保持通信下去。

「親愛的，」他開始寫着，「我終於奉到我夢想已久的命令了——記得我在別前所

謬的這句話。」

他凝視在自己寫過的那幾行字上，惘然地思索着。自然，他的老婆是要被他所夢想的那一條命令煩亂起來的。她一定幾夜都不能睡去。他有把這件事情告訴她的必要嗎？門開了。曹長站立在門限的外面。

「營政治委員同志，我可以和你說一句話嗎？」他問。

「儘管說！什麼事？」

「只有一輛卡車，委員同志和三個人丟在後面了。請你下命令。」

「我們在上午八點鐘離開此地，把汽車留下修理，我要坐在車上，晚上我們便要趕上這團人。至於現在：不要讓任何人離開院子，所有人都睡在一起。你去把車子檢查一下。」

「是，政治委員。」

曹長顯然還要想說其他的事情。

波加列夫帶着疑問的神色望了他一望。

「政治委員，探照燈現在滿天亂射，恐怕不久就要發出空襲警報來。」
於是曹長走到院子裏面，輕輕地喊：

「伊格納迪夫！」

「有，」伊格納迪夫帶一種不耐煩的聲音回答，然後走到曹長的面前。

「你必須牢等在這裏。」

「是的，我是牢等在這裏了，」伊格納迪夫說。

「我不管你在什麼地方，我只知道這是政治委員的命令，要你牢等在院子裏。」

「是，曹長同志。」

「那麼車怎麼樣了？」

「還好。」

曹長仰着美麗的天空，又望着房屋的模糊的陰影，打一個呵欠說道：

「留神聽着，假若有什麼聲響就請你叫醒我。」

「好，曹長同志。」伊格納迪夫說，一邊在想：「真該死，他現在要走開去睡覺了！」

他便回到梵娜這邊來，馬上將她擁抱在手，憤懣而又急躁地，向她的耳邊低聲說

「告訴我，你把自己留給誰？」

「哦，你！」她回答。這次她不推開他的手了，甚至也想回身去擁抱他。

「你真不瞭解什麼，」她低聲說。「我實在怕愛上你。我會忘記任何人，但我却不會忘記了你。我沒有哭你以前，我已經夠傷心了。而我沒有夢想到在我的心頭却蘊藏着這樣多的熱淚。」

他不知道怎樣去回答她，她也不需要他的回答。他開始去吻她了。

遠遠地一陣汽笛的嗚嗚的聲音從空中傳來，接着在一定的間隔中響了第二次，第三次。

「警報，」她悲慘地說，「又是一聲警報。」

立刻高射砲的聲音從遙遠的地方傳來。探照燈的光芒慢慢地爬行在天上，彷彿害怕把牠們那纖細的藍色物體刺在星上的一樣，而這時，光耀奪目的高射砲彈的朵朵的白色東西，也閃爍在繁星的中間。

四、一個城市的毀滅

德國的空襲是從夜半的光景開始的。第一次偵察機飛在高空，丟下照明彈和幾顆燃燒彈來。當照明彈的白色的球體，從牠們的降落傘上搖擺而下，在空中燃亮着的時候，星光就開始稀微，不見了。這種沉寂無聲的光綫，寧靜地，普遍地，而又細心地照亮了全城的廣場，街道，和一切的小巷。整個沉睡中的城市，在這種光亮之中驚醒了——舉起喇叭來放在嘴唇邊的孩子，白石膏像，書店的輝映着的窗戶，站在藥房的架上的玻璃

瓶內閃爍不定的紅綠色的光輝。公園內那些高大的楓樹的看不見的樹葉，也從陰暗中突然出現，每一片樹葉上的斑駁的條紋都現出顯明的輪廓來。愚蠢的小白嘴鴉開始驚訝地叫喚着，對於白晝的意外的出現，感覺到非常的詫異。光亮照在映着花瓶的影子的簾幕深垂的窗戶上，照在市立醫院的圓柱上，照在公共餐廳的華麗的招牌上，照在幾百花園和花園內的坐凳上，照在成千的屋頂上；閣樓的圓形窗戶胆怯地放着光，琥珀色的斑點爬上公共圖書館閱覽室的擦得光亮的鑲花地板上。

沉睡的城市躺在照明彈的白色的光輝裏，這是一個住有幾萬老年人，孩子，和婦女的城市，這是一個成長了九個世紀的城市，在這個城市裏面，三百多年以前，就建造了一所神學院和一座白色的天主教堂，多少代頑皮的學生曾經在這個城市裏面讀過書。在過往的日子裏，長陣的牛車常常經過這一個城市，有鬚的船夫也常常緩緩地把船駛過那白色的房屋，當他們看到那教堂的圓頂時，他們就用兩手在胸前劃做十字的形狀來。這是曾經使那濃密而潮濕的森林都陷落了下去的一個光榮的城市，這是一世紀一世紀地，

有名的銅匠，會議室的建造者，製革匠，麵包師，裁縫，泥水匠，漆匠等時時在工作着的一個城市。這一個臨河的美麗的城市，在這八月的黑暗的夜晚，已經被照明彈的化學的光輝點亮起來了。

白天的時候，四十架雙引擎的轟炸機已經準備好來空襲了。由於化學家的精確的設計，德國的工匠在煤氣槽裏面裝滿了半透明的輕淡的液體。軍事科學家爲了轟炸城市而設計的成比例的黑色橄欖形的炸彈和銀色的燃燒彈，已經放置在飛機下面的裝架上。德國的指揮官已經熟諳了指揮部所準備的空襲的精確計畫，而測量氣候的人員已經送了出來檢查氣候的報告了。所有的空軍人員，那些剪了時髦的頭髮的年青的小夥子，都在嚼朱古力糖，抽香烟，把寫着滑稽的簡單言語的明信片寄回了家去。

飛機發出悲鳴的聲音向前飛着。牠們遭遇到暗中放射出來的高射砲火；探照燈的集中點也把牠們照出來了，於是立刻便有一架飛機着了火。這一架飛機像一張斷了的紙牌似地打着旋轉向地面墜落下來，有時被包圍在一團冒着烟的火焰裏面，有時又脫出了這

一團火焰。但是德國空軍已經看見這一個被照明彈照亮了的沈睡的城市了。

爆炸的聲音一陣接着一陣地在這一個城市中咆哮着。大地也在震動着；玻璃窗的碎片的玻璃滿處亂飛，屋裏面的石灰塊簌簌地落了下來；門和窗戶也震開了。穿了一半衣服的女人抱着她們的孩子跑到防空壕裏面去了。

伊格納迪夫捉住梵娜的手跑到靠近垣牆所挖的一個防空壕裏面。住在這房子裏面的寥寥的幾個贖下來的人，都早已跑到這個防空壕裏面了。波加列夫住過他的那間房子的老律師，慢慢地走到院子裏，手裏拿着用帶子捆了的一包書籍。伊格納迪夫扶持着他，梵娜進入了防空壕，自己却跑向房子這邊來。就在這時，一個飛來的炸彈的聲音到達了他的耳內，他立刻跌倒在地上。整個院落都籠罩着混沌的烟霧——從隔壁裂碎的建築物裏飛揚出來的輕淡的磚灰，充滿了空氣的裏面。

一個女人突然喊叫：「毒氣！」

「你亂說什麼！」伊格納迪夫怒聲地申斥她：「這是灰塵；你只是坐在防空壕裏好

丁·L

他跑到房屋裏。曹長和弟兄們都已醒來，在剛剛燃燒起來的紅光中穿上他們的皮靴。鉛質的飯罐在初起的，無烟的火燄的光輝中閃耀着。伊格納迪夫注視那些慌忙地，一聲不響地穿起衣服的同志們，望着飯罐說：

「你們替我拿了吃的東西了嗎？」

「哼，兄弟，」西多夫說，「你帶了一個女孩子坐在板凳上去數天上的星，倒要我們來爲你拿吃的東西，是不是？」

「來，趕快一點吧，」曹長說，「伊格納迪夫，你快點跑到政治委員那裏，我們需要把他喊醒了。」

伊格納迪夫跑到二層樓上。這一座古老的建築物正在炸彈的咆哮聲中呻吟着——門在前後擺動的時候發出吱吱聲，碟子在廚櫃裏面叮叮地亂碰，這一座曾經居住過很多人的整個的古老的房屋，彷彿都在動搖起來，像一個生物看見牠的同類者在遭遇到可

怕的迅速的滅亡一樣。政治委員正站在窗前，並沒有聽到伊格納迪夫進來的聲音。這時一顆新的爆炸彈的聲音把地震得顫動了起來；石灰塊訇然沉重地落在地板上，乾燥的灰塵充滿了屋內。伊格納迪夫打起噴嚏來了。而這位政治委員依然像沒有聽到什麼似的，只是站在窗前眺望城內的情景。「你真是一位好政治委員啊！」伊格納迪夫想，一種自然艷的羨的情緒湧上他的心頭。在這高大的，一點動彈沒有的，專心一志地注視在開始燃燒起來的火燄的人的身上，有一種強大的吸引人的力量。

波加列夫慢慢地向周圍看了一遍。一種熱切而固執的思想反映在他整個的臉上；他的憔悴的兩頰，深黑的眼睛，壓縮的嘴唇——一切都是緊張的。「莊嚴得真像石像一般，」伊格納迪夫望到波加列夫的時候心裏便這樣想着。

「委員同志，」他說，「你應該離開這個地方，敵人丟下的炸彈離這裏太近了——丟中一彈便要使這間屋子片瓦無存的。」

「你貴姓？」波加列夫問。

「我叫伊格納迪夫，委員同志。」

「伊格納迪夫同志，把我的命令傳達給曹長，要他去幫助人民。你聽，女人們正在叫喊啦。」

「我們是要幫助他們的，委員同志。至於救火的工作，着火的地方實在是多得不能撲滅了。房屋大半都是木頭的，而且非常乾燥。敵人丟下燃燒彈把房屋弄着火的地方有百來處，可是沒有一個人去救火——年青的平民有的搬走了，有的和人民自衛軍一道兒去了。」

「記住，伊格納迪夫同志，」波加列夫突然說道，「今天晚上，這一個城市，這些老年人和這些孩子們。」

「誰能忘記了這些事情呢，委員同志！」

伊格納迪夫望着這一位委員的憂鬱的面孔，反覆地說：「你好，委員同志，你太好

了……」接着便問：

「你讓我把掛在牆上那一隻六絃琴拿走吧？無論怎樣，這房子是要着火倒塌的，人們都喜歡聽我的六絃琴呢。」

「但是這一座房屋現在並沒有着火啊，」波加列夫嚴肅地回答了一聲。

伊格納迪夫看一看那一支大六絃琴，嘆了一口氣便走出去了。波加列夫把他的文件放在圖囊的裏面，穿戴上他的雨衣和帽子，依然走到窗前。

全城都燃燒起來了。深紅色的烟圈夾雜着火星從地面放射出來，一直衝到天空。一種慘淡的，灰紅色的火光閃爍在市場一帶地方。幾千火頭——白色的，橘紅色的，黃色的，紅莓色的，淡藍色的——伸出來掩蓋了滿城，像一頂毛茸茸的帽子一樣。樹葉都枯萎了，燒紅了。鴿子，白嘴鴉，烏鴉，都飛翔在滾熱的空氣裏面，牠們的家也被燒了。金屬的屋頂被猛烈的火燒得灼熱，血紅色的鐵片發出沉悶的，轟轟地爆炸的聲音。烟從排滿花瓶的窗內冒了出來。烟，乳白色的，玫瑰色的，灰色的，捲曲着，噴射着，又昇起到空中，帶着美麗的金黃色的泡沫和淡紅色的綫條，有時又噴出一團龐大的烏雲來，像是

突然從一個人的大鼻孔裏面放出來的一樣。灰燼掩蓋了滿城，飛滿了河流和山谷，濃厚的一團團懸掛在森林中的樹上。

波加列夫走下樓來。在大火的中間，在烟霧和爆裂的炸彈的中間，在喊叫聲和孩子們的哭啼聲的中間，便是那些鎮靜而又勇敢的人民。他們在滅火，在把沙袋拋向燃燒彈的上面，在把老年人從火焰裏面救了出來。紅軍，消防人員，國民兵，工人，學徒，都穿上被火燻黃了的衣服，臉上也被煤烟染得烏黑，顯出非常可怕的样子，他們儘一切可能去保全他們的城市，用最大的力量去挽救他們所能挽救的一切。波加列夫立刻感覺到這些人們的存在了。他們從黑烟和火焰中出現，被一種偉大的兄弟之愛聯繫在一起，一道兒從事於偉大的任務。他們從被火燃燒的房屋裏面衝了出來，又投入火的地獄裏面，沒有說出他們是誰，也不知道他們正在救出來的是那些人們。

波加列夫看見一顆燃燒彈落在一座兩層樓的房屋的頂上了，冒出的火花像放烟火的一樣，然後開始有一種眩目的白光擴散開來。他奔上樓梯，走進閩人的閣樓內，那一種

烟燻的泥土的氣息使他回想起他的童年時代來。他於是又走出來到暗淡的光綫的地方。燒紅了的熱鐵把他的手燙傷了，火星也落到他的衣服上，但是他很快地走到落炸彈的地方，將那顆燃燒彈從屋頂的拐角上用力踢了出去。燃燒彈踢落在花盆內，照亮了天竺牡丹和紫菀花的美麗的花朵，又陷入鬆脆的泥土內，在滑滅的時候才開始爆裂。波加列夫從屋頂上看見兩個穿了紅軍制服的士兵，抬着一張上面躺了一位老年人的牀從隔壁的着火的小房內出來。他認得其中一位是伊格納迪夫，曾經向他要那隻六絃琴的人。另一位是羅丁契夫，一個矮個子，寬肩膀的士兵。一個猶太老女人正在慌忙地向他們說話，顯然是在感謝他們把她丈夫的性命救出來了。伊格納迪夫只是擺着手——在這種一往無前的，高尚的，自由自在的姿態中，彷彿坦示出來人民的崇高偉大的心腸。就在這時，高射砲開始隆隆地比先前更響得厲害了，機關槍的軋軋的聲音也加入在高射砲的聲音裏面了。另一隊法西斯的轟炸機飛到這正在燃燒着的城市的上空。當那些炸彈被丟下來的時候，又一度地聽到那教人喪胆的爆炸的聲音。

「到防空壕裏面去！」有一人在喊叫。但是那些被戰鬥所激怒了的人民，再也不覺得有什麼危險了。

時間，事件的過程和結果，這一切的感覺實際上都和波加列夫脫離了。他和別人一道兒去幫助滅火，把沙袋拋在燃燒彈上，從火中搶救出一切東西，幫助抬担架的人們把受傷的人們抬走，挽救產科醫院的產婦們，並且把着了火的公共圖書館的書籍運了出去。各種景象深深地印在他的腦中，使他難以忘去。一個人從一座燃燒着的房屋內出來，嘴裏喊着：「失火了！失火了！」當他看到那廣闊無邊的火海泛濫在他周遭的時候，他立刻又平靜了下去，一動也不動地坐在街邊的石欄上。他聞到了一種醉人的香味突然從高熱的空氣的蒸發中透散開來——香水店是着火了。他也不會忘卻那一位神經失常的年青的女人，站立在被火燒過的廣場的廢墟中間，懷裏還抱個一着小女孩子的死屍。最後便是那躺在街角的一匹垂死的馬，在那匹馬的迅速的一瞥的而仍然是靈活的眼睛中，便是對於這一座燃燒着的城市的回顧。那匹馬的深黑的，充滿了眼淚的，痛苦的兩眼，像一塊

有生命的水晶的鏡子一樣，反映了那着火的房屋的跳動着的火燄，騰入空中的黑烟，閃爍着的廢墟的餘燼，以及從被火焚去的房屋上所豎起來的森然林立的高聳而細長的烟肉。

突然波加列夫覺得他也縱覽到這一個和平的古老城市的整個夜間的毀滅。「在我活着的一天，在我有呼吸的一天，在我能夠舉動一支手指的一天，在我能夠說出一個字的一天……」他向他自己這樣說，同時一種緩慢的，堅毅的思想，像是莊嚴的盟誓一樣，充滿了他的燃燒着的腦中。「我沒有任何第二件事可作，除了一個軍人的工作，我將獻上我的所有的精神和智力，去喚起憤恨和復仇。」

破曉的時候，大火漸漸黯淡下去了。太陽照在冒煙的廢墟上，照在坐在包裹上面的沈默無言的老頭子和女人們的身上，這些包裹是堆在傢俱，花瓶，曾經懸掛在牆上而鏡框已經被燒焦了的古代畫像的中間的。太陽透過很快地冷卻了的烟中，顯出死灰的顏色來，又被烟燻得枯壞了。

波加列夫到司令部去聽命令，然後又回到他自己的房屋裏來。曹長在院內迎頭走到他的面前：

「車子怎樣了？」波加列夫問。

「已經修理好了，」曹長回答，他的兩眼被烟燻得血紅的。

「我們要走了，把你的士兵集合起來。」

這裏發生了一件事情，委員同志，」曹長說。「天還未亮的時候，住在這座房屋裏面的人們所躲避的一個防空壕的附近，被敵人丟下一顆炸彈來。所有這些人都受到重傷了；其中有兩個人已經死去：一位是你住過他的那間房子的老頭子，一位是逃難的女孩子。」他笑着又加上一句：「伊格納迪夫是常常和她談話的。」

「他們在哪裏？」波加列夫問。

「傷的人已經抬走了，死人還躺在原地方——一輛卡車已經開來搬運他們的屍身

波加列夫向院子裏面走了進去，那裏聚集了一大羣人，都在低頭看着地上的死屍。那位老頭子已經教人難以辨認了。在他的旁邊放着一捆撕碎了的血污的書籍。分明在炸彈落下來爆炸的時候，恰好他是站起來伸頭向外面張望着的。在他身旁一本書寫着：搭西持司著，編年史。但是那位女難民看來卻彷彿是睡去似的。她的晒黑的面頰掩蓋住蒼白的顏色，黑睫毛又遮蔽了她的眼睛。一種靈巧的害羞的微笑逗留在她的唇上，差不多像是被週圍那一羣人窘住了的樣子。

汽車司機走上前來，拿住了她的兩腿，說：

「喂，誰來幫一下忙。」

「放開，」伊格納迪夫突然喊了一聲。

然後他輕輕地小心地把屍身舉起放到車子上面去。一個小女孩手裏拿了一束憔悴的紫菀花，放在女子死屍的胸前。波加列夫幫助司機把老頭子的屍身抬了起來。那一羣人沉默地站在一旁，低下了頭，眼睛血紅地冒出火來。

一位老婦人望着女子的死屍，低聲說道：「一個幸運的女孩子啊！」

波加列夫向周圍紅軍士兵，工人，女人們看了一眼，然後說：

「殘酷的日子已經來到了，媽媽們，我們要記取仇恨啊。不然我們是不會勝利的。」

他回到他的房屋那邊去，人們依然沉默地站立在那輛汽車的周圍。有一個粗厲的聲音淒慘地說道：

「明斯克，波布魯伊斯克，什托密爾，歇浦托夫卡，都被我們放棄了，怎樣纔能夠阻止他們的前進呢？你看他們多凶，一晚上他們燒掉像這樣的一個城市，又安然飛回去了。」

「並沒有完全飛回去——我們把他們擊落下來七架呢，」一位紅軍士兵說。

一會兒波加列夫從那位死去的律師的房子裏面出來了。他對這間毀壞了一半的屋子作了一次最後的巡視：玻璃飛落滿地，書籍被爆炸的威力震得從書架上拋了出來，傢俱也毀壞了。他沉思了一會，把那隻六絃琴從牆上取下，提着走下樓來，放在汽車的後部。

羅丁契夫拿出一個飯罐來給伊格納迪夫，他正站在汽車的旁邊。

「吃罷，伊格納迪夫，」他說。「這是白通心麵和肉，昨天我替你留下來的。」

「我不需要吃什麼，」伊格納迪夫說，「我倒想喝點水——心內都焦乾了。」

X

X

X

一個城市一會兒被丟在後面了。夏天的早晨帶着莊嚴的，靜穆的光輝歡迎他們。白晝他們便停留在樹林中。一種緩緩移動的，瑩潔的溪流，在石子上面起着輕輕的縐紋，又蜿蜒流過樹林的中間。涼氣撫慰着燙人的皮膚，人們的眼光都停在那些高橡樹的靜止的影子下。波加列夫注意到草上有一叢白蘆菌附在粗大的白莖的上面，那些晒黃的頭都翹起來了。這使他們回想到一年前夏天在家裏的時候，他和他的太太怎樣熱切地在搜集蘆菌。那時他如果能夠找到像現在這樣一大團的白菌，他們應該多麼快樂啊。爲了某種原因，過去他們並不這樣幸運——常常他們帶回家的是些各種小小的白菌。

紅軍士兵都在溪水裏洗過澡了。

「限十五分鐘內把中飯吃完，」波加列夫告訴曹長。

他緩緩地在樹林中閒漫步，他欣賞着，同時也悲嘆着那無憂無慮的世界的美景，那沙沙的樹葉的聲音。突然他停止了脚步，諦聽了一會兒，便轉向汽車這邊來。伊格納迪夫正在玩他的六絃琴，其他的人們一面在吃飯一面在靜聽着哩。

五、在團部裏

軍官們都聚集在團部裏面。麥察洛夫少校正和參謀長坐在地圖的旁邊。他是一位團長兼蘇聯英雄，又是蘇芬戰爭時代的一位老軍人，參謀長古達柯夫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禿頭的人，動作和語言都是緩慢的。第一營營長巴巴簡揚上尉常波加列夫到來的時候正在患着牙痛。白天他發熱過度，拚命喝了一大些冰冷的泉水，結果他說：「全部牙牀都裂開了。」第二營營長科契哥夫是一個脾氣好而嘮叨不清的人，不斷和他開着玩笑。副參謀長瑪耶善斯基中尉，一位漂亮的，寬肩膀的軍人，也到來這裏了。

這一團已經奉到命令，和砲兵聯合起來向德軍的側面出以突然的攻擊，以便反攻敵人的兩翼包圍的行動，使一個步兵軍團的各單位都能夠從「袋形」裏面解脫出來。麥察洛夫將作戰的計畫通知了營長們和營政治委員們。他正要說完他的計畫的時候，柯茲洛夫中尉，一位大眼睛，滿臉雀斑的偵察分隊長，奉命到司令部來了。他敲着靴跟高聲打着報告，每一個字眼簡截而又明亮，兩隻眼睛始終狡猾地笑着，態度卻顯出自然的謙卑。會議自始至終，波加列夫都在沉默地坐着。他仍然保留晚間大火的印象，不時搖動他的頭，彷彿想要清醒過來的樣子。最初那些指揮官們還常常望着他，但是過慣了以後，也就不注意他了。

巴巴簡揚微笑着，彷彿牙齒已經不痛了，轉過來向波加列夫說道：

「我願意去，委員同志！我們的軍隊正在撤退哩，想想看，整個一軍人啊，但是巴巴簡揚的一營是要去進攻的。老實說，我願意去！」

在一度有條不紊的討論以後，談話又轉到德國軍隊的上面去了。瑪耶善斯基告訴他

們關於德軍在列俄夫區域進攻的情形：

「軍隊開上來了，一道至少延長到一公里的堅強的牆壁——想想看——後面四百公里左右，另一條戰綫也像第一列一樣，打高高的麥田裏走向前來，簡直和麥莖一樣。我們的野戰砲把他們成羣地擊倒，他們便紛紛跌落在麥田裏面了，可是餘下的人們仍然繼續前進。讓我來告訴你們這種情形吧！」

他繼續說了下去，德國的坦克車怎樣成列地沿着列俄夫公路向前移動，每一列都有一千多輛，德國的降落傘部隊是怎樣靠着紅藍色的照明彈在夜間登陸的，摩托車部隊怎樣射中了我們的一個指揮部，以及德國的坦克車和空軍是怎樣聯合作戰的。他詳細說出第一天撤退的情形。「我逃脫了！」他說。

顯然他喜歡談論德國軍隊的力量。

「告訴你，這不是笑話，」他說，「這樣的軍備和這樣的數量：坦克車，摩托化步兵，空軍。所有這些突破的，包圍的戰術……」

「是的，毫無疑義地他們是有這樣的組織的，」參謀長說。

「還有，」瑪耶善斯基說，「我親眼看見這種機器的動作的。在這裏還有什麼可說呢！他們把所有的舊戰略戰術都完全搥翻了。」

「可取的嗎？不能征服嗎？」波加列夫帶着譏笑地問他一句。

瑪耶善斯基注視着他，用一種非常謙遜的語氣說：

「原諒我，委員同志，我是從前綫回來的人，常常要說我想說的事情。」
他搖一搖他的手。

「不，我決不能原諒你，也不能原諒任何人，」波加列夫打斷了他的話。「懂得嗎？」
「但是過低估計了敵人，也不是好事啊，」柯契哥夫說。「像我們士兵說：德國人都是懦夫，然而又是堅實的戰鬥員。」

「我們畢竟都不是小孩子們，」波加列夫說。「我們知道我們是和歐洲最強的軍隊在作戰，老實告訴你們吧，在這一階段中，他們的技術在數量上比我們優越得多，一句

話，和我們作戰的是德國人，那就是全部的事實。喂，瑪耶善斯基同志，我已經非常細心地聽到你所說的一切了，我覺得我非要給你一番講演不可，這彷彿是必需的事情了。告訴你，你必需曉得去瞧不起法西斯主義，必需理解法西斯主義是世界上最下等的，最卑劣的，最反動的一種東西。它的惡劣的觀念簡直沒有一毫创造性的成分在裏面。我們必需從心的深處輕視它，懂得不懂得？再聽我說；他們的意識形態是最愚蠢的，蠶蝕了的話，在那時早爲車尼雪夫斯基和思格斯所取笑過了。法西斯的全部的軍事學說，都是從史利芬所設計的德國參謀本部的老計畫裏面一個字一個字抄來的。法西斯黨徒拿來嚇倒你的那些坦克車和降落傘部隊，都是剽竊別人的東西：坦克車是從英國人那裏偷去的，降落傘部隊是從我們這裏偷去的。我常常極端驚訝法西斯主義是那樣沒有內容的東西。沒有一樣新的軍事方法！每樣東西都是抄襲別人的。沒有一樣偉大的發明！每樣東西都是偷竊別人的。沒有一樣新式的武器！每樣東西都是租借來的。他們是螞蟻，不是人民。德國人的創造思想在任何方面都證明了是貧乏的——法西斯主義者沒有發明，著

作，欣賞音樂和寫詩的能力。他們像死潭那樣的停滯。他們所介紹到歷史上和政治上來的唯一的東西，便是有組織的獸行和劫掠！瑪耶善斯基同志，我們應該輕視他們思想的貧乏呀！你懂不懂得我的意思？全部的紅軍，從頭到底，整個國家都必需瀰漫着這種精神。你在這裏心蕩神怡地縱容着各種的胡話，依舊要我寬恕你。像你這樣一個前綫的軍人，還似乎自以爲毫不含糊地說出真實話來了，然而你的心理只是一個長期退却的人的心理，在你的聲音裏面就有做奴隸的顫抖的聲調！

他伸直了站立起來，兩眼逼視着瑪耶善斯基，用一種恫嚇的語氣說道：

「我以部隊政治委員的資格，禁止你說出不配做一個愛國者所說的，完全和客觀的真理不相符合的一句話。清楚了嗎？」

X

X

X

巴巴簡揚這一營是要開拔在前面的。進攻的時間定爲上午三點鐘。柯茲洛夫曾經出去做過兩次的偵察了，回來以後詳細報告德國軍隊在國家農場上安排的情況。坦克車和

裝甲車都停在廣場上。德國軍人睡在通常放置菜蔬的房屋，一種長約四十到五十米達的，像乾草倉一樣的小棚子裏面。他們把他們自己弄得很舒服的，叫鄰近的農民挑了幾担乾草來，上面又鋪了亞麻布和刺繡的手織品。他們穿了內衣睡着，皮靴也脫了，燈點亮了也沒有把窗簾放下。每晚他們都成隊地在歌唱，而我們的斥候躺在環繞着汽車的花園裏，可以很清楚地聽到德國人的歌聲。這件事特別激怒了我們的同志。『他們在歌唱哩，』他們說，『我們的同志們卻是這樣地沉默，從來沒有聽他們唱過。』這時自然他們不像往常那樣的歌唱了——當他們前進的時候全部隊都是沉默的，停下的時候不唱歌也不跳舞。天漸漸黑下去的時候，一個山礮團駐紮了下來。團長和政治委員立刻跑到指揮部裏去，坐在桌子的旁邊。政治委員打開了一個棋盤，團長便從行軍糧袋裏面把棋子拿了出來。兩個人在開始下棋，雙方都消失在沉思裏面了。第二營營長柯契哥夫說：

『我那時看見一些礮兵，幾乎完全喜歡下棋。』

『我也看見過的，』政治委員說，兩眼毫不離開他的棋盤，『步兵都是玩骨牌的。』

團長也在注視着他的棋子，補充了一句：

「好」。他指着棋盤說，「那樣你要輸一着了，瑟約沙。你一定要把你的皇后丟去了，就像那次在摩西爾的一樣。」

他們一齊彎身在棋盤上面，大家都一言不發。約莫五分鐘以後，當柯契哥夫已經離開這座茅草房子以後，政治委員說道：

「無聊，我在這裏絕對不會輸一着的，眼睛也不抽一下，就繼續向剛剛走開的柯契哥夫說：『騎兵也喜歡玩牌，柯契哥夫同志，是不是？』」站在軍用電話旁邊的勤務兵突然笑起來了，隨即又皺了眉頭，像是出神的樣子，轉了幾轉電話機，然後嚴肅地說：

「月亮，月亮，梅丁斯基，檢查一下吧。」

團長麥察洛夫正在低聲地和參謀長說着話，巴巴簡揚又走進茅屋裏面來了，瘦長的個兒，非常興奮的樣子，兩隻眼睛中閃出黯淡的光來。他匆忙而又熱切地用手指戳着地

圖說：

「這是我們一生中的機會。偵察員已經報告出坦克車的確實的位置了。假若我們把大砲搬移到山上去，我們便可以瞄準了一個直徑把敵人射倒。老實說，當敵人落到我們的手掌心的時候，我們如何能夠讓機會錯過啊，想想看，敵人是在我們的手掌心的！」於是，他伸出他的瘦削的黑手，用手掌在桌上砰地拍了一下。

麥察洛夫看一看巴巴簡揚，說：

「好，假若我們要去對付他們，就去對付他們吧，我不喜歡老是放慮什麼。」他走到砲兵那裏。

「下棋的同志們，我不得不把你們的玩藝打消了。請你們來我這裏……」他們一齊都彎身在地圖上面。

「顯然敵人要切斷這一條公路，他們離開我們不到四十公里了，他們想繞到我們的後面。」

「那恰是我們作戰的關鍵，」參謀長說，「記住，我們的總指揮是要親身參加這一

戰爭的。」

「昨天德國人在無線電中喊着說：『投降吧，紅軍士兵，我們的噴火坦克已經開到了，我們要放火來燒你們了，』」敵兵隊長羅米揚契夫說。

「他們真有這樣的厚臉皮，」麥察洛夫說，「而且又是那樣的沒有禮貌：他們睡覺的時候衣服是全脫去的，我可不知道有好久都沒有脫去皮靴了。他們甚至在前綫上開着燈駕駛汽車，這些雜種的東西！」

他站在那裏沉吟了一會兒，突然開始笑起來了：

「我們有一位政治委員；他說話非常乾脆，你們是知道的……」

「他的話的確太厲害了，」參謀長說。「他確實很很地斥責了瑪耶善斯基一番。」

「不過我很喜歡這樣，」麥察洛夫表示反對。「我老實告訴你們，你們兩個人，瑪耶善斯基和他的故事，你的刺刺不休的談到一切正確的形式和標準，都使我不大耐煩。」

我是一個爽快的人，一個出身行伍的人。我怕說話比怕鎗彈還要厲害。」

他望着參謀長，又興致勃勃地說道：

「真是好人，那一位政治委員。我是要和他在一起去作戰的。」

巴巴簡揚的一營駐紮在森林裏面。人們有的坐着，有的躺在樹下，在被風吹斷的樹枝的下面，凋殘的樹葉像紙一樣，在上面低語着，發出沙沙的聲音來。星星透過樹葉往下面窺看，空氣輕柔而又溫暖。波加列夫和巴巴簡揚正在沿着一條不大被人注意的小路上走來走去。

「站住，哪裏是誰？」哨兵喊着，立刻又補充了一句：

「一個人進前來，其餘的人留着不動！」

「其餘的人只有一個，」他笑着走到哨兵的面前，低聲回答出口令來。然後他們又向前走去了。走近一座用樹葉遮蔽着的營幕，他們停止了脚步，聽到裏面紅軍士兵正在低聲地談話哩。

「告訴我，你怎樣着想？」一種沉靜的，凝思的聲音說。「戰後我們將要離開德國

嗎？不然我們用什麼方法去對付她？」

「鬼知道，」另外一個聲音回答，「我們到德國再說好了。」

「啊，這真是在艱難的撤退中的一番很好的談話啊！」波加列夫非常高興地說着。

巴巴簡揚看了一下手錶上的電光的指針。

X X X

伊格納迪夫，羅丁契夫，西多夫三個人，在燃燒的城市中經過了整夜的失眠，還沒有完全休息過來哩，他們是被曹長喚醒起來叫他們去吃飯的。行軍廚灶的四方的紅眼，在森林的陰鬱氣氛中閃出一線黯淡的光來。紅軍士兵都擠成一團地圍繞着這個廚灶，發出低微的嘈雜的聲音，飯罐子也在叮噠地作響。他們都知道夜間便要進攻了。

這三個人喝湯的時候，把調羹弄出呼拉呼拉的聲音來，一面繼續不斷地進行他們的閑談。羅丁契夫是進攻過六次的人了，他慢慢地說給同志們聽：

「自然，第一次是一場非常可怕的戰鬥。你不能了解這一仗是怎樣打的，所以你們

聽了一定要害怕得戰慄起來。你們不知道戰鬥將要從什麼地方來，也不知道來到的的是些什麼。告訴你，敵人是非常害怕自動槍的，甚至我們並沒有向他們瞄準了射擊也是如此。他們的機關槍也沒有任何特殊的目標。你只有進入一個壕溝裏面或是躲在一座土堆的背後，注意看準一個可以跑過去的陣地。但是他們的白砲是最猛最討厭的東西；甚至我想到了牠都會不安的。要想救你自己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繼續前進。假若你要騎下或是回轉頭去，他們便要捉到你了。」

「唉，我想起梵娜來真是難過，」伊格納迪夫說。「我不斷地看見她在我的前面，好像她還活在世上的一樣。天曉得，我真是不知道怎樣纔好！」

「不，我現在絲毫不會想到女孩子們了，」羅丁契夫說，「在這次戰爭中我已經失去對於她們的一切情感了。我現在所想着見的只是我的孩子們，對於那些女人們，我還不像德國的畜生那樣。」

「啊，你不明瞭，我不過爲她難過吧了。爲什麼她遭遇到那樣的命運——那樣年青的

安靜的女子。他們爲什麼要把她殺害呢？」

「應該使你難過的事多着咧，」羅丁契夫嘲弄他。「你一天到晚只是在車上彈你的六絃琴。」

「那沒有什麼了不起，」莫斯科人的西多夫說。「那便是伊格納迪夫的本性，那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抬頭望着從黑色的嫩樹葉縫裏洒下光來的滿天的星斗。

羅丁契夫在一種似乎想要睡去的聲音中繼續向同志們說：

「在家裏的時候，當我聽到門砰的一聲開了的時候，我常常要害怕得跳了起來。黑夜裏我不敢走在樹林裏面；可是在這裏我什麼都不怕了。我真奇怪，不懂這是什麼原因。是我過慣了呢？還是這一次戰爭使我的心變了，硬了呢？我看見有些人害怕得只是顫抖，至於我，哼，隨你們怎樣來嚇我我都不會害怕的，對於一切都是如此。然而我倒底是一個安靜的人，有了家小的人，從沒有夢想到像這次戰爭一樣的事情。我不是好鬥的一類人，甚至在做孩子的時候也不和人打架，而且當我多喝了兩杯，有點吃醉酒的時候

，就是那樣我也不會和人家打起來的。我常常是首先哭泣的人；對於人民的不幸我是極其難過的。」

「那便是爲了你曾經看見過一些事情的緣故，」西多夫說。「你聽到人民必須說出來的的是些什麼話，你看見像昨天那樣的大火，此後你就不再害怕什麼惡魔了。」

「我不知道，」羅丁契夫回答。「可是依然有些人死要害怕。我猜想這是營長把我們訓練得像那樣的；我們要保持所有的一切。不惜任何代價！我們要堅持到底。」

「是的，代價有時是很重大的，但是你們可以信賴我們的營長，」西多夫說。

「那是當然。這一次他也不會把我們領導到不必要的地方去，他是非常愛惜我們生命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是排除萬難而和我們緊密地站在一起的。我記得有一次當他病得很厲害的時候，他站在沼澤的裏面，整天半截身子直到胸部都浸在水內，最後吐起血來了。那是在你到來以前的事情，那時敵人的坦克車正在朝諾佛格拉德！俄林斯克的方向移動。那一次我們把他們趕走了，然後我們回到森林裏面把我們自己身上弄乾。他

躺在那裏衰弱得連動彈都不能。我走到他面前向他說：「營長同志，」我說，「吃一點東西吧，我已經拿了些麵包和臘腸來。」但他甚至連眼也不睜開，從我的聲音裏面辨別出是我。「不，謝謝你，羅丁契夫同志，」他說。「我不想吃。我想的是，」他說，「接到我的太太和孩子們的來信啊，從最初的時候我就沒有得到他們的消息了。」他這樣說着……我却自己在想：你真是和我一樣的心思啊，你是和我一樣的心思。」

伊格納迪夫起來了，伸直了腰咳嗽一聲。

「你倒是一個結實的傢伙，你是，」羅丁契夫說。

「什麼？」伊格納迪夫憤怒地問，同時又高興起來。

「什麼？沒有什麼。這是很明顯的。吃的東西是好的。每天吃肉，粥裏面放那些黃油，還有捲心菜湯。談到工作，你在鄉村裏面做事倒還比較勞苦些。沒有理由使你不能變成一個結實傢伙的。」

「是的，兄弟，」黑暗中傳出一種嘲笑的聲音來。「戰爭並不是勞苦的工作；等到

一公斤半重的炸彈碎片毀裂了你的腸胃，那時你纔會知道究竟是家中勞苦些，還是在這裏勞苦些了。」

「啊，那是我們庫爾斯克的夜鶯在唱歌給我們聽啦，」西多夫說，轉過來就向黑暗中看不見的那個人問道：「喜歡嗎，你這傢伙，當德國人發砲的時候？」

「好了，好了，」一個暴躁的聲音回答。「你儘管喜歡好了。」

六、夜間

這一營立刻開拔了。人們聲息俱無地前進着，有時只聽到一位指揮官的低語，或是有人被樹根絆跌倒在狹窄的小路上因而罵了出來的聲音。他們穿過了一叢橡樹的森林。森林也沉寂着，甚至樹葉連一點騷動也沒有。森林高高地，黑暗地，一動也不動地，看來像是鑄成的堅固的物體一樣。他們從狹窄的小徑走出到一片寬曠的空地，突然發見頭上深藍色的星光燦爛的天空，每一顆流星從天上亮晶晶地劃過的時候，都會使人吃了一

驚。但是一會兒森林又圍攔了他們，天空變成爲一個黃金色的，裝滿了粒粒繁星的粥碗，不斷地被橡樹林的巨手抓搔着。沙痕在暗中現出呆滯的光。他們把森林走盡以後，又踏上一片廣闊的平原。他們穿過了沒有割去穀子的田裏向前行進，在黑暗中從穗子上落下來的穀粒的聲音，從腳踏在坤面草上的擦擦的聲音，從穀粒碰在衣服上的沙沙的聲音中，他們可以辨別出哪兒是小麥，哪兒是大麥，哪兒是蕎麥，哪兒是燕麥來。兵士們沉重的皮靴踐踏在沒有聚攏在一起的穀實的柔軟的身體上，淅淅瀝瀝地像苦雨一樣，向他們農民的心中傾訴戰爭的情況，比起那地平線上燃起的大火，探準彈朝天上星斗間爬行的紅色的痕跡，探照燈的光在天空掃過時一條條淡藍的顏色，遙遠的爆炸彈的轟轟的聲音來，這種聲音要動人得多，也響亮得多了。這是一次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戰爭！在這次戰爭中敵人蹂躪了人民的全部生命，放倒了埋着我們父母的教堂墓地的十字架，燒去了孩子們的書籍，踐踏了我們祖父們曾經種植過蘋果樹和黑櫻桃樹的花園，用他們的鉄蹄踩在老太太們的脖子上（這些老太太常常是把金黃色鷄冠的公鷄的故事講給那些張着驚

訝的眼睛的孩子們聽的)，絞殺了鄉村中的箍桶匠，鐵匠，和一些執拘的看守房屋的老年人。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些事情。從來也沒有這些事情在蘇維埃的國土上發生過。紅軍走了一個通夜，沉重的皮靴踏在祖國的麥田上，最後走到一個國家農場了，在那裏，在烏克蘭的白色小屋的中間，豎立着一些在兩旁畫了大尾巴的龍形的坦克車。於是那位平靜的，仁慈心腸的伊凡。羅丁契夫說：「不能，決不能饒恕他們！」

甚至在農倉附近第一鎗還沒有響以前，一個叫不出名字來的紅軍士兵就逕直穿過了鐵絲網，悄悄地從茅屋中間溜進菜園裏面，爬過一道籬笆，攀登了德國人在前一天所堆集的乾草堆上。一個德國哨兵發覺了他，立時叫喊出來。他仍然一言不發地繼續向前爬去。那個哨兵驚訝竟有這樣一個大膽的人，在他還沒有鎮定了心神去放槍以前，他站在那裏張着嘴嚇呆了。但是這一個紅軍士兵已經走進離乾草堆幾碼以內，在鎗彈還沒有向他發放以前，就把容易着火的液體丟到最近的草堆上去了。立刻着了火的乾草的深黃

色的火燄就燃着了那邊場上的德軍的坦克車，裝甲車，雌性裝甲戰車等。隨即在六百碼的地方，山礮開始發射了。

「步兵來遲了，」羅丁契夫發着脾氣向政治委員納夫吐洛夫說。

但是不久就有一條紅色的火箭作指示進攻的信號。礮立刻停發了。這時沉寂了一會兒，躺在那裏埋伏着的人們突然跳了出來。在黑暗的叢林的那面，從沒有聚攏起來的麥田中，傳來一種拖長了的，低沉的，波動着的「呼拉」的聲音，巴巴簡揚的幾連人向前進攻了。

巴巴簡揚拿起電話機來，第一連連長的聲音從戰場上直接傳到了他的耳邊。「我們已經到達了村莊的邊緣，敵人跑了！」

巴巴簡揚便跑到波加列夫的面前，那位政治委員看見在巴巴簡揚的兇猛的黑眼睛中充滿了眼淚。

「敵人跑了，敵人跑了，政治委員同志，」他說話時呼吸都困難了。「該死，這些

畜生，我們本來是可以把他們消滅掉的！」他叫喊了起來。「麥察洛夫並沒有把柯契哥夫一營人配置好！爲什麼他要將他們放在後面呢？他們是應該加入在兩翼的！」

他們在瞭望哨上可以看見德國人從村莊外面跑向場上去了。許多人只穿了一半衣服，手裏拿着槍和衣包。很長的營房一律着火了。場上的坦克車也冒出火燄來了，高聳着的紅色的烟霧和火燄，從油桶上面搖搖顛顛地昇了起來。官長們夾雜在士兵的中間，叫喊着，揮動了手槍恫嚇着，而他們自己也跟着跑了。

「機關槍，把機關槍開上前來！」麥察洛夫喊着跑到在那待命的預備連的前面。他率領機關槍手們衝進村莊裏面去了。

德軍朝離開國家農場約有九公里遠的方向，沿着泥土的道路退却下去。許多坦克車和裝甲車都開走了，而且已經把死傷的人們都運走了。

天已經發亮。波加列夫檢查了被烟燻黑的，聞出燃燒的漆味和油味來的德國車輛，並且撫摩着那些依舊微濕的，死寂的金屬的殘體。

「今天早晨和昨天早晨全然不同了，」他在想。「沒有比打一次勝仗還要快樂的事情。」

紅軍弟兄都在笑着。指揮官們也在笑着說笑話，甚至受傷的人們也在用他們沒有血色的嘴唇很興奮地敘述夜間的戰鬥。

波加列夫却認爲這種突然的，匆忙中準備起來的對於國家農場的襲擊，只不過是我們長程撤退中的一支小小的插曲罷了。憑藉他的生命的活力，他能夠感覺到我們曾經撤退了的那些廣大的領土。他知道在過去的若干月中我們已經失去了幾千個村莊，在這一晚上我們僅只奪回了一個。但是他曾經親眼看見到德國人向各處逃去，曾經看見那些悲鳴的，被嚇倒了的德國軍官們。他曾經聽到紅軍弟兄的高聲的談笑，曾經看見從很遠的亞美尼亞而來的一位指揮官流出快樂的眼淚來，當紅軍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邊境的一個小村莊上把德國人趕走的時候。這便是偉大的勝利之樹的一粒細小的種子啊！

在團裏他差不多是知道夜間參加攻擊的部隊的真實情況，而覺察到自己的能力來的

僅有的一個人。師政治委員的臨別贈言是：「必須堅持，堅持到最後！」

他曾在前綫總指揮部看見過一張地圖，因此他對於這一團的任務有很清晰的概念：在經過國營農場的一點守住泥土的路，在扼守的期間，不使德國人從退却的軍隊的後面突圍到了路上去。他知道這一團的未來的命運並不是一件舒適的事情。

上午七點鐘的時候，德國轟炸機飛來了。

牠們突然出現在森林的後面。「飛機！」哨兵們喊了起來。俯衝轟炸機散開了隊形，拉長成爲一條直綫以後，又構成了一個圓形，使得領隊的那一架飛機緊接在最後一架飛機的尾巴上，在這種隊形之下，牠們緩緩地飛翔着，留心觀察下面正在做些什麼事情，整個的旋轉都逕直環繞在國家農場的上面。這種迂緩的，震人神經的打旋延長了一分半鐘。地上的人們就像孩子玩捉迷藏一樣地跳來跳去，從這一個防空壕裏跑到那一個防空壕裏。「躺下，不要跑！」指揮官們喊。突然那一架領隊的轟炸機俯衝了下來，接着第二架，第三架也俯衝了下來；炸彈咆哮着，爆裂着，帶着一種轟轟然的碎裂的聲音。

擊，震盪，地上炸裂的土壤充滿了空氣中。人們儘量想把他們的身體貼在地面，利用第一場砲擊的地方。當飛機衝下又上去的時候，好像是炸彈的吼聲，爆裂的聲音，以及引擎的轟轟的聲音把他們釘緊在地面上似的。

有一個人站了起來，用他的自動槍開始向俯衝的飛機射擊。這人便是伊格納迪夫。

「你像什麼？究竟爲什麼要把我們的位置暴露出來！馬上停止放槍！」瑪耶善斯基

雷恩的防空壕裏喊出聲來。

然而伊格納迪夫却沒有聽他，繼續放着槍。

「我命令你停止放槍！」瑪耶善斯基又喊。

很近的地方又有第二聲槍響了起來。

「又放槍……：……倒底幹什麼……：……」瑪耶善斯基開始向外面看望，然後突然中止不說了。放鎗的人是政治委員波加列夫。

「德國飛機並沒有在轟炸中得到什麼便宜，」團參謀長說。「猜想看，牠們盲目地

轟炸了三十五分鐘，丟下至少五十顆炸彈，也只傷了兩個人，且都是輕微的傷，此外不過炸毀一挺機關鎗罷了。」

波加列夫嘆了一口氣。「不然，」他心裏在想，「牠們所得的結果決不是這樣微末的——人們又在用僵沉的聲音談起話來了，那一種陰鬱的，被嚇怕了的神氣又出現在他們的限中；他們的精神已經受到打擊了。」

這時柯茲洛夫出來了。他的臉上彷彿變瘦了一些，並且蓋上一層爲那些剛纔從惡戰中過來的人們的皮膚上所經常看得出來的暗黑色的薄皮。這是不是火燒的煤灰，炸彈的烟灰，還是在炸彈爆裂以後被空氣揚了起來而又混合在汗液裏面的灰塵，只有上帝總能知道。無論如何，在一場戰鬥以後，人們的臉孔常常看來要瘦些，黑些，也嚴肅些，而眼睛卻變得更深更沉靜些了。

「團長同志，」他開始了他的報告，「柴契夫已經偵察回來了。德國的坦克車已經開到了瑪克辛那。布達；他計算有一百輛坦克車，大半都是中型的，可是其中也有重型

坦克車。」

麥察洛夫向這些指揮官們的苦瘦臉撒了一眼，安詳地說道：

「同志們，你們看我們所處的地位對於德國人是怎樣，直同過去一樣，像一根骨頭塞在他們的咽喉裏面。」

他走開向場上那邊去了。

紅軍弟兄們正在沿着大路挖防空壕，替高射砲隊掘坑。

長得漂亮的，厚臉皮的沙費列夫輕輕地問着羅丁契夫：

「你是首先到德國人的店裏去的，羅丁契夫。他們說那裏有帶批的錢嘍！確實不確實？」

「有，有！我的孩子們和我的孫子們都有了，還有一大些！」羅丁契夫說。

「你拿到了做紀念品嗎？」沙費列夫向他丟了一個眼色。

「你這是什麼意思？……天曉得，」羅丁契夫在顫抖的聲音中喃喃他說。「我的

天性不容許我這樣做，去拿他們的東西只有使我感覺到嫌惡。而且爲什麼我要去拿東西呢！我是準備犧牲的。」

他向周圍看了二眼，又說道：

「你們看伊格納迪夫——我們鏟一下，他鏟三下。我們兩個人纔挖好一個掩蔽壕，他一個人倒挖好兩個掩蔽壕了。」

「而且他還在那歌唱啦，這婊子兒，」西多夫說，「他有兩天沒有睡眠了。」羅丁
又夫扛起他的鏟子來聽。

「可不是，他真在唱歌啦，」他驚喜地說。「你們對他有什麼感想？」

X

X

X

晚上麥察洛夫和波加列夫在指揮部裏一道兒吃晚飯。麥察洛夫挑起一塊肉，放
幾片冷却了的白油在上面，說：

「他們把牠弄熱了，我倒是歡喜吃冷的。」

吃過了罐頭肉，再吃夾乾酪的麵包，然後他倆坐下喝起茶來。麥察洛夫用照例開罐頭的刺刀的背面，砍下一大塊糖來。

「哦，我完全忘記了！」麥察洛夫大聲說。「我們有些覆盆子的果醬。你對於那樣東西有什麼反應，委員同志？」

「特別歡喜——而且覆盆子是我歡喜吃的果醬哩。」

「真好吃！我自己是歡喜吃櫻桃的。那是爲你而設的果醬啊！」

他們同時把茶喝出響聲來，同時抬起頭來，眼對眼望了一望，都笑了。

火綫上的生活把人們拉緊在一起了。你和別人在一塊生活了一晝夜，好像便可以知道他的一切事情——他歡喜吃些什麼，他睡在那一邊，他在睡眠中是否錯牙，他的老婆是從什麼地方疏散的。你知道他的事情，往往比對於平時十載的深交還要知道得多些。被戰爭中的血汗所結合的友誼纔是最熱烈的友誼。波加列夫喝了一口茶後，問：

「你有什麼意見，麥察洛夫同志。我們夜間對於國家農場的襲擊是一次勝利嗎？」

「那還成問題，」麥察洛夫笑了。「我們在夜晚突然衝進一個地方，敵人跑了，而我們奪到一個人烟密集的中心點。我們還應該得獎章哩。委員同志，難道你認為這是一次失敗嗎？」

「當然是一次失敗，」波加列夫說，「一次完全的失敗。」

麥察洛夫斜靠在他身上。

「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敵人的坦克車逃脫了！你想那簡直是一個笑話！假若有較好的聯繫，沒有一個坦克跑掉的。認真地說：每一位營長高興怎樣做就怎樣去做，對於隣近所做的事情完全不知道。好，結果是我們直衝中央突破了，那兒坦克車是集中了起來的。再說其次。德國人是開始退却了。我們的砲火應該直對敵人退却時必經的那條路，這樣也可以把他們消滅了。但是我們的砲兵在預備射擊以後就停止發放了；好像我們和砲兵中間的消息是隔絕了似的，這樣自然他們不會得到新的任務。我們本來是可以擊潰敵人，

滑過敵人的，然而敵人卻跑掉了。」

「再者，」波加列夫屈指一按，又繼續說了下去，「許多事情都忽略了。例如，有些機關鎗是應該放在敵人陣綫的後面的，那裏的叢林正好可以達到這種目的。機關鎗是應該用來歡迎退卻的敵人的，可是我們把一切都放在正面攻擊上，照直向前推進，事實上兩處是空虛的。」

「那倒是事實，」麥察洛夫說，「敵人是會利用機關鎗來吸引我們的火力的。」

「那麼我們憑什麼去得獎章呢？」波加列夫哈哈笑了起來。「我們得到獎章，是不是爲了這位團長，某一位麥察洛夫同志，不去支配來福槍，機關槍，步槍，輕重砲，連裏和團裏的白砲等的射擊和移動，而只是拿起來福鎗領導一連人去進攻的緣故嗎？嗯？這種情況是非常複雜的。一位團長不需要拿一支來福槍在手裏亂跑，可是需要用腦筋去想，一直想到額角上冒出汗珠來，更需要作迅速而又清晰的決定。」

麥察洛夫把他的茶杯推開在一邊，在受了傷痛的聲調中間道：

「還有其他的事情嗎，委員同志？」

「我覺得還有一些，」波加列夫笑着說。「彷彿這和在莫希列夫所遭遇到事情完全是一樣的。每一營都自由行動，團長帶着偵察連上前去進攻。」

「還有別的嗎？」麥察洛夫緩慢地問。

「還有什麼別的！結論是非常明顯的——團裏沒有聯繫，部隊單位照例是很遲才參加戰鬥，團的行動一般是遲緩的，笨拙的，而且戰況的消息也不可靠，完全不可靠。進攻的一營不知道誰在右翼——是朋友還是敵人。優良的武器也沒有好好地加以利用。例如白砲就完全不曾參加在戰鬥裏面；你們把牠們拉到各處，可是從沒有發過一彈。團不做任何側面的行動，不去包圍敵人。只是打中間進攻，如是而已。」

「要得，要得，那倒是很有趣味的，」麥察洛夫低聲地說。「那麼從這些事情上得到什麼結論呢？」

「什麼結論？」波加列夫激動地重複了一句。「還要說，結論是這一團打了一次很

壞的仗，比意料中更壞。」

「是的，是的，但是這種結論，這種基本的結論，可以說，」麥察洛夫堅持下去。顯然他料想這位政治委員不會再說下去了。

然而波加列夫依舊很沉靜地繼續說：

「你是一個勇敢的人，你不怕皮膚受傷，可是你把這一團人指揮得非常不好。戰爭是一種非常雜亂的事情。它包括飛機，坦克車，各種鎗砲的動作——所有這一切都要很快地移動並且聯合起來工作；在戰場上不斷發生的問題比棋盤上的問題要複雜得多了，而且必需要找出解決的辦法來。」

「換句話說。是麥察洛夫不好囉？」

「我相信他是好的。不過我不希望他把每一件事都看得非常完美。假若麥察洛夫的一般人們相信每一件事都是完美的話，那他們再也不會把德國人打敗的。在人民的戰爭中，軍事上的算學的知識是不夠的：要打敗德國人，你就不得不知道較高深的數學。」

他看了看麥察洛夫，又溫和地問道：

「爲什麼你不喝茶？」

麥察洛夫把茶杯推開在一邊。

「我不渴，」他陰沈地說。

波加列夫笑了。

「我們剛纔還是很好的朋友呀。我們纔喝着覆盆子果醬的茶哪，我告訴了你一些陰鬱的，不快活的事情，就把我們的茶會弄破裂了。你以爲我使你生我的氣我自己纔快活，覺得我得罪了你而你要很厲害地罵我一番纔好嗎？然而我依舊是很快活的，從內心裏快活剛纔那一回事情。我們不僅必須要做朋友，還須要去打勝仗。麥察洛夫，你高興生氣就去生氣好了，那是你的事情，但是要記住——我已經告訴你一些很嚴重的事情，我已經告訴你真理了。」

他站了起來，走出掩蔽處去。

麥察洛夫兩眼看着他出去，臉上露出不高興的顏色。突然他開始跳起來叫喊了一聲轉過去問剛纔醒來的參謀長：

「少將同志，你可聽到他怎樣在責罵我？嗯？我在他眼中還成什麼樣的一個人呢？想想看啊！我已經是一個蘇聯英雄，在胸部受過四次傷的人了。」

參謀長打着呵欠說：

「他是一個硬心腸的人，我一開始就知道的。」

麥察洛夫不去聽他的，仍然繼續說下去：

「想想看啊！剛纔喝過覆盆子果醬的茶，說話滿像溫雅的樣子。結論是什麼？很簡單。他說：你把這一團人指揮得不好。你看那是什麼意思？真沒有料到他會這樣來攻擊我的。可是對於我，麥察洛夫……」

七、瑪克辛那·布達

瑪麗亞。操摩費葉弗娜。車里尼欽柯，是那位師政治委員的母親，一位黑色皮膚的七十歲的老太婆。她已經準備好要離開她的故居了。她的鄰居們曾經要求過她和他們在白天一道兒離開，但是她要烤熟在路上吃的麵包，那只有在晚上纔可以準備好的。集體農場的主席要在第二天早晨離開，於是她便決定和他同陣。她的十一歲的孫兒倫亞，在暑假中間，約莫在戰爭開始的三個星期以前，從基輔來看她。戰爭開始以後，她就沒有得到他的兒子的消息了。她已經決定把她的孫兒帶到喀山去，到他母親的親戚家，而他的母親在三年前就死去了。那位師政治委員曾經要求過他的母親去和他住在一起——在他基輔的那座大房屋裏面，他可以住得舒服些，生活也寬裕些。她照例每年都去看他，可是很少住過一個月以上。在基輔，他的兒子陪着她遊覽全城；她曾經參觀過歷史博物館兩次，而且經常去看戲。看客們都好奇地望着她，也都非常尊敬這一位坐在包廂座前排的，有兩隻起了皺紋的勞作的手的，高個的年老的農婦。他的兒子通常到了最後一場纔來，因為他的工作結束得很遲的。他們在劇院休息室中並排地走着，每個人都讓路

給他們——這一位披着黑色披巾的，端正而莊嚴的老婦人，和那有着師政委的高階級的，臉上莊嚴得如同他的黑色皮膚一樣的，看來非常像她的一位軍人。『這是母子倆，』當女人們看他倆一眼的時候就都互相低聲地說着。

一九四〇年的時候，瑪麗亞。提摩費葉弗娜病了，沒有去看他的兒子。但是在七月間他行軍操演的時候，順路偶然去他母親那裏住了兩天。這一次去看他的母親，他又要求她到基輔去住。他的老婆死後，他過着他的孤寂的生活，同時又怕倫亞失去了母親的看護。此外使他感覺到痛苦的，就是他知道他的七十歲的老母親仍然在集體農場上繼續工作下去，挑着沉重的桶水，自己去砍柴。

當他們母子在花園中他的父親所栽的那顆蘋果樹下喝茶，他和她辯論的時候，她總是一聲不響地聽着。快要傍晚的時候，母子倆去瞻謁他父親的墳墓。在墓地裏她會向她的兒子說道：

『你覺得我能夠離開這個地方嗎？我將要死在這裏。寬恕我，孩子。』

現在瑪麗亞。提摩費葉弗娜已經準備好要離開她的村莊了。在她離開以前，晚上她去看望她所認識的一位老太婆。倫亞是和她一同去的。當他們到達這座房屋的前面，他們看見大門洞開，一隻眼的瓦西里。卡波維基，集體農場的放牛的老頭子，站在院子裏，女主人的一隻小黃狗躺在他旁邊的地上，尾巴夾在兩條腿的中間。

『他們已經走了，』瓦西里說。『他們以爲你是在早上走的。』

『不，我們明天纔走，』倫亞說。『主席給了我們一輛馬車。』

西下的夕陽照耀在熟了的番茄上，這是老婦人親手在窗台上栽植的，照耀在屋前滋蔓的花木上，照耀在塗了白粉的，枝桠被軀幹支撐着的葉樹上。垣牆內有一根精巧地設計的門門。蔬菜園裏的南瓜在綠葉叢中現出金黃的顏色，玉蜀黍的白色的顆粒也在牠的碧綠的包皮裏面膨脹了起來，蠶豆莢和豌豆莢沉重地下垂着，向日葵的大而黑的眼睛射出了鮮豔的光輝。

瑪麗亞。提摩費葉弗娜走進那座空房子裏面。這裏每一件東西也都表現出平靜生活

的痕跡，表現出女主人對於清潔和花木的愛好來——玫瑰花盛開在窗台上面，在礮欄上有一幼小的株檸檬樹和兩盆茁出嫩芽來的槲櫚。而且每一件東西，所有在這房屋裏的一切——櫃房裏印着熱鐵鍋的圓形烙印的桌子，漆着白菊花的綠色的臉盆架，放着沒有人用過的茶杯的盤子，牆壁上的黑色的圖畫——一切都說出了曾經在這空房屋裏住居過的那兩位祖父母，那把課本丟在桌上的孩子們，那靜寂的夏天和冬天夜晚的悠長的日子。而且像這樣幾千烏克蘭的白色村莊都被拋棄了，那些建蓋房屋的人們，那些在房屋的周圍栽了許多樹木的人們，都悲憤地沿着灰塵滿地的道路向東走去了。

「爹爹，他們把狗丟下了嗎？」倫亞問。

「他們不願攜帶他，我將要照顧他了，」老頭兒說，忽然流出眼淚來。

「哭有什麼用呢？」瑪麗亞·提摩費葉弗娜問。

「有什麼用！」老頭兒擺動他的手。

於是他用力擺動他那為工作所弄髒了的，起裂紋的指甲的一隻手，表示出一切的生

活都在他的週遭破滅了。瑪麗亞·提摩費葉弗娜匆匆地跑回家去了，蒼白又瘦弱的倫亞——他的相貌像他貧苦的媽媽，但不像他的爸爸——很不容易趕得上她。

「奶奶，」他問，「小鷄有脊梁嗎，告訴我！」

「去！倫亞，真討厭！」她說。

今天走在這個村鎮的街市上是多麼令人悲痛啊！便是在這一條街上，她曾經坐了馬車走到教堂去結婚的。也便是沿着這一條街上，她曾經走在她的母親，她的父親，她的丈夫的棺材的後面。明天她就要坐在這輛車上，帶着幾捆匆忙地收拾起來的行李，離開她曾經居住過五十年的故居了，在這裏她曾經把她的孩子們養育成人，在這裏她的安靜的，聰明而又可愛的孫子曾經來看望過她。

而在這被夕陽的溫暖的光輝照耀着的村莊的裏面，在這白色茅屋的裏面，在花叢中，在說人的菓園內，每一個人都在小聲地談論着，怎樣一直到河邊已經沒有了紅軍的蹤跡，怎樣那位老頭兒柯寧柯，在築壘場的鬥爭中跑到頓巴斯以後又回來的，告訴他的

老女人把茅屋刷白像它們在復活節前所做的一樣。老寡婦格里恩斯卡亞站在井欄旁邊，告訴每一個人：

「聽說土地又要分配了！」

於是不幸的壞消息很快地傳遍了全村。老頭兒們走到街上，注視着每天傍晚牛羊在一陣淡紅色的灰塵中從牧場上走回來的方向——從遙遠的樹林的外邊，從橡樹叢中，想像到德國人是會來到的。老太婆們哭啼着，嘆息着，在花園和屋後掘起坑來，把所有的財產都埋了下去——被褥，氈靴，盆，鍋，葛布等等——從早到晚都向西方瞭望着。然而西方是明朗的，平靜的。

集體農場的主席格里西欽柯走到老頭兒柯亭柯那裏，去取回他在一個月以前借給他的四個囊袋。

柯亭柯，一個長了濃密的鬍子的，高個兒寬肩膀的六十五歲的老頭兒，正坐在桌子旁邊看那個老太婆在刷白他的茅屋。

「晚安，」格里西欽柯說，「我是來拿回我的囊袋的。」

柯亭柯用一種嘲弄的聲音回答道：

「農場主席，你已經準備好要走了嗎？」

「是的，我已經準備好了，」格里西欽柯憤怒地望着那個老頭兒。那個老頭兒這些天來似乎長得又高又挺直了。他的言語中帶着嘲弄，不慌不忙，很隨便地向格里西欽柯說道：

「是的，是的，你們必需要走，」老頭兒向他說。「村蘇維埃的主席走了，每一個人都離開辦公室了，管賬的人也走了，差不多你們這些人都走光了，甚至郵務員和農場的監督都走了，那麼你們還能做些什麼啦？」

他突然笑起來了。

「你看這還成了一種什麼樣子。至於囊袋，我現在是不能給你的——你知道我的女婿已經把那些袋子裝了米扛到比利。柯洛達茲去了，他後天纔能回來。」

格里西欽柯點了點頭，平靜地說道：

「沒有關係，請他拿去用好了。爲什麼你忽然刷白了你的房屋呢？」

「刷白了房屋？」老頭兒學他說了一句。他想去告訴那位主席爲什麼他要這樣做。然而他是謹慎的，沉默的，慣於保守祕密，甚至到現在他還是怕說出來。「上帝知道，他們仍然可以把我捉去鎗斃的，」他心裏想。他是沉醉在快樂的裏面的。他現在卻是要快樂了，甚至西方仍然是明朗的，甚至集體農場的主席仍然從這家到那家去，他仍然想熱情地在向一切人們陳述，把在那悠長的冬夜裏充滿了他的腦海裏的一切思想都向他們表現了出來，關於這些他是從來沒有向他的老女人說過。有一次，大約四十年前了，他曾經去拜訪過一位曾經在愛沙尼亞的一個富農的家裏做過佃戶的他的叔父。他再也不會忘記那一個龐大的牛棚，那一座蒸汽廠，那田主人自己，一個穿了邊飾着羊毛的紅色外套的，矮胖的鬍子老頭兒。他記得當他們走過一陣樹林，看見農人在那裏鋸木頭的時候，這位田主人如何從他的荷包裏取出一個瓶子來，鑽開瓶口，去喝那用些赭紅色的漿果

泡製的俄國酒。這不是商人，不是有土地的貴族，只是一位有錢而又有力的農民。而自從那時候以後，柯亭柯就開始夢想變成像那樣的位富農，有美麗的紅豆色的牛，成羣的羊，幾百龐大的粉紅色的豬，像這樣一個有幾十強壯而有用的佃農在農場上做工的富農。他無情地，毫不疲倦地，慢慢地實現了他的理想。一九一五年的時候，他有六十俄畝土地並且建造了一座蒸氣的剝穀廠。革命把他的一切都粉碎了。他的兩個兒子參加到紅軍裏面，在內戰中死去。柯亭柯禁止他的老婆把他的孩子們的像片懸掛在牆上。他希望着，等待着時候的來到。一九三一年的時候，他到頓巴斯去，在一個礦裏作了八年的工。然而他對於過富農的生活的夢想，是永不會也永不能消滅的。

而現在彷彿他的夢想終於實現的一天已經來到了。

幾年以來，他爲羨慕老婦人車里尼欽柯而苦惱着。柯亭柯看見他在沙皇的統治下所需要得到的榮譽，已被她在革命以後的勞動生活中得到了。她坐馬車到鎮上去，常常在戲院裏面演說。柯亭柯不能夠很沉着地看見她在區報紙上發表的肖像——有兩片薄薄的

曠屠的老婦人，用她的敏銳而莊嚴的眼睛看他，彷彿是正在嘲笑他的樣子。「喂，柯亭柯，你沒有合理地生活在世上啊，」從她的面孔上似乎她說出了這樣的話來。恐懼和憤恨立刻佔據了他，當他看見這一位老婦人安詳地走到田裏去的時候，當他的鄰居們說：「提摩費葉弗娜已經到基輔看他的兒子去——一位中尉坐了藍色的汽車來接她呢。」

但是現在柯亭柯已經知道他的期待並沒有失敗，他已經證明了正確的是他，而不是她。他長成了像愛沙尼亞的富農那樣的鬍鬚，並不是徒然的，他的期待並不是徒然的，他的希望也並不是徒然的。

他凝視着正在嚴密地注意他的那位主席，極力抑制他的感情，安慰自己：「忍耐呀，忍耐呀，你已經等待很久了，只是一天左右的等待，只有一天了。」

「我不知道，」他打着呵欠說，「這個老太婆已經要走開，忽然又想起在這時去粉刷這座房屋了。一旦一個女人忽然想到了什麼事情，她是做不了什麼名當的。」

他和這位主席一盪兒走出了茅屋，向那條荒涼的道路看望了許久，在他腦子裏面有一些愉快的，興奮的思想騾動着：

「車里尼欽柯在我的土地上面建築了他的房屋，就是說這座房屋將要屬於我的，假若他要保有這座房屋，他便須用金幣付我的房租……集體農場的馬廄是建造在我的土地上面的，就是說那些都是我的馬廄……集體農場的菓園也是安放在我的土地上面的，就是說那些櫻桃樹蘋果樹也都是我的……集體農場的蜜蜂也都是我的——我可以證明他們是在革命後把那些蜂房從我的手中奪去的……」

大路靜靜地，空虛地躺着，灰塵靜止下去，路邊的樹木也不再沙沙地作響。圓圓的，通紅的，寂靜的太陽，也沉到地平線下面去了。

「時候終於來到了，」柯寧柯自言自語地說。

倫亞周！

「奶奶，我們有辦法離開嗎？」

「我們有辦法，倫亞，」瑪麗亞。提摩費葉弗娜回答。

「但是，奶奶，爲什麼我們老是要撤退呢？德國人真比我們強大些嗎？」

「睡去吧，倫亞，」瑪麗亞。提摩費葉弗娜說。「明天天一亮我們就要走了。我要騎下休息個把鐘頭，然後便要把東西收拾起來。我真感覺到呼吸的困難，覺得好像有一塊石頭壓在我的胸口上的樣子，我簡直沒有力氣把牠拿開。」

「奶奶，敵人沒有把爸爸殺掉，是不是？」

「倫亞，你說的是什麼話！敵人決不會殺掉你爸爸，你爸爸是很強的。」

「比希特勒還強嗎？」

「當然他比希特勒還強。過去他是一個農民，像我們祖父一樣，而現在他是一位將軍了。他是一個非常機警的人。」

「但是他從來不說什麼話的，奶奶。他把我抱到他的膝頭上，一句話也不說。有一

個時期我們常常在一塊唱歌。」

「睡去吧，倫亞，睡去吧。」

瑪麗，提摩費葉弗娜從來沒有像那一天那樣的衰弱。他要做的事太多，突然之間她的氣力完全消失。她覺得疲憊而且精神也耗盡了。

她把棉被攤在板凳上，放一個枕頭在頭下，於是便躺了下來。火爐把室內都弄熱了。暖氣由剛纔從爐灶內拿出來的滾熱的，金黃色的麵包片中發散出來，聞起來多麼愉快。多麼芬芳啊。這當真是最後一次從她的爐灶內取出來的熱噴噴的新鮮麵包嗎？當真她不能再用她自己的麥粉所做出來的麵包嗎？她的思想紛亂了。在她的童年時代，她曾經這樣躺在溫暖的爐灶上面的睡棚上，看她母親把麵包從爐灶上面拿了出來。「瑪麗亞，來，」她的爹爹喊她。她的兒子現在那裏去了呢？他還活在人世上嗎？她怎樣纔能到他的面前呢？「瑪麗亞，啊，瑪麗亞，」她的姐姐喊她，於是她的赤裸的，瘦削的兩腳，就趕快從冰冷的泥土地上跑過去。她必需把所有的像片帶走，把所有的圖畫從牆上取下

來。花木還是要留下的。果樹還是要留下的。一切墳墓還是要留下的。她並沒有到墓
地裏去作最後的告別，雖然她也曾經這樣想過。而且，這隻貓也是要留下的。集體農場
的農民們說，在焚燒的村莊內，只有貓被丟下了。狗已經和主人們一道兒走開，只有貓
還眷戀着他們的房屋，不願離去。多熱呀，呼吸多困難呀，她的手多沉重呀！似乎只有
現在她的兩隻手纔感到過去七十年的生活過程中她曾經完成了巨大的勞作啊！眼淚從她
的頰上流下，可是她的手仍然沉重得舉不起來，而眼淚仍然在無止境地泛濫着。她曾經
哭叫過，就像當一隻狐狸從一羣鵝裏面偷去一隻最肥的鵝的時候的一樣。她曾經在晚上
回家的時候，她的母親問她：

「瑪麗亞，我們的鵝在什麼地方哪？」

這樣她就哭了，眼淚從頰上流了下來。而她的父親，尋常是那樣莊嚴而又沉默的一
位父親，這時也跑到了她的面前，拍着她的頭說：『不要哭，孩子，不要哭。』彷彿現
在她也快樂地喊叫着，看她父親的粗糙的手輕輕地撫摩着她的頭髮。

在她的一生中這一個悲痛的，最後的晚上，時間消逝過去了，在這座她必需立刻離開的房內，她的童年時代，她的青春時代，她的新婚的生活又都回復了。她聽到她的吃奶的孩子們的啼哭，和她的朋友們的快樂而滑稽的低語。她看見她的強壯，年青，黑頭髮的丈夫和請來的客人們坐在桌前，聽到刀叉叮噠互撞的聲音，和切碎像蘋果那樣結實的醃胡瓜的聲音。她的祖母曾經教她怎樣去醃東西。每人都開始在歌唱，她也揚起她的年青的聲音和他們合在一起唱，她覺得人們的眼光射在她的臉上，看見她丈夫的驕傲的面孔在注視着他，而那位老頭兒阿番西却輕輕地搖了一搖頭說：『哦，看瑪麗亞啊！』

她大概是已經睡去了。忽然她又被一種奇怪的，猛烈的聲音喚醒了起來，這種聲音是她在她的村莊裏從來沒有聽過的。倫亞醒來了，在叫她：『奶奶，奶奶，起來，快些起來吧。親愛的奶奶，請求你，你現在不能再睡了。』

她很快地走到窗前……

依舊是夜晚嗎？或是仍有可怕的新的一年開始破曉了嗎？每一件東西都變紅了，彷彿

佛整個的村莊——低矮的茅屋，楊樹的枝幹，菓園，籬笆——都浸入血水裏面了，子彈的聲音，汽車引擎的吼聲，叫喊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出來。德國人是在村莊裏面，匪徒們已經來了……

瑪麗亞·提摩費葉弗娜覺得死亡已經降臨到她的身上。

「倫亞，」她說，「你跑到瓦西利，卡坡維基那裏去吧。他可以帶你走，帶你到你爸爸那裏去。」

她幫助她的孫子穿上了衣服。衰弱消逝了，她的兩眼又寧靜過來。她知道她已經快要死去，她知道，她也感覺到偉大的力量很合拍地和她的死亡遭遇在一起。她的思想也不再紛亂，只是清晰而又有秩序。

「我的帽子在哪裏？」她的孫子問她。

「天氣暖和了，你可以不戴帽子出去，」她說。

而他，彷彿已經完全長成人了的樣子，立刻明白了爲什麼他不能穿上他的那件有金

鈕扣的水手式的短外衣的緣故。

『我可以把短槍和釣鉤帶走嗎？』他柔和地問。

『拿去，拿去，』她把他的黑色的玩耍的手槍交給他。

瑪麗亞·提摩費葉弗娜用手樓着她的孫子，在他的嘴唇上吻了一下。

『去吧，倫亞，』她說，『告訴你爸爸，我在懸念着他，你，我的孫子，記住你奶奶，不要把她忘記了。』

他跑出屋子的時候，正當德國人向他們的院子裏走來。

『打菜園裏跑呀，打菜園裏跑呀，』他的祖母在後面喊。

他跑着，而她的臨別的言語彷彿永遠沉落在她的孩子的紛亂的心靈裏面了。他不知道這些言語會不會再從他的記憶中升了起來，可是他一生都不會忘記了那些言語的。

八、巴巴簡揚的一營

晚間麥察洛夫打電話給師長彼特洛夫上校。由於電綫的常常中斷，談話非常困難，聽起來也非常困難。談話快要終結的時候，電綫完全斷了。從彼特洛夫上校的口中，他推想在這一師人所佔有的戰區的局勢，在最後幾點鐘內變得更壞了，他命令瑪耶善斯基醒來，派遣他到十二公里開外的師部去。一點鐘以內，瑪耶善斯基拿着師長書面的命令回來了。一個德國的坦克車隊連帶大量的機械化部隊深入了這一師的後方，一面沼澤地帶，這一帶原來是一叢繁茂的森林的東部，被八月的熱度和乾旱變得乾燥了的。德國人向公路前進，避開了麥察洛夫一團所防守的道路。為適應新的局勢起見，這一師人奉命向公路移動，在他們所佔有的地方的南部掘起戰壕來固守。麥察洛夫這一團增加了一個山砲隊，奉命退卻，掩護這一條路。據瑪耶善斯基說，當他還沒有離開師部的時候，電話綫已經捲了起來，橋已經拔起，師部的軍用品也裝上車了。這兩個步兵團，後一團由師裏面的砲兵隊和山砲團加以補充，在晚上十點鐘已排成了隊伍預備開拔，而野戰醫院在早上六點鐘的時候已經離開了。

「你沒有看見安尼其卡嗎？」柯茲洛夫中尉問道。

「什麼安尼其卡！」瑪耶善斯基喊。『我在那裏的時候，兩位聯絡員走了進來，一位是從軍部來的，一位是從右翼的我們的戰友，比里亞夫少校（這人我以前在布勒斯特會見過）那裏來的，他說在他們那一帶的陣地裏，猛烈的激戰日夜不停。我們的砲隊已經把敵人射死得屍積如山，但是敵人仍然在壓迫我們。』

『是的，一種相當惡劣的局勢正在發展着啦，』參謀長說。

瑪耶善斯基向他彎下腰來，低聲地說：

『可以歸納成一句話：被包圍了。』

『不要說被包圍的話，』麥察略夫發起脾氣來。『我們的任務是執行命令。』他又轉過來向勤務兵說：

『把營長們和山砲隊長召來。政治委員哪裏去了？』

『委員是和掘地道的工兵在一起，』參謀長回答。

「請他到指揮部裏來。」

夜，黑暗而又寂靜，充滿了恐怖的色調。恐怖在繁星的搖搖欲墜的閃光裏，恐怖在
哨兵腳下輕微的響聲中，恐怖潛伏在無聲息的樹叢中。恐怖，啊，折斷了乾枯的樹枝，
偵察人員的身邊滑過去，甚至在他們已經走過他前哨向團部去的時候，也不會離開了
他們。恐怖在磨粉廠裏池塘的黑暗的水中飛濺着，汨汨地流着。恐怖散佈在各處——在天
上，在地下，在水中。每一個進指揮部來的人都被嚴密地盤查着，希望從他們聽到壞消
息的時候，遠遠的閃電使人們聳起耳朵來傾聽的時候，哨兵聽到輕微的聲音便推上槍門
來喊：「站住，不然我就開槍了！」的時候，都已經來了！在這期間內，波加列夫帶
了沉默的豔羨注意着麥察洛夫，這來福槍團的團長。他自己在愉快地，有自信心地，高
聲地在說話。他大笑，他戲謔。在這嚴重的危險的夜晚，對於千萬人的生命，槍砲，國
家的責任的全部重量都放在他的肩上。他也決不會被這種責任所壓倒的。

在這一個晚上，在人類的靈魂上，多少有價值的精神上的特徵都在繁榮和成熟啊！

而且在這龐大的全綫的寬廣面積上，千萬中尉，少校，將官，政治委員們，都在每星期每點鐘地經驗着這種嚴重的責任，把自己鍊成鋼鐵一般，使自己的智力也敏銳起來了。

麥察洛夫和站在他周圍的人們討論這一個問題。他很沉着，這一位三十五歲的少校，滿頭淡紅的頭髮，一張青銅色的臉，高高的顴骨，有時現出蒼白色有時現出藍色的明亮的眼睛。

「我們要向各營發出緊急命令嗎？」參謀長問。

「讓他們再睡一點鐘吧。他們起來是不費很多時間的，」麥察洛夫說。「我料想他們是穿了皮靴睡去的。」轉過去向波加列夫說道：「把師長的命令讀一遍。」

波加列夫讀命令，命令中給與這一團前進的路綫和牠的使命：用一營人在泥土的路上牽制德國人的行動，一直到晚上，其餘的人去守住烏茲河的渡口。

「此外還有一點小事罷，」麥察洛夫說，彷彿忽然想起了什麼瑣碎的事情。他用他的手巾擦額頭。「真熱啊。我們不如到外面去呼吸一點新鮮的空氣吧。」

他們在黑暗中沉默地站立了幾秒鐘。於是麥察洛夫輕輕地說道：

「情況便是如此。在瑪耶善斯基打這條路走過十五分鐘以後，德國人便把這條路切斷了。我和師部及其他附近的部隊沒有聯繫。一句話，我們這一團是被包圍了。現在我的決定是：本團要前進到渡口，完成所負的使命，然後再開到鄰近部隊的地方，在那裏巴巴簡揚的一營和山砲隊是要在這一條路的有樹林的陣地內去牽制敵人的。」

再度的沈默。

「那些傢伙們仍然是一刻也不停地把探照彈放射到天上去，」麥察洛夫說。

「是的，你的決定是正確的，」波加列夫說。

「好，那麼，」麥察洛夫正在向天上張望，「……看呀，綠色的閃光。我和這一營留在此地……又是一道閃光。」

「決不能這樣，」波加列夫簡截地說了一句。「我必需和這一營留在此地，我願意告訴你爲什麼我必需留在這兒而你必需領這一團去的緣故。」

他向麥察洛夫提出了證明。他們在黑暗中分了手，波加列夫也看不見麥察洛夫的面孔了，可是他覺得麥察洛夫仍然會記住他們在喝茶的時候曾經發生過的一次苦惱的談話。一點鐘以後，團裏的運輸車排列起來了。馬蹄無聲地踏在路上，馬輕輕地嘶着，彷彿牠們明瞭牠們不能擾亂這祕密的夜間行動似的。紅軍士兵悄然地走出了黑暗的地帶，然後又消失在黑暗的裏面。在這幾營的沉默的別離中，存在着偉大的莊嚴和巨大的悲痛啊！

拂曉以前，山砲隊開拔到它的陣地去。砲兵挖掘戰壕，把樹枝扯下來做大砲的偽裝。山砲隊隊長羅米揚契夫和政治委員納夫吐洛夫在指揮着建造堆集彈藥的地方。他們選擇了對於坦克車最有害的方向，準備在未來的戰鬥中一切可能的事件，他們把大砲拉到陣地，計畫好，設定了交通戰壕，指示戰壕應該挖掘在什麼地方。他們有很多瓶可以燃燒的液體，很多的手榴彈，像熨斗那樣的重量。波加拉夫解釋擺在他們前面的任務。

「這是一份艱難的任務，」羅米揚契夫說，「但是我們在先前就遭遇過了。」他開

始談論德國裝甲部隊進攻的戰術，德國俯衝轟炸機的優點和弱點，德國砲兵的特色等。

「我們攜帶的有地雷，」羅米揚契夫說，「我們可以在路上埋下地雷吧，委員同志？」

納夫吐洛夫咳嗽了一聲，補充一句：

「離開國家農場約莫有一公里的路程，是埋地雷的理想的地方——一邊是濠溝，一邊是濃密的樹林。料想敵人一定要經過這裏的。」

波加列夫表示同意他的見解。

「你有多大年紀了？」他突然問羅米揚契夫。

「二十四歲，」羅米揚契夫回答，同時像辯護似地加上說：「但是我從六月二十二日以後就在作戰了。」

「好啊！作戰的情形怎樣？」

「我可以詳細告訴你，」納夫吐洛夫說，「假若你能夠有幾分鐘的閑暇，委員同志

「好，好，你說，瑟約沙。你說吧。你看，他從第一天起就在記日記了，」羅米揚契夫說。

納夫吐洛夫從他的公文箱內取出一本記事簿來。憑藉手電燈的光亮，波加列夫看見記事簿的封面裝璜着彩色的紙剪裁得很精細的字。

納夫吐洛夫開始讀下去：

「六月二十二日，木圖奉到防守國土的命令，下午二點鐘的時候，羅米揚契夫隊長的第一隊向敵人射擊第一發砲彈。十二尊一百五十二公釐的山砲每分鐘向敵人放射了一噸半重的砲彈。……」

「瑟約沙寫得很不錯，」羅米揚契夫帶着很佩服的口氣說。

「再往後讀下去，」波加列夫說。

「六月二十五日，羅米揚契夫隊長的前隊繼續砲轟卡門內。布若得地方的橋樑。橋

被破壞，一輛摩托車連同兩個步兵連都被消滅了……」

「好的，那是天天在繼續下去的事情，」羅米揚契夫隊長說。「他寫得滿好吧，委員同志？」

「是你的仗打得好，那是毫無疑問的，」波加列夫說。

「不然，說老實話，還因為瑟約沙有文學天才哪。」羅米揚契夫說，「戰前他曾經寫了一篇小說，發表在『替代』雜誌上。」

「這裏都還不錯，」波加列夫自言自語着。「我要到巴巴簡揚那裏去一下。」

他仔細摸索着他的道路，除了手電的閃光以外什麼也看不到，當他離開他們的時，羅米揚契夫的聲音在後面喊他：「明天一定不能再下棋了。」

波加列夫停下脚步，回過頭去問：「羅米揚契夫，你把大砲索引車放在哪兒去了？」

「委員同志，所有牽引車，卡車，瓦斯，都在樹林裏面咧。那些東西可以從一條不在敵人射程以內的道路運到大砲的面前，」黑暗中傳來羅米揚契夫的聲音。

波加列夫在指揮哨的地方遇見了巴巴簡揚。這位營長報告了他的準備防守的情形。波加列夫一邊在聽，一邊在注視着他的黑而發亮的眼睛，和兩旁內陷的黑色的面頰。

「爲什麼你的臉上今天現出這樣憂鬱的顏色來？」他問。

巴巴簡揚擺了一擺他的手。

「委員同志，從開戰到現在，我就沒有得到我的老婆孩子們的消息了，我是把他們丟在離羅馬尼亞邊境六公里的科羅米亞地方的。」他默想似地笑着，又繼續說下去：「哦，你看，我記得明天就是我老婆的生日了，我一定會接到她的信的。也許不是一封信，但是至少有一些消息。我很久就在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待了一個整月，到今天我們這一團却被包圍了。我們這一團軍郵做得太壞，雖然聯繫倒還不錯。現在一切都完了，又需要很久的日子不能接到她的來信。」

「是的，你明天是接不到信的。」波加列夫熟思似地說。

「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又突然說，「最近我注意到許多有家庭的人，他們

是那樣熱烈地依戀着他們的老婆，孩子和母親，而打起仗來總是特別好的。」

「那倒也實在，」巴巴簡揚說。「在我這一營內就可以得到證明吧。譬如羅丁契夫吧，他就是這一營內最好的一人，而且還有很多人都具這樣哪。」

「我曉得在你的營裏還有另一個例子，」波加列夫坦白地說了出來。

「哦，我說，委員同志：：」巴巴簡揚一時窘住，含含糊糊地說了一句。

太陽上昇的時候，指揮官們都爬上了山頂。巴巴簡揚借過羅米揚契夫的望遠鏡來，仔細觀察這一條大路。波加列夫在吸取晨光中的歡樂的畫圖，這種歡樂是由夜晚告終後的世界，在涼爽中，在朝露中，在薄霧中，所獻給那蚱蜢的初試的鳴聲的。黑甲蟲用一種有秩序的勇敢的步伐在沙地上匆匆地爬過，螞蟻也忙碌地在做工。一羣鳥雀在樹枝上拍着翅子，想要到灰塵裏打一個滾的樣子，而灰塵又不太曾被初現的一綫斜斜的陽光所溫暖，因此牠們又叫喚着飛到溪水裏面去了。

戰爭給人們造成的印象是非常強烈的，而這不朽的自然界也在由戰爭所產生的物像

的前面凋落下去了。對於山上的人們，彷彿天空軟毛似的雲彩都是高射砲彈的痕跡，白的楊樹是重磅炸彈所掀起來的成列的高聳的烟塵，鵲鳥飛翔在天上的楔形是戰鬥機隊的戰鬥的行列，山谷中的烟霧是焚燒的村莊裏冒出來的黑烟，而路旁的樹枝却是用以偽裝那些待命出動的卡車行列的。不止一次了，波加列夫在黃昏的空襲中聽到說：『看哪，德國人射出紅色的信號來了，』於是便有一種笑聲回答：『你說的是什麼！那不是信號，是夜間的星星啦。』常常，在窒悶的夏夜裏的紅色的電光，便被當作發射出來的炮彈的閃光……而如今，當一陣穴鳥從東方飛來，迅急地從天上掠過樹頭的時候，彷彿是飛機在飛翔着呢。

『真糟糕，』納夫吐洛夫說。『一定要有一種法律，禁止穴鳥在德國人進攻以前飛翔在空中。』

然而幾秒鐘以後，恰像烏雀在樹頭上疾飛而過的一樣，飛機是真的出現了。黑色的飛機在天上低飛着，空氣中充滿了單調的嗡嗡的聲音。

而沿着紅軍所駐紮的戰壕和草棚的山坡上，便帽向天空丟了起來，手也舉了起來表示致敬的樣子，原來，們看見飛機翅膀上的紅星了。

「那是我們的飛機，我們的進攻的飛機！」巴巴簡叫着喊。

「牠們是飛來轟炸的，」羅米揚契夫說。「看哪，看哪，那架領隊的飛機傾斜了牠的翅膀在說：『我看見敵人了，我要去粉碎了他們！』」

九架飛機的出現，提起了全軍的精神，使得每一個人都改換了一種良好的心情。

這真是壯麗而堅強的戰友啊。在前綫上的人們已經不斷地試驗過了。支持步兵作戰的砲轟的聲音，朝軍隊進攻方向飛去的子彈的咆哮，是多麼清麗，多麼悅耳。這不僅是物質上的援助，也是精神上的援助，是友誼的後盾。

然而在那一天，除了早晨飛來歡迎的飛機以外，這一營是沒有其他援助的。它在戰場上進行單獨的作戰。

九、在戰壕裏

德國人是拂曉來到的。坦克車駕駛員打開了坦克車的槍門，咬着蘋果，凝視着初昇的太陽。有些人穿了短褲和襯衣，寬大的袖子短得只到臂肘上。作響導的重坦克車稍為走在前面。坦克車指揮官，一個肥大的德國人，白胖的胳膊上繫着一串紅色的珊瑚，生了雀斑的圓臉向着太陽打起呵欠來。前額上疏淡的長髮豎在他的帽子下面。他坐在坦克上，像一尊好戰的，有自信的偶像，像一位不義的戰神。他的坦克車已經開出瑪克辛那。布達至少在六公里以外了，而這一系列發出連續聲音的鉄尾巴還沒有伸直了起來，到現在還是在村莊的廣場上慢慢地蠕動着。

迅速地，像一羣疾馳的梭子魚突然竄進大鯉魚叢中的一樣，摩托車駕駛員駛過坦克車的前面了。當牠們走出行列的時候，牠們也不慢慢停下來，只是在那粗糙的路上東衝

西邊，亂蹦蹦跳的，草綠色的側車搖動不休，彷彿要離開摩托車的樣子。當牠們駛過那輛領頭的坦克車時，那些瘦削的，在火熱的太陽下駕車把皮膚晒黑了的，彎下腰去的摩托車駕駛員，立刻舉起他們的手來表示歡迎，他們頭也不回，就又抓住車子的把手了。那一個大肚皮的坦克車駕駛員把他動作很遲鈍的肥胖的手伸了出來作為對他們的答謝。這一個摩托車連疾馳而過，在路上飛跑的時候揚起了一陣白色的灰塵。初昇的太陽把灰塵染成了淡紅的顏色，顯微微地懸掛在道路的上空，這時候那一輛巨聲地咆哮着的領頭的坦克車便駛入灰塵中了。接着便有一種模糊地嗡嗡的聲音，「米——一〇九」式的飛機飛在頭上了，米式的纖細的蜻蜓似的軀幹，一會兒盪在右邊，一會兒又盪在左邊，有時衝上天去，有時又迅急地馳下。牠們久久飛在坦克車行列的前面，然後又飛轉回去，立刻來了一個險峻的傾斜。牠們的聲音是那樣地深徹而尖銳，甚至那低沉的，有力的坦克車的隆隆的聲音也不能將牠們淹沒。在每一叢樹林上，在每一個山谷上，「米式」機低飛着，掠轉過未收的麥田。跟在坦克車後面發出咋咋的聲音的，是連同摩托化步兵的

七噸重的卡車。士兵成列坐在板子上，都把使帽歪戴在一邊。扛着黑色的自動槍。卡車穿過濃厚的灰塵裏面，甚至夏天太陽的強烈的光芒也不能透過牠們。一團寬廣的，迤長的塵土散佈在田野間，草地裏，而樹木則淹沒在稠密的濁霧裏面。大地彷彿已經在悶人的乾燥的烟霧裏面燃燒了起來。

X

X

X

在田野裏，離開泥土的路約莫有十米達左右之遠，一些陷坑已經在路旁的灌木叢中挖掘了起來。在這些地下的陷坑裏，站立了許多穿卡其布內衣頭戴綴着紅星的伊帽的人們，他們的半截身子是露在外邊的。脆弱的玻璃瓶子排在陷坑的底層，來福鎗斜靠在拐角上。在這些人的褲子口袋內，放着明亮的烟囊和在睡眠時壓碎了的火柴盒，乾鬆的餅乾和糖塊；在他們的內衣口袋裏，放着他們的妻子從鄉村裏秘密寄來的信件，斷碎的鉛筆，包在報紙裏面的手榴彈的引火線。帆布的行軍糧袋懸掛在這些站立着的人們的身邊，而這些袋子裏裝的盡是手榴彈。假若你留意這些陷坑是怎樣挖掘的，你就可以看見從

同一個地方來的兩個朋友如何地彼此抱緊在一起，而另外從同一個鄉村裏面來的五個人，爲要儘可能使他們貼緊在一起，所掘的陷坑一個相連着一個。雖然軍曹曾經說：『不要太貼緊了，那是不好的，』可是在這危險的關頭，依舊很開心地看見一個在近旁的朋友滿臉大汗，向他喊：『喂，給我抽一口烟，不要把膀下來的丟去了，』同時感覺到土製的捲烟的溫潤之氣粘膩在唇邊，而一縷縷的輕煙却彎曲着向上昇了開去。

他們站在那裏，半截腰身埋在坑中，在一面裸露的田野和一條荒涼的道路的前面。二十分鐘快要過去了，二千蒲德（俄國重量名——譯者）的裝置大砲的坦克車快要在一陣盤旋着的灰塵中轟轟然而至了。『他們來了！』軍曹叫喊。『他們走來了，朋友們，注意看着！』

在他們後面的山坡上，是藏在溝窪裏面的機關槍手，在機關槍手的後面更遠更高的地方，是躲在戰壕裏面的來福槍隊，再後而是指揮處和裹傷所……在他們更遠更遠的後面，是司令部，飛機場，後備軍，大路，外哨，森林，城市，和爲黑夜所掩埋的車站，

莫斯科廠在那裏；再往後面更遙遠的地方，是伏爾加河，後方爲夜間明亮的電燈所照耀的工廠，沒有貼了交錯的紙條的玻璃窗，卡瑪河上的光潔的白色的汽船。整個壯麗的河山都在他們的後面啊。他們站在坑裏，在他們前面的一個人也沒有了。他們站在那裏，抽着用報紙捲成的烟葉，他們的手掌心按着他們的內衣口袋裏摺縐而又破碎的信件。雲層在他們的頭上，一隻烏雀兒飛過去了，而他們仍然站立着，半截身子埋在地下，縱覽他們的過遭。便是這些人們，將要把進攻的坦克車打退回去的。他們再不用眼睛去看朋友們，只是注意着，等待着敵人的來到。當勝利與和平這一天來到的時候，讓那些今天站在他們後面的人們，記憶着這些坦克車的毀滅者吧，記憶着這些穿了卡其布的內衣，帶着裝滿燃燒性液體的脆薄的玻璃瓶子，身旁放着裝了手榴彈的帆布糧袋的人們吧……

在他們的左邊，一個寬廣的，掩蔽着濃密的樹木的壕溝，從湖沼延伸到道路上；在路的右邊是一座森林。

羅丁契夫，伊格納迪夫和莫斯科少共黨員西多夫，都站在那裏，腰身深深地埋在地

下，兩眼注視在路邊。他們的坑是非常接近的。在路的那一邊他們的右方，是沙費列夫，曹長莫利夫，以及初級政治員葉利蒂克——毀滅坦克車的義勇隊的頭領。在他們後面的是兩個機關鎗隊——格拉哥葉夫的一隊和卡達興的一隊。倘若你嚴密地注意着，你可以發見機關鎗從路旁暗黑的地上和樹木窟中顯露出來。在他們後邊的右方，砲隊的觀測員躲在戰壕裏面，用作偽裝的橡樹枝已經開始在枯萎了。

「喂，坦克車的毀滅者，我們去釣魚吧；早上魚是容易上釣的，」一個砲隊觀測員在喊。

然而那些坦克車的毀滅者並不同轉頭來看他一下。他太開心了——在他的前面是一個阻攔坦克車的深溝，在左方，在他和道路的中間，是那些穿着破舊的內衣的坦克車毀滅者的寬大的脊背。觀測員注視着這些脊背和他們的被太陽晒焦了的頸後，又開起玩笑來：

「我們抽烟吧，你們覺得怎樣？」西多夫問。

「可以，」伊格納迪夫說。

「請抽我的烟試試，這烟是很能夠使人興奮的，」羅丁契夫這樣建議，隨即丟給伊格納迪夫一個扁平的科隆香水瓶，裏面裝了一半粗劣的下等烟草。

「你怎麼樣？」伊格納迪夫問他。

「我抽烟太多，感覺到喉都苦像鞋皮了。我現在倒想嚼一點乾麵包，把你的麵包丟給我一點，你的白淨些。」

伊格納迪夫丟給他一塊乾麵包。羅丁契夫很仔細地吹去了貼在乾麵包上面的細砂和烟草，開始咬了一口。

「但願他們來快一點就好了，」西多夫說，噴出了一口烟。「沒有比等待再壞的事了。」

「你煩厭了嗎？」伊格納迪夫問。「我把我的六絃琴忘記帶來了。」

「不要說這樣滑稽的胡話，」羅丁契夫忿忿地說。

「朋友們，目前的情景還是很可怕啊，」西多夫說。「路是這樣白淨而死寂的，一點騷動也沒有。假若我能活到一百歲，也不會忘記了這樣的情景。」

伊格納迪夫一句話也不說，兩眼照直望在前面，用手掌心按住坑的一個拐角，輕輕地探起身子來。

『去年這時我回到休養所一次，』西多夫很很地唾了一下痰。同志們的沈默苦惱了他。他與首羅丁契夫像伊格納迪夫一樣在呆呆地張望着，頭頸微微地向前伸出。

『曹長，德國人來了！』羅丁契夫叫喊。

『他們來了！』西多夫說，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他們把灰塵都揚起來了，』羅丁契夫咒罵了一句，『似乎有一千條牛的樣子。』
『我們用瓶子去打倒他們啊，』西多夫喊，隨即大笑着，咳嗽着，咒罵着。他的腦筋已經緊張到快要爆裂的程度，他的心瘋狂地跳了起來，手掌心也被暖汗弄得潮濕了。他把手心的汗擦在砂坑一角的碎砂上。

伊格納迪夫沈默着，他的眼睛釘在路上揚起來的灰塵上。

X

X

X

電話鈴響了起來。羅米揚契夫接過電話，聽到觀察人員在說——前進的德國摩托車支隊已經開進埋伏地雷的地帶。有些摩托車已經被炸燬在路的兩旁，然而其他的車子已經走到前面，又沿着這一條路向前開來。

「他們就在那裏，」巴巴簡揚喊着。「現在是我們要歡迎他的時候了。」他拿起電話來叫機關鎗連連長柯斯亞克中尉，在電話中發給他命令，要他讓敵人的摩托車開進附近的周圍，然後用機關鎗把他們射倒。

「好多米達遠？」柯斯亞克問。

「你問多遠幹嗎？」巴巴簡揚反問他。「在路的右方那一棵死樹的前面。」

「到那棵死樹的前面了，」柯斯亞克重複了一句。

三分鐘以後，機關鎗開始放射了起來。第一發沒有射到目標。一陣烟塵從路上升起，像是長羣的麻雀匆遽地在灰塵裏面打滾的一樣。德國人一面放鎗一面沿着大路飛奔而來。他們不能夠望見他們的目標，可是他們的不準確的火力是充分地集中了，而整個空

氣都在轟轟地響着，充滿了不可見的，和死亡博鬥的波濤。烟塵的漩渦被吞沒在一片雲彩裏面，爬上了山頭。坐在濛濛和土窪裏面的紅軍人員蹲伏了下來，帶了恐懼的神情仰望著在他們頭上的鳴聲震耳的藍色的天空。

就在這時候，機關鎗朝着飛奔的一列摩托車準確射出了一發子彈。一秒鐘以前，彷彿沒有力量可以制止這種發出子彈的響聲的，飛也似的摩托車隊。可是目前這一隊卻在紅軍的眼前翻轉在塵土中了。那些摩托車立時停住，跌倒下去，車輪還在繼續打旋轉，把灰塵都揚了起來。那些沒有受傷的摩托車駕駛兵都跑到田野裏面去了。

『喂，怎麼樣？』巴巴簡揚問羅米揚契夫。『怎麼樣，砲兵同志？我們的機關鎗手還不算壞吧？』

一個腿上受傷倒地的年青的德國兵，從他的翻倒的車子下爬了起來，舉起了他的雙手。於是射擊停止了。他在那裏站了一會兒，制服扯破了，一種痛苦和恐怖的表情流露在他的污穢的，佈滿血痕的臉上，向上伸着，伸着他的兩手，彷彿在向很高的樹枝上探

取竊來的樣子。然後開始喊叫了一聲，緩緩地跛着腿向前移動，揮動兩隻舉起的臂膀，向我們的戰壕這一個方向走來。當他前進的時候仍然繼續在喊，漸漸一陣高聲的哄笑從這一個戰壕裏傳到那一個戰壕裏，從一個溝窪裏傳到那一個溝窪裏。這一個臂膀上伸的德國人的影子，從指揮處的地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那些指揮官們却不明白爲什麼從那些人的中間發出這樣的笑聲。這時電鈴響了，從前面的瞭望哨上纔明白這種突然高興的理由。

「營長同志，」柯斯亞克的喊叫傳到了對方，又被笑聲掩蓋了，「一個德國人蹣跚地走來，大聲喊叫着，簡直把死者都可以喚醒來了：『俄國人，投降！』同時兩手向上高舉……他非常恐懼，完全說不清那一個俄國字。」

波加列夫也和別人一道兒在笑，心裏卻想：「不錯，坦克車到來的時候他們還這樣的在笑，這真是一件光榮的事。」轉過來又問羅米揚契夫：

「都準備好了嗎，隊長同志？」

『準備好了，委員同志。我們早就估計到了，現在就要向坦克車經過的整個區域集中放射我們的砲火。』

『飛機！』幾個聲音同時喊叫了起來。

這時兩個電話都在響了。

『他們來了。爲首的一輛坦克車離我們只有兩千米遠距離了，』羅米揚契夫吞吞吐吐地說。他的兩眼開始莊重而又嚴肅了起來，但是他的嘴唇仍然在微笑着。

飛機和坦克車差不多是同時出現的。六架『米——一〇九』式的飛機低飛在地平的上空。在這六架飛機的上面有兩隊轟炸機，更高，在將近五千呎高的上空，又有一隊『米式』機。

『這是轟炸機的第一等的隊形，』納夫吐洛夫說。『當牠們衝下又上去的時候，下面的飛機遮蔽着上面的飛機，當牠們俯衝下來的時候，最上面的飛機又在掩護着牠們。馬上牠們就要來對付我們了。』

』我們必需要把這些掩蔽物除去，』羅米揚契夫說。『沒有辦法，但我們一定要儘
開牠們才行。』於是他就命令砲隊指揮官開砲。

波加列夫取過電話來。『開砲！』只聽到這一個聲音，幾秒鐘以後，其他一切的聲
音都被這震耳欲聾的砲聲淹沒了。不久以後，飛去的砲彈又在氣流中留下一種尖銳的颼
颼的響聲。這種聲音彷彿是從整個高白楊樹，柳樹，幼小的樺樹的叢林中的千萬嫩葉所
發出來的蕭蕭颯颯的聲音，在大風中低下頭來，搖曳着。這種強烈的，回盪着的風層，
似乎要扯去了那纖弱的細枝，似乎那被飛舞着的鋼鐵所激起的風，在迅急地衝過去的時
候，把人，甚至把地都要捲走了的樣子，爆炸的聲音從遠方傳來。一聲，兩聲，幾聲在
一起，然後又接着爆炸了起來。

波加列夫聽到遠遠地有喊口令的聲音。在這只是喊出數目字來的含含糊糊的聲音的
裏面，表現出一切的情緒和戰鬥的熱狂。這些數目字狂喜着，憤怒着，蘇醒着，冷熱交
作地激動着。突然那種用數目字呼喚砲手們的聲音，又被另外的聲音代替了：『洛森柯

，你在壕裏面帶有一包煙草嗎？」「假若我有便怎樣，你不會拿過我的煙草嗎？」於是又有指揮官喊口令的聲音，接着便有第二聲重複了一遍。

而自始至終，轟炸機都在他們的頭上盤旋着去尋找牠們的目標。納夫吐洛夫衝到砲位所在的地方。

「在任何情形之下你是都不能夠停止開砲的呀！」他向砲兵第一隊隊長叫喊。

十，犧牲一切，堅持到底！

兩架「容克式」飛機飛翔在砲位的上空。四筒的高射機關鎗一發接連一發地向他們射擊着。

「有一架俯衝下來了，」納夫吐洛夫說，「相當危險哪！」

「開砲！」中尉喊。

三尊砲的砲隊開了一發砲。這一發砲彈的聲音沒入了炸彈爆炸的聲音中。土壤和泥

沙都震落到砲手的身上了。

他們抹去流汗的骯髒的面孔，又把砲彈裝進砲筒裏而去。

「莫若索夫，對準了嗎？」中尉喊。

「完全對準了，中尉同志，」砲手回答。「我們要用全力開砲呀！」

「開砲！」中尉又發出了命令。

其他的飛機盤旋在前面砲位的上空。從那裏傳來機關鎗的聲音和炸彈的不斷爆炸的聲音。

砲手們帶着剛強的憤激和深厚的熱誠在工作。在他們的聯合行動中，在他們的爲友愛所團結起來的堅強的目標和企圖中，表現出聯合勞動的勝利的力量。在這裏不復是個單獨在工作了——一個憔悴的喬治亞人；一個寬肩膀矮胖的韃靼人；一個猶太人；一個黑眼珠的烏克蘭人，著名的第一等砲手莫若索夫。這裏有一個人在工作着。那些「容克式」飛機俯衝後飛了上去，很陡地傾斜着，又飛近砲隊的時候，他向它們丟了一眼，

擦去了汗，短促地笑了一下，吶喊的聲音和大砲的吼聲混合成一片，然後又從事於他那精鍊而雜亂的工作了——那樣靈活的手指，那樣迅速，那由勞動所產生的高貴的汗液，把他臉上所有恐懼的痕跡都洗淨了。他，這一個人，也在砲兵第一隊的第三和第三尊砲上工作，同時又在砲兵第二隊的砲上工作。他既不停止，也不睡眠，炸彈突然落下的時候他也不去我防空洞躲避。在炸彈的鐵片橫飛下，他從不停止他的工作。當躺在那裏作預備隊的第三連的兵士在喊：『炸彈落在他身上了，他被埋在火燄裏面了！』的時候，他依然不停下來仰頭或是向週圍看一看。他不浪費時間，他在工作着。對於這些人們只有一個字是存在的：『開砲！』而這一個字，再加上他們的勞動，便引出砲火來。

砲手莫若索夫，一個頭髮豎立，滿臉雀斑的人，喊着：『我們要加勁呀！』而那測對目標的人們，一面注意砲彈發射出去的效力，同時不斷把數目字一、二、三地傾入砲火的裏面。

砲彈開始爆炸在坦克車行列的中間，完全出於德國人的意料之外。第一彈落在一輛

重坦克車的砲塔上，把牠炸掉了。從瞭望塔上，觀測員在望遠鏡內可以看見坦克車駕駛員們怎樣倉皇地把他們的頭從艙口縮了回去，躲在車的下邊。

「恰像伶鼬爬進洞去的一樣，中尉同志，」一個在瞭望塔的砲隊裏的斥候人員說。

「是的，他們真像那樣，」中尉說，轉過來吩咐接電話的人：

「奧古來欽柯，要第四號。」

只有在那爲首的坦克車上的一個胖駕駛員不躲在下邊。他揮動那掛了一串紅珊瑚的胳膊，似乎在替他後面的那些坦克車打氣的一樣。然後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蘋果來咬着。這一系列坦克車的隊形毫不紊亂地向前在移動。只有在殘缺的坦克車擋住路的地方，駕駛員們纔打燃燒的壞車旁邊繞過去。有些坦克車不再走大路繼續打田野裏開向前來了。

離開要塞地帶約有兩公里的地方，坦克車的行列改變了，展開成爲一種裸露的狀態。牠們右邊被森林所包圍，左邊有河在阻隔，於是變成幾輛坦克車厚的一個相當堅固的立體向前行進了。差不多有二十輛坦克車都在路上着了火。

一片堅強的俄國的砲火向田野方扇面形地展開了。坦克車也開砲回擊；牠們的第一發的砲彈越過了破壞坦克車的人們，在山坡上步兵綫的中間爆炸了開來。於是德國人把砲火的方位舉高了些，顯然是想把俄國的砲火壓迫得沉寂了下去。大部分的坦克車都停下了。一架偵察目標的德國飛機出現在空中，他和坦克車建立了無線電的聯繫。蘇聯指揮部的無線電通訊員愁苦地說道：

「同志們，可能像鉄錘般的東西來把我炸倒啊。那一個德國人正在不斷地說出來：『好，好，好』呢。」

「好的，」波加列夫說。「好，怕不會那樣好吧！」

「坦克車現在要準備發動進攻了，委員同志，」巴巴簡揚低聲向波加列夫說。「我已經知道他們的戰術——這是第三次我看見他們了。」

他用電話下令叫白砲預備開放，補充說：

「這是在我老婆的生日軍郵送來的信件啊。」

「假若要被坦克車突破，最好把砲隊撤退，」一位砲兵中尉說。

但是羅米揚契夫忿忿地說：

「假若我們開始撤退大砲，那麼德軍必然衝了進來，把你們全部都要消滅了。委員同志，請你讓我開兩個砲隊到前面去，打正面瞄準了敵人去開砲。」

「馬上這樣做去，不要錯過一秒鐘，」波加列夫很激動地催促他。他覺察到最後決定的關頭已經來了。

德國人顯然把砲火的停止當作砲兵已經撤退，便加緊開砲起來。幾分鐘以後，坦克車沿着全綫進攻了，牠們以高速度前進，大砲和機關鎗儘量發射了起來。

幾個紅軍士兵，正在蹲伏着的時候，忽然從上面的濠溝裏衝了出來。其中的一人被流彈射倒，其他的人們把腰彎得更低些，跑過了指揮部。

巴巴簡揚出來迎他們。

「你們想往那裏去？」他一面喊一面揮動他的手槍。

「坦克車來了，隊長同志！」一位紅軍士兵喘息地說。

「與你們有什麼相干？你們肚皮痛嗎？爲什麼把腰彎得那樣？」巴巴簡揚暴燥了起來。「把頭抬起來！坦克車來了，你們要去迎擊，不要蹲得像兔子一樣啊！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前進！」

這時山砲開火了。只有在這時砲手纔發見了敵人。沉重的砲彈四散飛進，對準的直射使鋼甲都彎曲了下來；火焰從升降口中射出，在坦克車上面成列地升起。除了直接射中以外，大砲彈的沉重的碎片刺入鋼甲的裏面，把環狀牽引車也弄得不能行動。當坦克車在原地打着旋轉的時候，坦克車的馬達便咆哮了起來。

「我們的砲兵並不壞呀，」羅米揚契夫向營長的耳邊叫喊，「並不壞，是不是，巴巴簡揚同志？」

坦克車的進攻在整個田野間停止了下來。但是在泥土路所通過的那一個地帶，德國人已能夠向前移動。爲首的那一輛重坦克車，在一陣隆隆的砲聲和札札的機關鎗聲中，

衝入了破壞坦克車的人們那一支隊所防守的地帶。在他的後面，有四輛坦克車以全力向前邁進。

砲火已經稀微——兩尊砲已經殘缺不能使用。第三尊砲被一次瞄準的射中完全毀壞了。勤務兵們把受重傷的砲手抬走。死亡者的屍體仍然躺在砲位的地方——他們已經戰鬥到最後的呼吸。

「喂，朋友們，現在是時候了……犧牲一切，要堅持到底！」羅丁契夫叫喊。

他們三個人拿起了可以燃燒的液體的瓶子來。

西多夫首先從坑裏跳出。為首的那一輛坦克車照直向他開來。一發機關鎗彈射中了西多夫的頭部和胸部，他便跌到坑底去。

伊格納迪夫看見他的同志已經死去了。又一發機關鎗彈從他的頭上掠過，埋入了地下。這一輛坦克車已經十分迫近了他，甚至使他要倒退一步。就在這一俄頃間，他的腦

中忽然浮出一種鮮明的記憶；在他童年時代，他站在車站上，他的父親用馬車護送客人到車站上來，而在不遠的地方，一列特別快車的車頭從燃燒的煤油中發出熱氣，轟轟然駛了過去。他伸直了腰，把瓶子摔了過去。同時在絕望地想着：

『用容納一夸爾量的瓶子怎能對付像火車頭這樣大的一個東西啊！』

瓶子落在砲塔上，一種明亮的，閃爍着的火焰立刻躍動了起來，被風煽開了。這時羅丁契夫丟了一串手榴彈在第二輛坦克車的齒輪下面。伊格納迪夫又把另一個瓶子擲了過去。『這一輛小一點，』一種思想掠過他的腦中。『一品脫就可以對付得了。』

那一輛龐大的爲首的坦克車，也毀壞得不成樣子。顯然那一個駕駛員想把車子開回去，可是被砲火阻止了他。於是上層的升降口洞開，幾個拿了自動槍的德國人倉皇地走了出來，從火焰中藏躲他們的臉部，一下跳到地上。

好像有一種直覺告訴了伊格納迪夫：『殺死西多夫的就是那一個人！』

『站住！』他喊叫了一聲，提起來福槍從坑裏面跳出來。

那一個碩大的，寬肩膀大肚皮的，臂肘上挽了一串紅珊瑚的德國人，便是在戰場上贖下來的僅有的一個人。其他的駕駛員們都彎腰逃跑了。那一個德國人龐然而又直挺地單獨站那在裏。當他看見伊格納迪夫拿起來福鎗向他這裏跑來的時候，他就首先開了鎗。這一發鎗並沒有射中伊格納迪夫，只是最後幾顆子彈射中了他的來福鎗，把他的鎗托炸壞了。伊格納迪夫停頓了一秒鐘後，就把身子撲到那個德國人身上去，那個德國人還想裝上子彈，可是他已來不及這樣做了。他一點也不懼怕，一切表示出地並不是一個懦弱的漢子。他走了一個又輕又重的脚步，突然跳到伊格納迪夫的身上。

伊格納迪夫眼都紅了。這伊是殺了西多夫的那一個人。是他，在一夜之間放火燒去了一座廣大而可愛的城市，是他殺害了那一位美麗的烏克蘭的女郎，是他踐踏了那些田野，掠奪了那些清淨的村莊，把恥辱和死亡帶給了那裏的人民。

「喂，伊克納迪夫！」這是曹長從遠處呼喚他的聲音。

那一個德國人相信他自己的氣力和勇敢，他曾經受過許多年的軍事訓練。他懂得殘

忍而又敏捷的摔角的把戲。

「來，來，俄國人，」他說。

他感覺到他自己的態度的莊嚴。一個人站在着火的坦克車的中間，在爆炸彈的吼聲中，在征服的土地上，便是他，曾經踏遍了比利時和法蘭西，昂然走過了比勒格爾德和雅典，在他的胸膛上希特勒曾經親手插上過鐵十字勳章的。

古代決鬥的方式彷彿又回復了，似乎有幾十隻眼睛都釘在這兩個在彈痕纍纍的土地上相搏在一起的人們的身上。伊格納迪夫，這一個從村拉城來的人，舉起了他的手來。這一個俄國兵士的一掌多麼可怕而又乾脆啊——他不毆打敵人的胸部，只是受他內心的命令去行動。他所想要的便是用拳頭痛快地毆打敵人的面孔。

一顆來福槍彈很乾脆很簡捷地爆裂出來了。射擊的人是羅丁契夫。

德國人的進攻已被擊退。德國的坦克和機械化步兵發動了四次的進攻。巴巴簡揚率領了他的一營，裝備了手榴彈和可以燃燒的液體的瓶子去抵抗德國人，也已經有四次了。

砲兵軍官帶着粗厲的聲音喊他們的號令，可是砲聲漸漸地稀微了下去。弟兄們都死在戰場上了。

『再不能和你下棋了，瓦西亞，』政治委員納夫吐洛夫說。一顆口徑很大的子彈射入了他的胸膛，血從他的嘴裏隨着每一口呼吸流了出來。羅米揚契夫吻着他哭泣起來。

『開砲！』砲兵隊長叫喊。納夫吐洛夫的最後的低語淹沒在砲聲的裏面。

在德國的坦克車第四次進攻的時候，巴巴簡揚的肚皮上受了重傷。人們把他放在地上一條摺疊起來的被單上，想把他從戰場上抬走。

『我仍然可以發號令嘍，』他說。

直到敵人被擊退的時候，人們還可以聽得見他的聲音。而他終於死在波加列夫的臂膀上了。

『不要忘記了我。委員，』他說。『在這些日子裏，我已經有了你這株一位好朋友了。』

波加列夫望着將死的營長的那一張憔悴的面孔，體驗出來，對於他，沒有比在生死存亡的戰鬥中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人們還更親愛了。

弟兄們多已死去。士兵萊波肯戰到最後一個彈藥筒，政治員葉理克在打倒幾十個敵人以後，用他的一隻很快地冷去的手把自己炸死了，紅軍士兵格魯希柯夫被德國人所包圍，一直戰到最後的呼吸，機關鎗手格拉哥里耶夫和卜達與因流血過多而昏去，依然戰到他們的衰弱的手指還能夠勾動鎗機的時候，依然戰到他們的昏迷的眼睛還能夠從戰場的悶熱的烟霧中看到目標所在的時候。

他們沉睡着，被擁抱在永恆的安眠中，像他們的父親和祖父，像這廣大的土地の木匠們，鐵路工人們，鑛工們，紡織工人們，農民們，像那些把自己全部生命在勞苦中耗去的人們一樣地睡去了。他們已經把更多的熱誠的勞動獻給了他們的祖國，有時差不多超出他們的力量之外。戰爭的時間到了，於是他們獻出了他們的血和他們的生命。讓這塊土地爲了勞動，理性，榮譽和自由而傳諸久遠吧。讓世界上沒有比「人民」這個字更

莊嚴更神聖的吧。

到晚來，在那些死去的人們已經埋葬以後，波加列夫走進了防空壕內。

「委員同志，」勤務兵說，「送信的人來了。」

「送什麼信的人？」波加列夫驚訝地問。「他是從哪裏來的？」

一個矮小的紅軍士兵背着一枝鎗和一個行軍糧袋走進防空壕裏來。

「你是從哪裏來的，同志？」

「從師部來的。我把郵件帶來了。」

「在白天你怎麼能夠通過的？路已經被切斷了。」

「我是想出辦法來通過的，委員同志。我匍伏在地上爬行了四公里，夜晚渡河，射

倒一個德國哨兵，你看，我把他的領章拿來了。」

「太冒險了，」波加列夫說。

「我怕什麼？」他笑了一笑。「我並不值什麼——我的生命像吉卜賽人的二絃琴那

樣便宜，所以我毫不懼怕。我已經得到很高的代價了，還有什麼懼怕的地方呢？」

「你真個不怕嗎？」波加列夫嚴肅地問他。「你真個不怕嗎？」

他微笑一下又沉默了下去。

第一封信是寄給巴巴簡揚的。波加列夫把來信的地址撇了一眼，這封信是從亞美尼亞，巴巴簡揚的老婆那裏寄來的。

連長奧夫欽尼柯夫，蘇里金和政治員瑪霍特金立刻把信件分開了來，低聲說：

「這一個人還在，這一個人死了……死了……死了……這一個人還在……這一個人死了……」於是把死人的信件放在另一堆上。

波加列夫拿了巴巴簡揚的信走到他的墳墓的前面。他把信放在墳上，用土塊蓋着，又用一個砲彈的碎片壓在上面。

他在這一位營長的墳前站立了很久很久的時候。

「麗莎，我什麼時候纔能接到你的來信呢？」他高聲地喊了出來。

在早晨三點鐘的時候，無線電通訊員收到一通簡短的電報。軍長對於弟兄們和指揮官們的勇敢表示感謝。他們給予德國坦克車以重大的損失，英勇地完成了他們的使命，支持了一個強大擊伍的行動。贖下來的人都奉命撤退。

波加列夫知道是沒有地方可以撤退的。據偵探報告，德國人夜間沿着村莊的道路前進，已經把那條泥土路切斷了。

指揮官們帶來許多可怕的問題。「我們被包圍了，」他們說。

巴巴備揚死後，他已不得不作單獨的決定。在前綫非常流行的這一句話：「我估量情勢後便作決定」——甚至像夜間在何處歇下或在何處吃飯的這一類簡單的事體——目前當波加列夫與那些聚集在防空壕裏的指揮官和政治員們談話的時候，已被他第一次莊嚴地使用了。

「現在我能夠看見麗莎一面就好了！」當他一面在說一面在想着的時候，他不由得驚訝了起來。

「指揮官同志們，我現在做這樣的決定，」波加列夫說。「我們撤退到樹林裏面去，在那裏我們休息後改編起來，然後衝到河邊，設法渡過河到東岸去。我派羅米揚契夫做我的助手。我們在一個鐘頭以內就得要動身。」

他向週圍望了一望，看見那些指揮官們的衰憊的臉孔，和羅米揚契夫的變得蒼老了的陰森的臉孔，又換了另外一種聲音說道：

「我的朋友們，記憶着那些能夠戰鬥到在撤退中而不被征服的人們。我們來向那些在戰爭中倒下去的忠實的朋友們致敬吧——那些紅軍弟兄們，政治員們，指揮官們。」

十一、將領們

前敵指揮部設在一座森林的裏面。各種指揮部的人員，政治部以及前敵供應部，都駐在用綠色樹枝偽裝的茅屋和防空壕裏。寫字檯放在濃密的榛樹下面，勤務兵們沿着恰好可以看得見的一條橡實鋪地的小路在走路，同時把墨水池裏裝滿了墨水。在清晨，從

露水潤濕了的樹葉的下面傳出來打字機達——達——達的聲音，把鳥雀叫喚的聲音都掩蓋了。從枝蔓的矮樹林中，可以望見女人們的金黃色的頭髮，而女人們的笑聲又融合在職員們的淒清的聲音裏。在一所射出黯淡的光來的高高的茅屋內，放了許多很大的寫字檯，上面鋪了一些地圖。哨兵們在這所茅屋的週圍走來走去。在進口的地方，哨兵把出入證掛在一根釘上，這釘子是釘在一顆空心的老樹上面的。在晚上，這一顆枯樹的殘枝放出淡藍色的光來。指揮部的生活經常是沒有改變的，無論是住在一座波蘭大廈式的古代的廳堂裏，或是在一個大村莊的茅屋裏，或是在森林裏面。而森林也有牠自己的生活——松鼠貯藏他們冬季的食品，惡作劇地把橡實丟在打字員的頭上；啄木鳥在啃木頭，把樹上的蟲子啄吃了；鴛鳥飛翔在橡樹，楊柳和菩提樹的頭上；剛剛生出羽毛來的小鳥，振着翅膀在試探飛翔的力量，幾百萬螞蟻，甲蟲等慌忙地在地上爬行着，工作着。

「米式」機隨時出現在晴朗的天空，在森林上面盤旋着尋找部隊和指揮部。

「飛——飛——機！」這時候哨兵就要喊起來了。打字員也要把紙張收藏起來，用黑色

的頭巾蓋在他們的頭上，而指揮官們則去掉他們的便帽，使帽沿上的光彩不致露出。理髮匠匆匆地捲起了他的手巾，從雇主的不會修好的面頰上把肥皂泡沫擦乾了，女傭人把綠色樹枝掩蓋在準備用午膳的碟子上。沉默着，打破沉默的只是飛機馬達的單調的聲音和那紅臉龐的砲兵將官呼喚屬員的親切而又愉快的聲音，他的屬員們在榛樹的後面，砲兵軍官們都在那里啦。

恰如在那射出黯淡的光來的殿堂的弧形大廈裏面一樣，在那被繁茂的樹葉所掩蓋的小茅屋裏，召集了一次軍事會議，為指揮官們預備了一盤綠蘋果，為會議人員預備了一盒捲烟。

那一天從早晨開始，指揮部就在一種驚恐的狀態中。德國的坦克車行列已經到達了河邊，從河這一邊就可以看見摩托車駕駛員們了。他們分明已經坐在大的平底的船上渡過河來到達總指揮部位置所在的森林的邊緣上。政治委員將這種情況報告給葉理明，那些指揮官們老是很銳敏很仔細地望着總指揮的臉，可是這種消息好像對於他並沒有發生

任何的印象。他點點頭，表示他已經聽到了政治委員所報告他的一切，並且告訴他的副官：

「拉薩里夫，你能把那個樹枝扯倒嗎？看哪，上面有幾十個栗子哩。」

站在葉理明左右的人注意聽着葉理明不停地從樹枝上把栗子摘下來。他的眼力真好，沒有一個栗子被遺忘了，甚至那些狡猾地藏匿在戰抖着的樹葉中間的綠莢裏面的栗子。這一次沉靜的課程延長了相當長的時間。

於是葉理明很快地跑到各部首腦那裏，他們正在等待他呢。他向他們說：

「我知道，我知道你們爲什麼來的。總指揮部在這裏。我們不再遷移到別的地方去了。今後的事只是我將在什麼時候再召喚你們。」

這些舉止不安的各部首腦們散去了。幾分鐘以後，副官報告軍團長撒瑪林在打電話給他。

葉理明走到茅屋裏面。

他傾聽撒瑪林所說的話，不斷重複着：『是，是。』同時就在這重複着『是，是，』的聲音中，他說道：

『聽我說，撒瑪林，無論有沒有死傷，你都要執行我的命令，甚至還贖下你一個人，你也是要去執行的。清楚了嗎？』

於是他又說道：『你清楚了，我很喜歡，』說罷把聽話器掛上。

車里尼欽柯已經聽到了他們的談話，說道：

『撒瑪林分明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了。他是從來沒有說過那樣話的。』

『不錯，撒瑪林真是一個鐵漢子。』

『他真是一個鐵漢子呀，可是明天我也照樣到那個鐵漢子那裏去了。』

『多麼晴朗的一天，多麼晴朗的一天啊，』他自言自語說。『你歡喜栗子嗎？是我自己摘下來的。』

『我看見的，』車里尼欽柯笑着說，隨手拿過一把栗子來。

在這一天的中，偵察機證實了一位從敵人的包圍中逃出來的受傷的中尉軍官所帶來的情報。德國的坦克車隊已由各路開到，開始集中在戈里洛維茨區域。中尉在地圖上指出那一塊長出很稀少的樺樹的低地，德軍就集中在那裏。空中攝影證實了這一個情報。渡河過來的放牛的人告訴斥候人員，在下午，當女人們去擠牛奶的時候，有兩隊以上的摩托化步兵已經開到德軍集中的區域，這裏離河有二十二公里。德國人知道我們的空軍在這一帶戰線是薄弱的，所以覺得非常容易得手。裝甲車和卡車都緊密地集合在一起，一輛接着一輛，暮色降臨的時候，有些車前的電燈已經開亮，在燈光之下，廚司把第二天的菜蔬早已洗淨了。

這位前敵總指揮把砲兵隊長召來。

「你的砲能夠射得那麼遠嗎？」他指着地圖上一個橢圓形的圈。

「我能夠射過那裏，中將同志，」他回答。

高級統帥部的重砲預備隊的大砲是聽葉理明自由支配的。這些龐大的鋼鐵的怪物，

波加列夫在他到總指揮部來的那一天已經見到。許多人都恐怕不能把這樣的大砲帶過河來，因為這需要非常堅固的橋樑纔能撐得住。波加列夫不知道在國家農場和消滅坦克車縱隊的小戰中，工兵已經得到時間建造了一座橋樑，從那一座橋樑上龐大的砲已經開過來了。

『在二十二點鐘的時候，集中所有的砲在那一個目標上，』總指揮命令砲兵隊長。

砲兵隊長，一位紅面龐的將軍，常常是微笑着的，他愛他的老婆，他的老母親，他的女兒和兒子。在生活上他愛好許多事情——打獵，一番生動的談話，喬治亞的酒，和一本好書。然而他最愛好的東西却是他的長程的大砲。他是砲的僕人和崇拜者。他覺得每一尊重砲的毀壞都是個人的損失。使他感覺難過的是，在目前行動迅速的戰爭中，沒有機會使他儘量使用長程的大砲了。當這樣多的重砲集中在總指揮部地帶的時候，這位將軍受了很大的激動，同時生出快樂的和悲涼的情緒來。現在會有一個機會使用他們嗎？而當葉理明說：『一齊開砲』的時候，也許可以算得是他一生中最勝利最快樂的俄頃了。

那一個傍晚，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森林中的空地裏開了一次會議。明朗的向晚的天空從橡樹枝中洒下光來。乾枯了的灰色的樹葉掩蓋着長了濕潤的暗綠色苔蘚的宴會中的草棚，看來彷彿是主婦一隻精細的手所撒下的。

在白俄羅斯森林地帶中最後一塊自由的土地上所舉行的這一次會議，誰能表達出它的艱鉅和單純啊！風從白俄羅斯吹來，悽切而又莊嚴地低語着。人民委員們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臉色憔悴，在太陽下晒得益形枯槁，穿了軍服，說起話來是很簡短的。晚風從暗黑的樹叢中發出響聲來，夾雜着人民的淒涼而沉靜的聲音，他們知道，除了爲奴隸而死或是爲自由而戰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暮色降臨了。砲隊開起砲來。迸發出來的火光照亮了黑暗的西方。橡樹的軀幹從黑暗中出現，彷彿整個成千樹幹的森林都向前走了一步，然後又停止在搖曳不定的慘白的光中。這些是不孤獨的砲彈的齊發和牠們的吼聲。在史前遼遠的日子裏，當今日歐亞兩洲的山脈從海洋的深處升了起來的時候，空氣也是這樣呼嘯在大地上面的。

在二十二點半鐘的時候，砲兵隊長飛到德國鐵甲縱隊所集中的那一個山谷的上空。在那裏他看見，一種高傲和快樂的源泉將要永遠留存在他的心中了。

X

X

X

軍團長撒瑪林少將，他的任務之一，便是扼守一條渡河的道路。他把他的前敵指揮部駐紮在西岸，在一片廣大的，沒有收成的田野邊沿上的一座小村裏，他宿營在一所明亮而寬大的茅屋中，在那裏他工作，用飯，接見指揮官們。他睡在一間乾草棚內，因為他受不住空氣的阻塞。

撒瑪林的副官里雅多夫，扁扁的鼻子，紅火赤臉，黑眼睛，還有那一個寂寞的廚子，這人通常在睡前要唱一首叫做『一條樸素的小藍手帕』的歌曲的，他們倆都睡在行軍牀的上面。

拂曉的時候，撒瑪林從乾草棚內走來，里雅多夫拿着一個大水壺和一條白手巾去迎他。他把冷水倒在撒瑪林的掩蓋着紅頭髮的頸脖子上，問他：

「你睡得很好嗎，少將同志？昨天通夜德國人不住地在樹林外面放射出照準彈來。」

撒瑪林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嚴肅的人物。他抱着不慌忙的獨有的信心走遍所有的戰場，在戰爭的緊急關頭出現於團部和營部。他常常佩滿勳章，胸前插了蘇聯英雄的金星，走在爆裂的炸彈和砲彈的中間。當他去巡視作戰中的一團的時候，在爆裂的砲彈和來福槍發射時的一片混亂中，在着了火的茅屋和倉庫的火燄中，在我敵坦克車的交互動作的一切活躍的紛紜中，他能夠把握局勢的要點。師長們，團長們，營長們，都熟悉了他的短促的聲音，如同他們熟習他的通常是陰鬱的，從來不知道有一次笑容的面孔一樣。當他到達團部的時候，他總是作為抵禦砲聲和大火的屏障一樣，在片刻之內凝聚了戰爭的一切緊張的情緒。他在一個指揮部裏一向沒有停留過多久，但是他的出現會使人感覺到以後一切的行動，恰如他的沉靜冷酷的凝視繼續停留在指揮官們的臉上的一樣。有時他派遣一位少校團長做為一個士兵去進攻敵人，藉以贖回他的沒有決心，恐懼冒險，恐懼負責作決定的罪過。對於在戰場上貪生怕死的人們，他毫不寬假地處以嚴厲的死

刑。

他對於敵人的憎恨是沒有止境的。走在被德國人放了火的一座村莊內正在燃燒着的一條街上的時候，他的面孔變成非常可怕的神色，使人會想到是一位復仇之神走在那裏。在紅軍中人人都知道撒瑪林。人們敘述撒瑪林如何在戰爭最猛烈的時候坐在一輛裝甲車上來，扶起一位受傷的紅軍士兵，把他自己的車子讓給他坐。他們敘述他如何有一次拾起了一位紅軍士兵在戰鬥時丟下的來福鎗。他在被集合的一連人的前面，勸懇地愛撫似地擦試這一枝鎗，然後一聲不響地把這枝鎗遞給了那位紅軍士兵，而這人簡直羞愧死了。所有被他領導去作戰的人都信仰他，同時也原諒他的嚴厲苛刻的態度。

撒瑪林整天都在前哨的地方。德國人已經向他這一軍團的全綫加緊壓迫了。戰鬥日夜都不曾停止過，紅軍士兵在酷熱而又悶人的天氣之下感到非常疲憊，謝絕了帶到戰壕來給他們的熱的食物。

撒瑪林回到指揮部來打電話給葉理明，請求他允該撤兵到河的東岸，被葉理明斷然

拒絕了。他想保持控制渡河的地方，以便把撤退的來福鎗隊的最後的物質和兵員都運過來。這一次和葉理明的談話弄壞了他的心境。他怒聲問廚子：

「你覺得我有時還需要吃飯嗎？」

「飯已經燜備好了，少將同志，」廚子回答說，他頓了頓腳跟，猛的回過身去，白帷裙飄了起來像被風吹開的一樣。茅屋女主人奧爾加，狄米垂第娜，集體農場的一位老太婆，很不快意地縐着眉頭。她氣這一個廚子，因為他曾經嘲笑過村莊裏面做的菜，並且問過她：

「告訴我，狄米垂第娜，你是怎樣去做炸肉排的，或者你是怎去做馬鈴薯麵餅的，噫！」

「滾開，」她這樣回答我「你真還夢想來教像我這樣一個老太婆煎馬鈴薯！」

這位老太婆生氣她不能夠辦到有那些蠢笨名字的菜來，同時她氣那個討厭的瘦長的廚子，在做菜方面比她要能幹得多。

『我想你又做了些烤羊肉了吧？』撒瑪林問。『我已經告訴你兩次去煎點魚了，河離這兒很近，倘若我沒有錯，時間還很充裕啦。』

狄米垂第娜忍住笑望着那一個狼狽的廚子說道：

『他只知道怎樣去開一個老太婆的玩笑，假若一位將軍想問他要什麼東西，那可還放在他的心上！』

吃飯過後，撒瑪林請狄米垂第娜和他在一起吃茶。這位老太婆慢慢地把手放在圍裙上擦乾，拂去凳子上一塊看不見的灰塵，然後坐在桌子前面。她拿起茶托子喝茶，擦了擦滿是皺紋的前額，汗把他的額頭照得明亮亮的。

『請用點糖，媽媽，』撒瑪林說。『你的孫兒怎樣？他依然是睡不成嗎？』

『他的腳仍然在生瘡。這是他的慣常的災害。他困乏了自己，也困乏了我們了。』

『廚子，拿一點菓醬來給這孩子吃。』

『是，少將同志。』

就在這時候，他接到波加列夫的一個無線電報，報告他一個德國的坦克車隊已經被消滅的消息。

里雅多夫很熟悉這位將軍的性格。他知道，這位將軍在到前綫最危險的地帶去旅行以前，他的心境常常是好的，他知道，局勢越緊張越困難，撒瑪林就越沉着。他更知道，在這位嚴肅的人物的身上，還保留一種古怪而溫柔的小缺點。每當他到一所空了的村莊的時候，在這村莊裏面的貓通常是留戀着牠們的故居而不肯離去的，他就從口袋裏掏出一塊專備的麵包來，呼喚饑餓的貓到他的面前，自己彎腰蹲下去喂牠。有一次他思索了一下向里雅多夫問道：

『你可知道爲什麼村莊裏面的貓從不去玩耍白色的紙頭？牠們是不慣於這樣做的。然而牠們卻常常跳在黑紙上，把糞當做是一個老鼠。』

現在里雅多夫也知道，撒瑪林在和那位老太婆談話同時又接到一通電報之後，脾氣又好起來了。

『少將同志，』他說，『報告，麥察洛夫少校已經應你的召喚來到了。』

『唔，很好。請他進來。』看見狄米垂弗娜起身要走，他轉過來向她說道：『請坐下，請坐下，你到哪裏去？喝茶吧。不要煩擾你自己。』

麥察洛夫是早晨走到鄉村的路上，加入了他這一師的。他這一次前進並沒有得到成功。在路上他失去了一部份的砲隊，他的砲隊正當牽引車的燃料用完的時候陷在樹林的沼澤的地帶。在某一個地方，因為沒有指示隊長正確的路綫，於是這一團的運輸部隊就迷失道路了。最後這一團在路上曾經擊退德國自動步槍部隊的一次進攻，而作為後衛的瑪耶善斯基的一連，並沒有緊跟着大隊走，卻跟着連長瑪耶善斯基畏縮不前的，而瑪耶善斯基則猶豫着不願沿大路前進，轉過來折向樹林裏面去了。

麥察洛夫起初認為這位將軍不會有什麼好話和他說的，可是他現在卻又非常驚訝而又高興了起來，因為撒瑪林向他說：

『我對你的行動是不滿意的，現在給你一個矯正你的錯誤的機會。去和波加列夫聯

絡起來，和他商妥你的作戰的計畫，使他能夠解圍出來。同時把你丟去的砲取回。去吧。」

麥察洛夫覺得放在他身上的這一種任務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他卻不怕這種困難而又危險的任務。他更怕他的可畏的長官的斥責啊。

十二、這一塊國土的主人

波加列夫和他這一營人留在森林裏已經有兩天了。這一營已經騰下了不多的人。樹枝掩蓋的大砲直指大路的方向。砲兵中尉克里諾夫金，一個高個兒的年青人，正在率領一支偵察的部隊。他有一種不必要的時時看錶的習慣。許多人都是從砲隊裏面來的，來福槍營的人有伊克納迪夫，沙費列夫和羅丁契夫。波加列夫把克里諾夫金召來說：

「你不能單只做一個偵察員呀，」他說：「你也得要做軍需的。我們麵包的供給漸

漸少下去了。」

他沉思了一下又補充一句：

「我們有藥品，可是我們拿什麼東西給受傷的人們吃呢？你知道，他們是需要特別食物的——菓子醬和紅莓汁。」

克里諾夫金想試驗他的新的偵察人員，於是派遣羅丁契夫和他的同志們去從事於第一次的偵察旅行。

「是的，」他說，「此外我們需要留意使弟兄們有麵包吃，受傷的人們有菓子醬和菓子水。廚房有馬鈴薯粉可以和菓子醬吃。」

「不過，中尉同志，」沙費列夫驚訝地叫喊了出來，「我們可以得到哪一類的菓子醬啊？正在樹林的中間，而德國的坦克車也正在路上呀！」

克里諾夫金笑了。他和委員的談話使他想起來也覺得非常好玩的樣子。

「好的，我們向周圍看看去，馬上就走，」伊格納迪夫催促着。

他們經過一些躺在樹下的弟兄們的中間。一個人胳膊用綑帶綁紮着，仰起蒼白的臉來，憤怒地說：

『安靜點，你們像狗熊一樣地在那邊來盪去的幹什麼！』

他們一會兒走到森林中的一條路上來了。他們在路旁的淺溝裏躺着足足有兩個多鐘頭。德國的摩托車打他們身邊馳過，有一個摩托車駕駛員停在離他們非常近的地方，把煙草裝進烟斗，燃着了，然後又駕車而去。六輛重坦克車過去了，然而最多的卻是裝載供應物品的卡車。德國人坐在上面，把領結打開，彷彿在晒太阳的樣子，彼此交談着，有一輛卡車上的士兵還在唱歌啦。低垂的樹枝彎下在卡車所經過的路上，差不多從每一輛車上都有人伸出手扯下幾片樹葉來。

於是這幾位偵察人員分開了走去。羅丁契夫和沙費列夫穿過樹林，到那森林內的小路和公路交叉的地方，伊克納迪夫則沿着山谷到一所為德國坦克車和步兵所駐紮的鄉村

他站在一叢挺高的苧蔴中，注視德國人的行動很久很久時候。有些人在塘裏洗澡，或是赤裸身子晒太陽。在菓園裏，軍官們正坐在樹下吃飯；他們喝着酒，把酒杯碰得叮叮當當地響，酒杯在太陽下照出明亮亮的光輝。一個人在開留聲機。另外一個人在玩一隻狗，還有一個坐在較遠地方的人正在寫東西。士兵們坐在板凳上忙着補他們的內衣，此外一些人把手巾圍在頸項上在修面。還有一些人正在撼動菓園裏的蘋果樹，同時用長棍把梨樹頂上的梨子打了下來。有幾個人躺在草地上看報哩。

這一個地方使伊克納迪夫回想起自己的故鄉來。這裏的樹林也像他常常徘徊數小時不去的樹林，這裏的河也像他在童年釣過白楊魚和細小的鯉魚的河。德國軍官坐着吃飯，開留聲機的這一個菓園，非常像瑪魯賽亞。柏索琴娜的花園，在那花園中他和瑪魯賽亞曾經度過多少寶貴的時辰啊！他回憶那些蘋果的灰白色的面孔曾經在夜晚陰黯的黑色樹葉的中間閃出光來，瑪魯賽亞在他的身邊嘆息着，輕輕地觸動着，像一隻溫柔的小鳥一樣。這些回憶使他的心情激昂了起來……一個瘦弱的小女孩，赤着腳，頭上頂着一塊

白色的手帕，出現在茅屋的階前。一個德國人向她喊着講什麼，同時用手指畫着……那一個女孩便回到屋內取出一杯水來。

痛苦，悲愴和憤怒灼傷了伊格納迪夫的心。他從來也沒有經驗過像在這澄碧無雲的一天所發生的情緒，無論是在德國人放火燃燒城市的那一個晚上，或是在那被蹂躪的鄉村，或是在激烈的戰鬥的高潮。這些在蘇維埃的鄉村裏甯靜地過日子的德國人，比起他們在戰爭時要可怕一千倍。伊格納迪夫穿過樹林，蹲下身來，低語着，偷偷地向周圍望了一望。他仍然熟悉這些枝葉茂密的樹林，這些橡樹，楊樹，樺樹，楓樹，如同他熟悉自己的家一樣。他曾經穿過這樣的樹林，唱出歌來，歌是那位古板的鮑加基哈奶奶曾經教他大聲唱出的。他曾經躺在裂碎的乾枯的樹葉上，兩眼呆呆地望着天空。他曾經注視振翅飛過的鳥兒，檢查生了苔蘚的樹幹。他知道生長漿果和菌類的一切最好的地方，知道狐狸藏躲在哪些穴裏，松鼠營巢在哪些樹洞裏，知道傍晚的時候野兔常常玩耍在那些田野的蔓草中。而現在，一個德國人在樹林的各處點燃起他的烟斗來了，伊格納迪

夫從低垂在濠溝上面的叢樹中一聲不發地小心地注視着他的每一個動作。德國通訊兵把黑色的電綫拉開，從那些美麗的樹上引了過來，而山梨樹和樺樹也像孩子似的無知，讓牠們的嫩枝把電綫支撐住了。就沿着這一根電綫，通過俄國的森林，德國人說話已經通達了。在沒有樹木的地方，德國人從樹林中把嫩樺樹搬來，把牠們的軀幹埋在土中，在上面釘了指路的路子；死去的樺樹站在那裏，幼小的黃葉像銅錢一樣，樹幹支持住這同樣罪惡的德國的電綫。

他看見這些正在休息的德國人，憤怒使他的骨髓都戰慄了起來。一會兒他幻想戰爭已經終止了。德國人正如現今在他眼前的情形一樣，洗澡，聽晚上夜鶯的歌唱，徘徊在森林的空地上，採取覆盆子，懸鈎子，菌類，在茅屋內喝茶，在蘋果樹下聽音樂，把小女孩子叫到他們的面前。就在那一俄頃間，伊格納迪夫，這位曾經身歷戰爭的一切恐怖的人，這位曾經當德國坦克車在他的頭頂發出吼聲的時候常常蹲在泥坑底下的人，伊格納迪夫，這位曾經在離綫路上使人窒息的灰塵中旅行了幾千公里的人，這位每天看見死

亡而又親身迎接死亡的人，憑着他的熱誠，憑着他的每一滴血液，知道目前的戰爭必須繼續到把德國人從蘇維埃的土地上驅逐出去爲止。大火的烟焰，炸彈爆炸的聲音，空中的戰爭——這一切比起那些在他們所佔領的烏克蘭鄉村中安靜地休息着的法西斯匪徒們，倒要使人感到愉快些。這件事實在教人胆寒了。伊格納迪夫不自主地拍着他的槍托，抓起一支手榴彈來，想使自己確信他的氣力和作戰的準備。他：這一位出身行伍的士兵，他的全身都獻給戰爭了！

這是他在那一個明朗的，充滿了陽光的一天，那一個使人迷惘的沉寂的中午，當他注視着德國人休息的時候用他的全部心靈全部腦筋所感受到的一切。

他回到集合的地方，看見他的同志們正在等待他。

「泥土路上正在做什麼事情？」他問。

「運輸車不斷在駛過，」沙費列夫迷迷糊糊地說，「運輸車一陣又一陣的駛過，車上的鷄鴨咯咯地叫着，他們還趕着牛呢。」

他看來像是很惱亂的樣子，他的臉上不再現出通常那種狡猾，不仁慈，嘲笑的表情了。顯然他在見到德國陣綫的後方以後，也立時感覺到一種殘酷的悲哀。

「怎麼說，我們回去嗎？」羅丁契夫問。

他像往常一樣的沉靜。這是當他們等待德國坦克車來到的時候他的同志們所知道他的，這也是當他在晚飯前很有條理地然而又很安閑地分配麵包的時候，他的同志們所知道他的。

「我們必定要捉過一捆『香噴』來，」沙費列夫說。

「那是可能的，」伊格納迪夫又快活起來了。「我已經想出一個辦法來了。」他將他的簡單的計畫告訴了他的同志們。

一種渴望作戰的心情佔有了伊格納迪夫。他覺得他必需日夜不停地戰鬥，決不能失去一分鐘的時間。假若他不是常常被杜拉的鎗廠匠讚美着他的技藝和他的無窮境的工作能力，假若他不是常常被人認為在鄉村中最好的裝造乾草者……

他向中尉報告他的偵察的結果。中尉教他到波加列夫那裏去，這時波加列夫正坐在一顆樹下。

「我說，伊格納迪夫同志，」波加列夫笑着說，「你的六絃琴哪兒去了？仍然是完好的嗎？」

「可不是完好的？委員同志。昨天我向弟兄們彈奏，他們總是現出很憂鬱的樣子，而且說話的聲音也軟起來了。」

他緊緊地望着這位委員的面孔，問道：

「委員同志，請你讓我做一點實在的工作，並且請你讓我做給你看看。看見德國人開足了留聲機在唱，我是容忍不下去的。」

「要做的事很多，」波加列夫說，「做起來太多了。我很擔憂麵包，喂養受傷的人，捉來一個舌頭車——每一個人要做的事都是夠多的。」

「委員同志，」伊格納迪夫說，「假若你能給我五個人，我在夜晚以前就會把所有

這些事統統辦好了。」

「你不誇口，是不是？」波加列夫問。

「讓我試驗一下，你瞧好了。」

波加列夫命令克里諾夫金挑選幾個志願的兵士。五分鐘以後，伊格納迪夫帶着他們穿過樹林向路上走去了。

他要完成的第一件事情，並不需要多少時間。他先前就注意到幾塊田野都被漿果幻成了淡紅的顏色。

「喂，姑娘們，」他向幾位弟兄說，「摺起你們的裙子來，把那些漿果摘下來呀！」每一個人都被他的笑話引得大笑起來，當他們聽到他把故事向這個人那個人說出來以後，大家都要笑死了。

「有漿果嗎？」

「給呂薩克漿果放在一邊，懸鈎子漿果放在一邊，覆盆子放在一邊，把樹葉放在特

們中間隔開了。」伊格納迪夫指揮他們。

四十分鐘以後，飯鍋和鋼盔裏面的漿果都泛濫出來了。

「好啊，真是的準得很，」伊格納迪夫很得意地向他們說。「我們把呂薩克漿果弄好了給肚皮上受傷的弟兄們吃，把覆盆子給那些發熱的弟兄們吃，同時我們再用懸鉤子漿果做成像麥酒一樣的酸汁，受傷的人們常常是口渴的。」

他迅速而又熟練地開始把菓汁從漿果中擠出，又從他的急救包中掏出紗布，疊成雙褶放在漿果上去擠，這樣擠出來的果汁是非常乾淨的。不久他就擠出幾瓶又乾淨又濃厚的菓汁來。一顆蒼蠅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了。伊格納迪夫於是把菓汁瓶子拿到受傷的人在那呻吟着的茅屋裏面去，那位老醫生看見他手裏拿的東西，打着噎，偷望了一下，說道：

「甚至在最好的醫院裏，也不容易有這樣好的菓汁給受傷的人們喝的。你救下了不止一個人的生命，紅軍同志，很慚愧，我還不知道你的姓名呢。」

伊格納迪夫茫然地望着這位醫生，咳嗽着，哼着支吾了一句，擺了一擺手走出去了。成功的愉快伴隨在他的身邊。

派遺去察看森林裏面路徑的人回來報告，有一輛德國的卡車被陷在泥中。分明是機器上發生了嚴重的故障了。德國人聚集在那裏談了很久的時間，然後大部份的人連司機一道坐在濕路的車上走了。

「那輛卡車上是什麼東西？」伊格納迪夫立刻問他。

「我一點也不知道，車上是蒙了一塊油布的。」

「你不曾看一下嗎？」

「怎麼能！忽而車子從那裏來了，忽而車子從這裏來了，一刻也不斷的，你怎麼能夠進前哪！」

「唉，你只會饒舌，」伊格納迪夫喊。「你這傢伙！」

「誰都知道你像老鷹一樣的凶！」被激怒了的偵察員反駁他一句。

伊格納迪夫跑到載運車那邊去，喊道：

「喂，朋友們，這裏來！」

他們走到他的面前，都把眼睛在他的高興的，一點也不慌亂的臉上。他是這一座森林的主人，是他，不是別人。也沒有任何其他的人可以做這一座森林的主人——他說話的聲音很高，像很安適的樣子，他的明亮的眼睛現出了笑容來。

「快來，快來，」他喊，「抓住油布的一頭把他握緊。對了。德國人給我們帶了一些麵包來，你們看，他們這樣匆忙地流出汗來替我們趕辦了這些麵包來，還是新鮮可口的呢。他們甚至把車都陷在泥裏了。」

他把麵包一塊又一塊地丟在攤開的油布上，說話一刻也不停住。

「弗里契把這塊麵包燒焦了，他不知道在一個行軍爐灶上怎樣去烤麵包，我們要他賠一塊。瞧這一塊好，你看這是漢斯賣了最大的力氣做出來的。這裏又有一塊烤的時間太長了，赫爾曼在烤麵包的時候一定睡着了。看呀，這裏還有一塊又軟又好吃，在這些

之中是最好的了，這是希特勒親手替我烤的。」（弗里契，漢斯，赫爾曼等，都是伊格納迪夫開玩笑說出來的幾個德國人的名子——譯者註）

他的被太陽晒焦的臉上冒出汗珠來了，太陽從樹葉中間偷窺出來，太陽的影子投射在他的臉上，投射在閃閃發光的麵包上，投射在德國卡車的黑色的邊緣上，投射在蔓延到路上來的青草上。伊格納迪夫伸直了他的腰背，吐出一口痰來，又欠伸一下，抹去額頭上的汗珠，然後望着樹林的裏面，望着天空，望着道路，又望着太陽下的田野。

「像堆集乾草一樣，我來做一個工頭！」他說。「喂，朋友們，把這一堆麵包拿到二百米遠或是三百米遠開外的地方去，堆在樹林的裏面再回來。」

「最好堆你自己去！你在這做什麼？瘋狂了嗎，還是怎樣？敵人在分鐘內都有來到的可能，」他們向他叫喊。

「我應該到哪裏去呀？」他驚訝地問。「這是我的森林，我便是這裏的首領。我走了，人民將要問我：「你跑到哪裏去了，首領？」」

他留在卡車上站着。畫眉鳥和椋鳥在他頭上發出尖銳的叫喚，讚美他的勇敢，他的歡快，他的好性格。他捏碎了一點麵包向鳥雀兒拋去，然後自己又唱起歌來。可是他的眼睛對於那一條筆直的道路却不斷地保持敏銳的警覺，從路的兩端都可以望到一公里遠的地方。突然他停住歌唱，留神諦聽，眉毛繃了起來。他彷彿聽到了馬達的聲音，在遙遠的地方一陣灰塵飛揚了起來。伊格納迪夫的眼睛透過雲層去瞭望：一輛摩托車開來了！

「現在，首領，你能跑開嗎？」他奇妙地向自己發問。顯然敵人是不能坐在一輛摩托車上來把卡車拖走或是把牠修理好的。伊格納迪夫摸一摸手榴彈還在身上，抓住手榴彈的把子，放在搬去麵包的那一個拐角裏。這輛摩托車飛快地駛了過去，絲毫也沒有把速度減低。

一小時後，貨車裏面完全空了。在離開以前，伊格納迪夫看一看司機駕駛室，從旁邊的一個袋子裏取出一個白蘭地酒的瓶子來。瓶子裏面的酒膽下來不多了，伊格納迪夫便把瓶子塞進了他自己的口袋裏。當這些人把最後一堆麵包拿走的時候，遠遠地可以聽

得見有馬達的聲音。

伊格納迪夫躺在一叢矮樹裏，想看看究竟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新來的這輛摩托車漸漸把速度減低了下來，折回頭去，開到那輛空卡車的前面。

那幾個德國人喊出來的話，伊格納迪夫一個字也不懂，然而他們的姿勢和他們臉上的表情是使人充分明瞭的。首先他們向濠溝裏瞥了一眼，又朝卡車下面望了一望。然後一位軍曹向一位伍長喊出了幾句話，而那位伍長站在那裏，兩手硬板板地垂在下面，兩隻腳跟貼緊在一起。伊格納迪夫聽來像是非常清楚似的，那位軍曹像在叫喊：「你這龜兒子，怎能不派幾個人來守衛啊！你究竟怕的是什麼？」那位伍長彷彿是很苦惱的樣子，用手指畫了一下，似乎在說：「周圍都是樹林，怎能叫的那些雜種們守在這裏哪！」於是那位軍曹顯然又在喊叫了起來：「你應該自己在這裏，你這該死的蠢貨！我一定要把你關在禁閉室裏，不給你一點麵包吃。」「這是你應該做的事情，」伍長嘆了一口氣，然後他開始大罵卡車的司機。伊格納迪夫意味着以後騷亂的聲音是那位伍長說的這些

話：「你把貨車停在樹林的中間到底是什麼用意？難道你把整瓶白蘭地酒都喝光了嗎？」司機看見軍曹走開大便去了，馬上轉過來向伍長叫喊：「你爲什麼要這樣小題大做！照我看來，哼，恐怕你也很痛快地喝了一兩口酒吧，是不是？」

畫眉鳥在枝上跳來跳去，取笑着這幾個德國人。其中有一個人，在卡車附近找到了一根紙煙頭，把牠拿給軍曹。伊格納迪夫可以看見那位軍曹正在看那一塊曾經捲過紙烟的，被燒焦了的報紙，注視上面的俄國字。「哦，我們知道誰來過這裏了！」他似乎這樣喊了一聲。這幾個德國人簡直瘋狂了起來：他們馬上把摩托車開走，有人還把步槍解下來向樹林內放了幾鎗，樹葉和枝子紛紛地落在地上。於是伊格納迪夫爬到矮樹叢裏，他的同志們正在那裏看守着麵包等待他哩。他笑着將他看到的一切告訴了他們，把酒瓶從口袋裏取出來，說道：

「這裏只賸下幾滴白蘭地酒了，再也不夠我們六個人喝，我想倒不如我一個人把牠喝了吧，好不好？」

那位一本正經的羅丁契夫又拔出他的瓶塞來，說：

「好的，你自己喝吧，這裏還有一杯給你。我是從來不沾德國人的一點東西的。」

傍晚伊格納迪夫帶了一個德國人到政治委員這邊來。他很容易地就把他捉住了——他剪斷了路邊的一根電綫，和他的同志埋伏在一旁。一小時後，兩個德國通訊兵來勘察這一根斷了的電綫，他們便從矮樹叢裏跳出。一個德國人想跑沒有來得及，被一鎗射死了；另一個德國人嚇得不敢動，於是便被俘虜了來。

「在樹林裏我是有辦法對付他們的，委員同志，」伊格納迪夫帶了一種很輕鬆的愉快說。「我們把一根電綫橫在路上就可以絆倒一輛摩托車了。對付步兵的方法更簡單；拴幾隻小雞在樹上，就可以使德國人跑出五公里開外的路來取牠們。」

「你的辦法不錯，」波加列夫笑了。

天快黑時，羅米揚契夫集合了步兵和砲兵們，向他們宣讀命令：對於盡忠職務的這位偵察員，長官表示感謝。伊格納迪夫奉命走出行列，回答道：

「我是永遠爲蘇聯服務的，隊長同志。」

十三、倫亞

瓦西里·卡玻維基和倫亞·車里尼欽柯兩個人一道，走遍了德國人所佔領的鄉村。這個孩子走得已經沒有氣力，腳也痛起來了。他問那個老頭子：

「怎麼我的腳上出血了呢？我們走過的盡是些鬆軟的路呀！」

他們吃得還好。鄉村的女人們盡其所有，供給他們牛奶，麵包，火腿。有一晚他們歇在一所茅屋裏，屋子裏面住了一個女人和她的兩個女孩子。這兩個女孩子已經讀到中等學校的最後一年了。她們讀過代數和幾何，還讀過一點法文。母親給她們穿上了破爛的衣服，手臉污穢不堪，頭髮也亂蓬蓬的不會梳過。唯一的原因，便是使德國人不致侵犯這兩個女孩子。她們不斷照鏡子看自己，照着就忽然大笑起來。在她們看來，彷彿

一兩天以內，這種顛倒錯亂的生活就要告終，而村長也要把那些在德國人的戒嚴命令之下拿走的幾何，物理，法文的書籍，取回來還給他們，同時德國人也不會再驅使他們去做工了。謠言在傳播中，據說成羣的婦人和少女沿着這一條路被帶到遠方的集中營裏做工去，漂亮的被挑選出來，一點痕跡也不留地就失蹤了，男人和女人在集中營裏被隔開，所有烏克蘭鄉村中的結婚都被禁止。女孩子聽到這一切，然而她們內心裏是不相信的。這些事都太殘忍了。她們已經準備好在秋天到格魯霍夫去進師範學校。她們讀過很多書，能夠解答有兩個未知數的二次方程式，知道太陽是一顆漸漸冷下去的星球，牠的表面上的溫度是將近攝氏寒暑表的六千度。她們曾經讀過「安娜·卡列林娜」，在考試文學課程的時候，曾經寫過「關於萊蒙託夫的抒情詩」的論文，和「塔特雅那·拉林娜性格的研究」。她們的父親負責農場實驗室，曾經接到莫斯科的研究員萊森柯的來信。這兩個女孩子看見她們所穿的破爛衣服，吃吃地笑了起來，安慰她們的母親說：

「不要哭，媽媽，這樣不會長久的。希特勒將要和拿破崙一樣，他的末日快到了。」

當她們聽到倫亞讀過一所基輔的學校而且在三年級的時候，她們就給他一個試驗，出了幾個乘法和除法上的題目。她們不斷地低聲說話，同時看望窗戶的外面，似乎有德國人在這村子裏面，她們研究數學就要被禁止。一個女孩子，那個褐色眼睛的巴莎，拿起倫亞解答問題的那張紙，把牠撕成了碎片然後丟進火爐裏面去。

她們替倫亞在地板上鋪了一張牀。雖然他已經精疲力竭了，可是總不能睡熟。關於學校生活的一番談話把他的心弄得紛亂了。他想起了基輔，那一間滿是玩具的房屋，想起他的父親怎樣教他去下棋，怎樣他們有時在一起玩一個晚上。倫亞常常皺眉毛，擠鼻子，學他父親摸他的下巴。他的父親常是笑着說：攻將軍哪，逼一着哪。而緊接着這些回憶，其他的事情也被喚回了——他回憶大火，回憶他們在田野間看見的女孩的屍屍，回憶到猶太人住區廣場上的絞刑架，回憶到飛機馬達怒吼的聲音。這些回憶，一個和一個地交織在一起。有時他覺得似乎從來就沒有過一個學校，同志們，和日場的電影。在另外一方面，他又覺得彷彿他的父親會隨時來到他的牀前，撫摸着他的頭髮，這時一種和

平而愉快的感覺又泛濫在他的瘦倦的小小的身體上面了。在倫亞看來，他的父親是一位偉大的人物。憑藉兒童的無邪的直覺，他意味到他的父親的精神的力量。他曾經觀察到他的父親的軍人同志們對於他的敬仰，當他的父親和他們坐在桌前的時候，他注意着，他們聽到父親說話中那種平靜的緩慢的聲音時，便立刻沉默而仰起他們的頭來。而這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沒有援助，盲目地跋涉在被前進的德軍所包圍着的，正在燃燒着的鄉村，卻沒有一秒鐘動搖過他的思想——他的父親便是這樣地堅強，這樣地聰明，如同他在平時所知道他的一樣。而當他穿過田野的時候，當他在樹林內或是在草堆上睡去的時候，他相信他的父親會來迎他，相信他的父親正在尋找他。他在卡玻維基和女主人說話的低沉的聲音中睡去了。

「我們已經走過四十個村莊了，」老頭兒說，「而且我們曾經看見了我們再不要看的秩序了。我們中間有人在等待着，心裏想：土地上面會有秩序吧？在一個村莊裏，敵人使人民留下擠牛奶的記錄：兵士們一天來兩次把牛奶取去，好像牛是租給集體農場的

一樣，然而牛是屬於集體農場的農民的呀！在另一個村莊上，所有的人們都奉命拿出他們的皮靴來，你們農民們都必須赤着腳走路呀！敵人在每一個村莊上都派遣了一個村長來。這些村長單只是剝削人民而已，他們並不是主人，他們也不敢在他們所懼怕的夜晚睡去。」至於這些土地呢，「德國人說，「忘去了吧。」在我所經過的所有村莊上，我沒有聽過一隻公雞的叫喚。他們把每一村莊上的最後一隻公雞都絞死了。有一次他們把一個老頭子也鎗殺了。他常常攀登到屋頂上面去，向日出的方向看我們的人民是不是來到，於是便被德國人鎗殺。你們是決不能夠看日出的！他們在各處都懸掛上告示的牌子，上面寫些什麼，誰也不會知道。這裏那裏都有箭頭指着。女人們也在訴苦，日夜她們都得守住火爐發火，烹菜，烤麵包。他們整天總是刺刺不休的，這些女人們簡直都要氣壞了。他們說的話你一句也聽不懂，老是聽他們像呆子似的嘮嘮叨叨地說：「老婆呀，老婆呀。」他們在老太婆面前一點也不害羞，在她們眼前裸着體走來走去的。女人們說，爲了他們的緣故，貓也不肯在他們住的房屋裏住下的。一位老太婆告訴我，貓要走出

了房屋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貓不願停留在他們所在的地方。通常你不能拿着火或水把一隻貓趕走出房屋，然而牠們現在也要走到後院去了。在一個村莊裏，他們集合了所有的人，用烏克蘭語言向他們聲訴：「這是誰，」他們說，「壓迫你們的呀——是俄國人，你們烏克蘭人民的敵人，」他們說。老頭子們一聲不響地站在那裏，只是在走回去的時候纔說：「我們早就聽到這樣的故事了，怎樣每一個人都在污辱着我們，只有德國人來了纔做出好的事情來呀。」在另一個村莊裏，他們把男人集合起來，替一位將軍築造盥洗室，把這些人派到四十維斯特（Versts 俄國長度名，約當一，〇六七公里——譯者）之遠的地方去挑磚瓦回來，想用磚瓦來把它造成。一個老頭子告訴我：「縱使他們把我絞死了我也不管，我再不願做這樣的事了。」人民走起路來低聲說話，深怕眼對眼地望着，完全沒有友情的存在了。他們對待人民像牛馬一樣——現在他們把每一個人都登記起來，一分鐘後登記好了，一會兒又把他們排成次序，完全趕了出去。一會兒給他們烙上火印，在他的頸項上掛起有數目字的鐵牌。人們現在深切體驗到德國人的秩序比

地獄裏面的火刑要厲害得多……」

倫亞醒轉了來，馬上就說：

「爹爹，我們得走了。」

老頭子沒有回答。倫亞向房內迅速一瞥，卡玻維基卻已經不在這裏了。他的糧袋還放在板凳上。

「爹爹哪裏去了？」這孩子又問。

老大婆正坐窗前凝視着她的兩個沈睡的女孩子，眼淚從她的兩頰上流了下來，

「他們把他帶走了，那些惡棍們，在夜晚把他帶走了，」她說。「今天他們把老頭子帶走，明天他們就要帶走我的女孩子了。我們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失去了。」

倫亞跳了起來。

「誰把他帶走的？他們把他帶到哪裏去了？」他哭哭啼啼地問。

「至於誰把他帶走呢，這是很明顯的，」老太婆說，開始咒罵起德國人來：「爆裂

了他們的眼睛，使他們不能再看見自己的孩子們，讓虎列拉病死，使他們手脚都衰敗！」

然後他說道：

「不要哭，寶貝，我們是不會趕你出去的。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會照顧你。」

「不，我不願留在這兒，」倫亞說。

「那麼你到那裏去呢？」

「我到我爸爸那裏去。」

「請你等一會兒，茶快煮開了，和我們在一起吃點麵包，然後我們再討論你應當到
哪裏去。」

倫亞忽然害怕老太婆不讓他走。他輕輕地站起來，偷跑到門前。

「你到那裏去？」老太婆問他。

「過一分鐘就回來了，」他回答了一聲便走到院子裏面，向門外張望了一番，就拚

命跑開了。

他跑過村裏的街道，經過七噸重的黑色的卡車，車身很高的兩邊一直伸到房屋的茅草頂子上。他經過一個行軍的爐灶，一個廚子正在那裏點火。他經過被俘虜的紅軍，他們面呈死灰的顏色，穿了血跡斑斑的醜陋的內衣，赤着腳坐在集體農場的一個馬棚的後面。每一件事情在他的腦中都弄得紊亂了，他彷彿記得他是從那位老太婆和她的兩個女兒那裏跑走的，那兩個女孩子還和他在一道解答過算術哩。老太婆會把水煮開了，從早到晚都要使他在那寂靜的，關鎖着的茅屋裏喝茶哪。

他跑到那一宿風車的前面，然後停了下來。在這裏路已經分開——一根黃色的箭頭指着村莊的方向，另一根箭頭指着一條寬廣的道路，路上許多汽車和坦克車的軌迹很顯明地現了出來。倫亞穿過田野打小路走去！這裏沒有德國人的箭頭指着這一條路徑——朝着遠方的陰暗的森林。這條路已經很久沒有人走過了，看來彷彿最後經過這裏的一次是在春天的時候，農民的車輪已經留下很深的軌迹在這現在硬得像石頭似的泥土裏面了。一

小時後，他走到森林的外面。他又餓又渴了，而太陽又是無情地晒在他的身上。

在森林裏，恐懼突然襲上他的心來。有時他覺得彷彿德國人正在樹後監視着他從矮樹後爬了出來。他又覺得彷彿有從動物園裏出來的狼和大而黑的野豬，露出長牙，伸出嘩嘩的嘴唇從他後面走來。他想喊叫救命，又怕被人發覺了，因而依舊一聲不響地走向前去。有時他的恐懼和失望簡直不能忍受了，他哭喊了出來然後又跑走。他盲目地跑着，絲毫不注意地上，直到喘不過氣來了，於是他坐了下來，休息了一會兒又繼續向前走去。有一些時候他的心內充滿了快樂的信念，彷彿他的父親跨着他的輕鬆的闊步向他走來，敏銳地望着叢林，一直是趨走越靠近了他。

他在一個地方找出一些漿果來。他記得在他所讀過的一本書上，曾經說到狗熊喜歡徘徊在田野間去搜集漿盆子，因此他又慌忙跑進樹林裏面去了。

忽然他看見樹林中有一個人。他馬上停下脚步，將身貼緊在一顆大樹的軀幹上，留神向前看着。一個人拿了一枝鎗站在那裏，也正向這孩子藏躲的地方望着。顯然這人是

聽到他的脚步聲音了。倫亞看了又看，可是一塊濃厚的陰影阻礙了他，使他不能看清楚是誰站在那裏。突然一聲快樂的尖銳的叫喊從樹林中傳來。那位紅軍士兵舉起了他的鎗，這孩子照直朝他跑去，大聲喊叫：

『同志……同志……不要放鎗，是我，我！』他直奔那位紅軍的面前，哭着抓起了他的軍服，抓得緊緊的手指都變白了。

他摸着這孩子的頭髮，搖搖頭說：

『你在哪裏把你的腳弄破得那個樣子？看，正在出血……不要把我抱得這樣緊，我不會把你趕到樹林裏面去的。』他嘆息着，又加上一句：『我自己的孩子或許也像這樣的在樹林中徘徊啦。好，德國人……你們可以殺我兩次，可是當你們還在這裏稱雄的時候，我在世界上決不會休息下來的。』

倫亞吃飽喝飽，馬上睡在樹葉鋪成的牀上了。他的腳也紮上了綳帶。他的腰間圍了一條紅軍的皮帶，帶上還有一個真的皮手鎗袋，手鎗袋裏裝了他的玩具手鎗。指揮官們

坐在他的周圍，聽他告訴他們他在鄉村看見的德國人的情形。

波加列夫來到，他們都站了起來。

「你好了嗎？」波加列夫問。「我想你不久就會看見你爸爸了。同志們，讓這位小旅客休息休息吧。」

「不，我全不要休息，」孩子說。「我現在要和隊長下棋去。」

「我說，羅米揚契夫同志，你已經有了新的對手了，是不是？」波加列夫笑着問他。

「是的，我決定和他來玩一下，」羅米揚契夫說。

他們擺好棋子，羅米揚契夫把眼睛盯在棋盤上，眉毛繃着。幾分鐘就這樣過去了。

「爲什麼你不移動棋子？」孩子問。

羅米揚契夫突然站起來，很粗暴地拿開了他的手，立刻向樹林內走去了。

「不要生氣，孩子，」站在近旁的一位軍曹說。「他是忽然想起他的政治委員來了」

。他們倆是常常在一道下棋的。」

這時羅米揚契夫正在盲目地向前走去，頭也不回，同時低聲地自言自語：

「再不會在一道下棋了，瑟約沙，再不會在一道下棋了。」

十四 一個悲痛的日子

麥察洛夫酸辛地回憶他的失敗的撤退。

這一團的前敵部隊在白天已經走到曠野裏。在他們前面五六公里的地方，隱隱地現出一座森林來。這一座森林一直延伸到河邊。紅軍高興了起來——在那裏，在河的對岸就是我們的軍隊了；在那裏，也便是邁過敵人的後方到困難而又危險的路途的一個終點。馬嗅出遠方的流水來，嘶叫着，人也不需要鞭打牠們前進了。當這一團人展開隊伍的時候，當成干的皮靴，行李車軋軋作聲的車輪，摩托車的破舊的輪胎，牽引車的寬大的環

帶等等揚起路上灰塵來的時候，一架德國的偵察機出現在天空。這架飛機在烟塵滿天的道路上面很快地盤旋了一轉，又飛走遠了。麥察洛夫知道不久就會和敵人遭遇，他下了嚴厲的命令給所有的行李車和卡車，在行進的時候倘若遇到敵機的轟炸，必須遵守每輛車保持二十米達的距離，同時命令高射機關鎗裝在卡車上，安排在隊伍前後。他相信敵人是會從空中來進攻的。

麥察洛夫登上一座山峯，環顧一片遼闊的天地展開在他的前面。田間的麥子，當一陣風吹過把她們壓得低下頭去的時候，接連地起着波浪，同時發出沙沙的聲音來。金黃的穗子彎了下去，現出蒼白色的麥桿。整個田野都變色了——從金黃的顏色變成了淡綠的顏色。彷彿垂死人的蒼白顏色鋪散在麥上，彷彿牠的心血已經耗乾了，彷彿田野在和紅軍作別以後，已經恐怖得變成了蒼白的顏色。麥低訴着，哀祈着，彎身到地上，又把穗子全部舉起了來，炫耀着牠的豐富的，被太陽晒黑了的一切美麗的姿態。麥察洛夫凝望田野，凝望遠方的風車，凝望在那微小的遼遠的鄉村裏隱約現出來的茅屋。

他仰視天空——那乳藍色的炎夏的天空，是他在童年就已經看見過的，小小的白雲從天上經過，天空的藍色從牠的透明的體質中現了出來。而這遼闊的田野，這遼闊的，溼熱的天空，呼喚出牠們最大的悲痛，祈求那些正在沿着燙人的道路的在灰塵裏踏着沉重步伐行進的軍隊的援助。天上的白雲不斷從西向東地移動，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人在驅趕一陣廣大的白色羊羣，經過了被德國人所佔領的俄國的天空一樣。而麥依然在紅軍的脚下低訴着，彎下身來。

「唉，這樣足夠使你們哭出血來呀，」麥察洛夫嘆息着：「酸辛的血，不是眼淚。」

一個赤脚的老太婆把一個半空的行軍糧袋背在彎屈的脊梁上，圓眼的孩子坐在她身旁，他們兩個人沈默地注視着踏在灰塵上面前進的軍隊，從他們的淒涼的，凝注的眼，中流露出來的一種譴責的神情，顯示了難以形容的嚴肅。老太婆的眼睛，無助中有一份稚子似的天真，孩子的眼睛則停在那一個疲倦的老年人的身上。他們就這樣地坐在那裏，消失在寥闊的田野裏。

這是一個悲痛的日子，麥察洛夫將要永遠不會忘記的。他預期敵人要從空中來進攻的，却不料敵人從陸上來。在短暫的接觸中，他失去了他的運輸車，失去了瑪耶善斯基的一連，這一連是跟隨連長走進樹林裏去的。

向晚的時候，這團人走到了河邊。辛苦的旋途已經告終了，可是團長卻感不到絲毫的快樂。悲痛的思想在襲擊他。

參謀長走到麥察洛夫的面前，給他第二連政治員的報告。一個紅軍士兵留在樹林裏面一間小屋內，向他的同志們宣告，他已決定和住在那裏的一個年青的寡婦同度這些紛亂的時期。麥察洛夫知道了，便命令立刻派一輛輕卡車去把這一個逃兵抓來。晚間這一個逃兵被押到團部，身上穿了農民的裝束，並且穿了一隻軟木的草鞋。他用一塊石頭繫在他的制服上，把他丟在水裏了。麥察洛夫站立在一旁，聽他以後和紅軍弟兄們的談話。

『那麼你的意思是說你把你的帶有紅星的便帽沉在水裏去了嗎？』第一位砲兵問他。

『唔——哼』逃兵懶洋洋地漠不關心似的回答了一聲。

「那麼你的鎗呢？」第二位砲兵又問。

「我要牠做什麼？我是住在屋子裏面的。」

「他把他的靈魂都沉到溪水裏面去了，」說話的是格魯希柯夫，一個高個子，臉上現出憂鬱顏色的紅軍士兵，他的哥哥是在戰場上和德國坦克車作戰的時候陣亡的。「他繫了一塊磚頭在鎗上，把牠送到溪水的底層去了。」

「怎的我把靈魂沉到水裏去？」逃兵帶一種不愉快的聲音問，一面搔抓他的腿。
去捉這個逃兵的那位曹長開始笑起來說：

「我們去的時候，他已經和那個年青的寡婦上床睡去了——一切都遵照舊放在那裏，桌上有一半品脫的空酒瓶和兩只酒杯，他還吃了烤豬肉啦。」

「應該也把她抓來，兩個人當場鎗決，」第一位砲兵說。

「踩他一脚，」一個瘦削的兵士說，這人面色憔悴，有一雙帶着病容的發熱的眼睛。

麥奈洛夫走到逃兵的面前來。他回想起這一個悲痛的日子，那小麥，那天空，那會

經譴責過撤退的軍隊的一個太老婆和一個孩子，在他的一生中他第一次的說出這樣沉重的，可怕的話來：

『隊伍在操場上排開，把他鎗決在大衆的面前！』

那一晚上麥察洛夫不會睡去。『不，我是不能屈服的，』他想。『我心內有充分的力量去應付這一場戰爭。』

於是他又鼓起全副的精神去執行軍團長交給他的這一團的任務。

X

X

X

早晨瑪耶善斯基來到，去看波加列夫。

『早安，委員同志，』他興高采烈地說，在草地上坐下。『我們又見面了！』

跟着他的士兵的鬚鬚很久都沒有剃去，內衣也是破破爛爛的。瑪耶善斯基看來也比他們好些，他已經把他的領章取下，內衣的風紀扣和上面的鈕扣也扭掉了。他既沒有公文箱，也沒有紀錄簿。顯然他爲了使人不能看出他是一位指揮官的緣故，已經把那些

東西丟去了。他甚至於把他的手鎗從皮匣中取出，放在屁股後面的口袋裏。

他坐在波加列夫的身旁，柔和地說：

「唔，我們必然是恰好走進標準的包圍裏面了，委員同志，你和我。我想可以辦到的唯一正確的方法，只有把人散開，各人單獨去衝過敵人的戰綫。」

聽了他的話，波加列夫感覺到自己臉上連血色都沒有了，彷彿憤怒使他的兩頰變成了冰冷而又蒼白的樣子。

「爲什麼你的隊伍變成了這個樣子？」他平心靜氣地問他。

他站了起來，全身的重量從這隻腳沉重地移動到那一隻腳上。瑪耶善斯基繼續坐在草地上面，沒有注意到波加列夫的被憤怒所改變了的面孔。

「我說，委員同志，」他說着，「你有香烟嗎？是的，我認爲我建議的這個辦法是正確的——我們各人單獨衝過前綫，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成隊衝過去的。」

「站起來！」波加列夫說。

「什麼？」瑪耶善斯基問：

「站起來！」波加列夫嚴厲地大聲重複了一句。

瑪耶善斯基看一看波加列夫的面孔，於是站立起來。

「立正！」波加列夫喊，同時忿忿地望了瑪耶善斯基一眼，又喊道：「瞧你像什麼樣子？你是怎樣接近一位上級長官的？馬上把自己和你這一連人弄得像個樣子，留心不要使一個人的鬍子不剃去，不要使一個人的軍服破了。佩上你的勳章。二十分鐘以內，集合起你這一連人，來向我報告。我是紅軍在敵後作戰的一支正規部隊的指揮官，你是必須要服從我的。」

「是，營政治委員同志，」瑪耶善斯基說，他依然覺得這不是一件嚴重的事情，笑着又補充了一句：「我從哪裏找到勳章呢？我們是被包圍的，我們是在樹林中，我不能把橡實縫在我的領上呀！」

波加列夫看了看錶，又慢慢地說下去。

「假若二十分鐘以內你不執行我的命令，我就把你鎗決在部隊的前面，就在那一顆樹下。」

瑪耶善斯基開始體驗到，覺察到向他說話的這個人的不可動搖的可怕的力量了。這時砲兵和步兵都在詢問新來的人們。

「喂，鬍子們！」莫若索夫，一位戰勝德國坦克車的英雄，高聲地詢問一個新來的人，「你今年幾歲了？」

「二十七，」低聲回答了一句之後，他警告似的舉起手來說：「最好說話安靜一點，朋友。」

「爲什麼，老頭子？」伊格納迪夫故意提高聲音來問他。

「安——靜，」那一個沒有修面的士兵說。「你聽到了嗎？」

「聽什麼？」偵察員和砲兵們都很有興味地問。

「聽什麼？四面都是德國人，你可以聽到他們說話呀。」

大家都吃驚地望着，而伊格納迪夫卻突然大笑起來，馬上就被瑪耶善斯基這一連的人發出嗤聲來止住了他：「安靜，安靜！」

「和你們有什麼相干！」伊格納迪夫叫喊。「這些都是烏鴉在叫喚，烏鴉，我告訴你們！」

於是這種友愛的笑聲傳遍了整個的森林。砲兵在笑，步兵在笑，斥候兵在笑，受傷的人痛苦地喘息着在笑，甚至那些新來的人們，也苦惱地搖着他們的頭，睡着痰在笑了。就在這時候，瑪耶善斯基走到他們的面前。

「抖擻精神站起來！」他大聲喊叫。「給你們十五分鐘時間把臉修好，把服裝弄得整齊。分隊長同志，軍曹，佩上你們的領章，把一連人集合起來。」

這一連人立刻集合起來了。隊長羅米揚契夫慢慢地檢閱他們，過細檢查他們的制服和鎗枝，對於他們小小的疎忽處都加以苛刻的批評。

也許有人會以為這只是在軍事學校裏所舉行的一種嚴格的檢查吧，完全不像是在敵

後森林中舉行一的回事。

『立正！』瑪那善斯基喊着，隨即走到隊伍的前面，大聲報告出來。

波加列夫走過隊伍面前，開始向他們訓話。他說話的聲音並不高，可是每一個字都能進入聽衆的耳內。他說出了戰爭的最大的艱難，說出了悲痛的撤退。他告訴他們戰局的複雜和危險，一點也不向他們掩飾。他說到敵人的坦克車，說到被切斷的路，說到他的複雜和危險，一點也不向他們掩飾。他說到敵人的坦克車，說到被切斷的路，說到他的對於敵人在這一戰區的力量估計。他說到人民現正作生死存亡的戰爭。

士兵們諦聽他的訓話，他們聳起了肩膀來，他們的臉很平靜，他們用人民的智慧的眼睛凝注在政治委員的身上，而人民是不需要去教導的。

在這些艱難的日子裏，人們需要知道的是真相，不管怎樣的困苦和不愉快。波加列夫就把真相告訴他們了。一陣寒冷的風，這秋天的預兆，在高樹的樹葉上呼嘯起來。而在溽熱之後，在這些月來被黑暗所威脅的夜晚之後，在望人氣息的正午和充滿了蚊蟲的嗡嗡聲音的傍晚之後，這從北方吹來的風帶給人以對於冬天和風雪的回憶，是不能形容

的愉快啊！這一陣風告訴我們，困難的，悶人的夏季快要終止，新的時季要來到了。人們用全部的生命去感受這一切，又把這一種新的感受貫串在政治委員的言語中，貫串在這一陣寒冷的風裏，這風，使橡樹發出颯颯的聲音來，像在十一月裏一樣……

波加列夫那一晚上並沒有睡。他穿上一件大外套，走到一座長了松樹的沙土的小山上。天氣是涼爽的。月亮慢慢行過蔚藍的天空，在黑暗的樹幹間出現。月亮的平靜的航行，在森林裏樹木的中間特別可以看得到。她那龐大的體積，甚至最粗大的樹幹也不能遮住，黃色的邊緣從樹幹這一邊隱去，又從那一邊現出而擴散開來。波加列夫在抽烟，透明的青煙在月光下看來像是玻璃一樣。天空是遼闊而荒涼，月亮把星星都掩蔽了。一片淺藍色的霧懸在森林的繁茂的樹葉上。像青煙一樣地瑩潔。松樹下不斷有低語似的聲音，彷彿夜晚有成千的螞蟻在工作。這是露水珠從光滑的松針上滑到地下的聲音。露水珠攏合在一起，凝聚在蒼翠的松針尖上，又滑到光滑的邊上。圓滿的露滴在月色下閃出光來。這樣美麗的夜！悲涼開始攏上他的心頭了。落地的露滴的輕柔的聲音，平靜地

浮動着的月亮，樹幹的陰影，輕微地緩緩地在地面上移動，說出這一個沉思的世界的深湛的美麗來。

而這一個世界在戰爭的打擾之下也顫抖起來了。戰爭爬行在鬆脆的泥土中，藏躲在水面下，升起在地上幾萬米達的高空，咆哮在森林間，田野上，在鋪滿萍藻的寂靜的池塘，在河上，在鎮市上，不知道有白天，也不知道有夜晚。波加列夫想：倘若希特勒勝利，在這個世界上就不會再有太陽，再有星星，再有像現在這樣的美麗的夜晚了。

他看見一個人坐在月色的空地上，便向這人名喚了一聲。這人是伊格納迪夫。

「你在這做什麼，伊格納迪夫同志？」他問。

「我不能睡去，委員同志，這樣的夜晚呀！」

波加列夫歡喜這一個強壯愉快的人。他曾經看到伊格納迪夫給與紅軍的影響，也會經聽到紅軍把伊格納迪夫的笑話一個傳給一個，說出他的爽快的，英明的勇敢。伊格納迪夫所坐的地方，常常有五個人到十個人圍在他的身旁。

「你在思索什麼，伊格納迪夫同志？」波加列夫又問。

「我在回憶我的夥伴，西多夫。戰爭開始的時候，也是在這樣的月夜，有一次他向我說：『多美麗的夜晚哪，伊格迪夫，然而我究竟能夠在世上活多久，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今他果然死去了。」

「同時巴巴簡揚也死去了，」波加列夫說，嘆了一口氣。

波加列夫開始談起話來，伊格納迪夫留神聽着。他從來不歡喜說話時附帶各種的解釋。「有什麼可以來教我呢，」伊格納迪夫心裏想，「我是什麼事都知道的。」通常他不是聽者，而是使別人聽他說話的人。他知道各種傳說，故事，回憶，這些都是他從老兵，老頭子，老太婆那裏學來的。他有搜集這些故事的愛好，記起來也很容易，因為他的記性特別好，同時又因為他有一種豐富的想像力，他能夠用自己的方法把那些故事重新敘出，告訴同志們關於希特勒忽然要向紅軍開戰的許多巧妙的故事，以及許多同時又有趣又可怕的故事。可是這一晚上波加列夫說話而他在聽了。他不會忘去這晚談話中的

一字一句。

「這是事實，委員同志，」他說，「我在這次戰爭中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只有到現在我纔瞭解俄國，委員同志，老實說。我們在走着路，對於使我們傷心的每一條河，每一塊森林中的空地都感到無限的惋惜。然而人民的一生不會常常是舒服的，然而困難總是他們自己的，是我們的呀！今天我在樹林中的一片空地上去散步，一顆樹抖動不息，颯颯地響。突然我的心感到了一陣傷痛，彷彿被什麼東西撕裂了的一樣。我當時在想：這棵小小的樹真的要被德國人佔有嗎？」

月色黯淡下去了，黑雲掩蔽了天空。不久一陣細雨開始落下來，像是寒冷的灰塵一樣。

波加列夫把他的大衣朝肩膀上提了一下，咳嗽着，用通常不慌忙的，不快不慢的聲音說道：

「伊格納迪夫同志，我已經下命令給斥候兵，教他們去消滅一列德國的軍輸車。一

支新的別動隊負荷了這一種使命，瑪耶善斯基一連裏最不可靠的人挑選進這一支別動隊的裏面。還得要教導他們，改善他們的軍紀。我派你加入這一隊裏，讓他們看看怎樣纔可以把德國人打敗。」

「是，委員同志，」伊格納迪夫回答。

「今天的月夜就是這樣的結束了，」波加列夫心裏在想。伊格納迪夫離開這位政治委員的時候心裏也是這樣的在想。

不久以後，波加列夫把瑪耶善斯基喚醒。

「一點鐘內，你加入一支別動隊破壞德國的一列運輸車去。」

「我從什麼人那裏得到指示呢？」瑪耶善斯基問。

「克里諾夫金中尉，別動隊長，已經接到指示了。在這次戰鬥中，你只是拿一根來福鎗去做一個兵士，從今天起不再要你做這一連的連長了，」

「委員同志！」瑪耶善斯基喊着說。「請你讓我解釋！」

「我要警告你一件事情，」波加列夫打斷了他的話：「不要懼怕德國人，只怕沒有決斷。不需要解釋，將來也沒有解釋的必要。記住了。」

十五、清晨的戰鬥

樹林中的軍營生活好像都是很懶散似的。可是波加列夫一生中差不多從來沒有疲倦過，正如在他們準備突破德國陣綫的這些日子中一樣。他在夜晚很少睡去；他的思想和他的意志力量都是到達高度的緊張狀態。這種緊張狀態傳給了每一個人——指揮官和士兵。波加列夫和士兵們談話，指揮官訓練他們。電話綫架設在這一營各個單位的中間，每天早晨無線電收音員都把蘇聯情報局的公報記錄下來，用打字機打成許多份，由傳令兵坐在從德國人那裏奪來的一輛摩托車上分送給樹林中的各單位。這一天早晨少數小隊出去偵察，跟在德國人的後面，搜集了關於軍隊和運輸隊行動的許多報告。

軍隊的裝備補充了，一種非常嚴肅的紀律也建立了起來。對於不敬禮的人施以懲罰，報告也需要經過一切正當的手續。在這種並不侵犯任何人的莊嚴的紀律之下，長官和士兵間的同志愛也加強了。沒有經驗的，怕聽鎗砲聲音的士兵們，都要受到冒險的訓練——派他們去截擊德國的傳令兵，俘擄敵人的通訊兵，消滅單身的摩托車等等。第一次派他們出去的時候，由幾個有經驗的斥候兵和他們一道，後來纔使他們單獨出去，由自己主動自己冒險去作戰。

傍晚波加列夫和指揮官們談論戰爭的情形，而他對於勝利的信念却使人民信服了他，這種信念不是根據虛幻的樂觀，而是從戰爭的最初數月中可怕的負擔的，冷酷的知識中所產生的。

於是波加列夫向指揮官們周圍掃射了一眼，說：

「同志們，今天通過前綫到軍部去的人要回來了。我想明天我們便可以進攻。」

他和羅米揚契夫留在那兒。他們倆邊靠邊地躺在草地上，開始檢查起地圖來。被派

遣出去日夜進行偵察工作的斥候兵，帶回給他們許多情報，於是羅米揚契夫正確地指出德國防綫的弱點。

「在這個地方，」羅米揚契夫說，「我們從樹林內前進，便容易使我們集中在這裏，我們打樹林內繼續前進，一直到達河邊。一般說來，我相信倘若我們只是在夜間移動，我們可以不發一彈便到達了河岸，不致被敵人看見便可以渡過河去了。」

「哦，你怎麼這樣說起來了！」波加列夫說。「你，羅米揚契夫同志，一位優秀的蘇維埃指揮官，一位聰明才智的砲兵人員，竟想出這樣一種沒有意思的計畫來。」

「什麼？」羅米揚契夫吃驚地問。「什麼沒有意思的計畫？我向你保證，我們可以夜間衝過去，不致於被敵人發覺。敵人在那一點上是最弱的。到底我是自己去過而且親眼看過的。」

「是的呀，正如這樣，正如這樣纔是沒有意思的所在！」

「怎麼樣，委員同志？」

「罷了，一個正規軍正在敵人的後方作戰，你卻建議在夜晚不發一彈的爬過去。能夠放過這樣有利的形勢嗎？我可以說決不能的！我們不是去尋找敵人最弱的地方，我們是要去找敵人集中大量軍火物資的地方，從背後打擊他們，把他們擊敗以後取得勝利，使他們遭受嚴重的損失。你那樣做怎麼能行呢？」

羅米揚契夫凝神看着波加列夫，過了很久的時候。

「寬恕我，」他終於說出了，「而你，你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憑良心說，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啊！你說的話完全對，我們只能去進攻，不能偷爬過去的。」

「沒有關係，全沒有關係，」波加列夫沉思似的說，「自我保全的天性，在戰時通常是要欺騙人的。我們必須常常記在心中，我們在這裏是作生死存亡的戰爭，戰壕掘了來是爲了射擊的，而不是爲了藏躲的，爲要保全一個人的生命以便準備一點鐘後的殘酷的進攻而躲在戰壕裏面，那倒是必需的。然而總有一分鐘人們會想到壕洞是一個藏躲的地方，不會有其他的用處……這種哲學上的概念可以很簡單地表明出來的，」他補充

了一些話。「我們是在敵人的後方，所以我們可以突然去襲擊他們，而不是可以藏在樹林裏面的。是不是這樣？」

「是的，你說的話完全對。」

克里諾夫金中尉來看波加列夫。

「委員同志，」他說，一面看看他的錶，這完全是習慣造成的，「一位客人來到了。」

「誰？」波加列夫緊着站在克里諾夫金後面的那人的臉。他突然高興地叫喚起來：「呀，是柯茲洛夫同志，我們有名的偵察連連長啊！」

「柯茲洛夫上尉，剛纔到達，奉第一百一十一團團長麥察洛夫少校的命令來向你報告的，」他高聲打着報告，而且是過分的細心，他的褐色的智慧的眼睛微笑着，恰如他們第一次見面時候的一樣。

「與其說是走了這樣多的路，無寧說是打地上爬來的。」他低聲向羅米揚契夫說。

柯茲洛夫坐在波加列夫的旁邊。他告訴他麥察洛夫擬就的合力進攻的詳細計畫。他一點一點告訴他這全部的複雜的作戰計畫。集中和進攻的時間，聯合作戰的信號方法，都是非常詳細地計畫了出來。他敘述我們的坦克出動作戰的地方，以及砲兵和白砲發射的地位，他告訴他們德國要派遣後備兵上來的這條路如何便會切斷，師部的砲兵如何使德國一條可能的退却綫處在炮火之下。他遞給波加列夫一只手錶，說：

『麥察洛夫同志要我拿這一只手錶來送給你。他另外還有一只鍊質的手錶，兩只手錶連一秒鐘都是較準了的。』

波加列夫把手錶拿過來放在手中。把這只錶和他自己的手錶一比，他的錶卻慢了四分鐘。

『好。我看我向麥察洛夫說了這麼多難堪的事情，不是沒有效力的。』他笑着說，自己又補充了一句：『然而或者不需要說什麼東西的。誰知道呢？』

『你接替指揮我們的來福鎗營，』他轉過來向柯茲洛夫說，『同時你，羅米揭契夫

同志，一到天黑就要開拔，重炮經樹林中走過，這條路並不是怎樣好走的。」

「路可以走，已經試驗過，有些地方還鋪上了一些樹枝，」羅米揚契夫回答，他向來是把什麼事都是預先準備好的。

「很好，可是只有一件不妙的事情——我還沒有帶烟來抽啦。你也沒有烟捲吧，柯茲洛夫同志？」

「我不抽烟，委員同志，」柯茲洛夫用一種負疚的聲音來回答他。「我絕對是不吃烟的，麥察洛夫勸我帶兩盒烟捲，我拒絕了，向他說：『他們有烟捲，他們的烟是很多的。』」

「哦，你，」羅米揚契夫生氣了，喃喃地說，「我們抽的是土烟葉呀！」

「是的，你的確給了我們很好的施捨，」波加列夫說，「那麼麥察洛夫給你的烟捲是什麼牌子的呢？」

「盒子是，藍色上面畫有一座白色的高山，山上有一個騎馬的人，大概是 *Wanderer*

牌這一類的。」

「當然嘍，Kazbek。你喜歡這種烟嗎，羅米揚契夫同志？」

「分明我們是沒有這樣好運氣的，」羅米揚契夫笑着說，「你大概是這一軍裏唯一不抽烟的偵察連長。壞運把你和我們聯接在一起了。」

「喂，同志們，你們不如走吧，還有許多事要做呢，」波加列夫說。

柯茲洛夫走了幾步，然後輕輕地問了一句：

「瑪耶善斯基怎樣了？」

羅米揚契夫把情形告訴了他。

「這真是一件滑稽的事情，」柯茲洛夫沉思似地說。「我認識瑪耶善斯基很久了，在戰前就和他認識。他原來是一個工人。由於他的公開的樂觀主義，他從來就不被人歡喜。他喊一聲『呼拉』！這樣就算完了。他常常吶喊着叫我們去把敵人完全消滅掉。結果試驗來了——證明他是一個多麼不中用的傢伙呀！」

「這很明顯，」羅米揚契回答，「他的樂觀主義是假的。正如我們委員所說，他已經改變到相反的一方面去了。」

「那麼你覺得這位委員怎樣？」柯茲洛夫問。

「哦，他呀，他是夠堅強的，」羅米揚契說，嘆了一口氣，「可是我的那位瑟約沙·納夫吐洛夫却死去了，敵人把他殺了。」

「我知道，」柯茲洛夫說，「他是一位好同志，納夫吐洛夫。他已經犧牲了，可憐的人哪。」

不久以後，紅軍奉命準備夜間進攻了。他們開始集合起來。好像通常一般的情形，當嚴肅的工作將要開始的時候，人們的面孔上總是現出一種沉思似的心神不定的顏色。在薄暮朦朧的時候，站在樹陰的下面，他們的面孔似乎是特別晦暗，繃縮，而又審慎的樣子。

對於士兵們，這一座森林像是住熟了的租賃的房屋一樣——在那些樹幹的下面他們會

經作過多次的長談，在那些生滿苔蘚的坑中他們曾經很舒服地睡過，乾枯的樹枝的咯吱的聲音，樹葉的沙沙聲，站在榛樹後面叢叢中的哨兵的喊叫聲，覆盆子的斑點，生長蕪蕪的地方，啄木鳥啄樹皮的聲音，布穀鳥的鳴唱。到早晨他便將不再在這一座森林的裏面，許多人將要到曠野裏去迎接他們的死亡和那初昇的太陽了。

「這是你需要的東西，把我的烟草袋留下明天用吧，假若敵人把我殺死了，你就保存牠，把這樣好東西丟去太可惜了，」這一個兵士和那一個兵士說。「這是橡皮的，你看，可以裝一包半烟草，不透水，潮氣是不能把牠弄壞的。」

「我同樣會被敵人殺死的，」那一個士兵帶一種苦痛的聲音說。

「然而你只是一個抬担架的人，我必須走在前面，我死的機會要多些。」

「好吧，拿給我。」

「可是不要忘記了，倘若我還活着，依舊是要拿回的。我要在一位護人的面前給你

」。

站在周圍的人都笑了。

「啊，我是不願把抽烟的東西給人的，」忽然幾個聲音一齊說了起來。

波加列夫走到這一羣人的中間，聽他們談話，然後又走開聽另外一羣人談話。

一種對於人民的力量沉靜的，嚴肅的感覺，立刻浮上了他的心頭，而這些人民是下了決心去戰死的。

西下的太陽把最後的光輝投射在樹林中，剎那間照亮了兵士們晒黑的面孔，和來福鎗的那些黑色的鎗筒，逗留在曹長拿出來的黃銅的彈藥筒上，照在受傷的人們的白色的綑帶上。突然間聽到一陣歌唱的聲音，彷彿是從傍晚的太陽中發出來的。開始唱歌的人是伊格納迪夫。另外一到人和着他唱，於是第三，第四個人接二連三地和着他唱了起來。在森林的後面是看不見唱歌的人們的，彷彿森林也獨自發出淒涼的，雄渾的歌聲來。

羅丁契夫來到波加列夫的面前。

「委員同志，我是士兵們推派到你這裏來的，」他說罷就拿出一個紅布的烟草袋來

，上面繡着許多小小的綠色的十字形。

『那是什麼？』波加列夫問。

『士兵們自己這樣決定，』羅丁契夫說，『因為我們感覺到沒有烟抽的難受，所以我們集攏了烟草來送給你。』

『爲什麼，』波加列夫說，他的聲音顫抖着，『這是你們最後的烟草。我不要這，我知道你們的意思，可我是抽自己的烟草的。』

羅丁契夫柔和地說：

『委員同志，士兵們從內心裏把這件東西送給你，你不受他們是非常不快活的。』

波加列夫望着羅丁契夫的誠懇的，莊嚴的面孔，悄然地把那個很輕的小小烟草袋接了過來。

『在我們所有這些人中，我們不能聚攏多過一把的烟草來。當德國人把燃燒彈丟在裝烟草的卡車上的時候，他們是打擊到我們疼痛的地方了，他們知道從什麼地方打擊我

們纔是最厲害的。可是士兵們說：「我們委員不斷在研究地圖，多夜都沒有睡眠了。最好是讓他有烟抽。」」

波加列夫想謝謝羅丁契夫，可是他受了深切的感動，想說的話在喉嚨內哽咽住了。從戰爭開始以後，他的兩眼第一次流出眼淚來……

低緩的，淒涼的歌聲漸漸高亢起來，彷彿被落日的深紅色的光輝所漲大的一樣。

十六、認識你自己

天還沒亮，麥察洛夫早就醒來了。桌上鍍質的飯罐子在難以辨別的光線下射出黯淡的光來。罐子旁邊鋪開了一張地圖，兩角用手榴彈壓着，使牠不致於被風捲起。麥察洛夫燃起一根蠟燭來，看見這張新的地圖，自己不禁覺得好笑。這是參謀長前一天從軍部的湖量處裏買來的，買來的時候莊嚴地宣告說：

「麥察洛夫同志，在那張舊地圖上我們是常常記錄着撤退的。我已經帶了一個新的地圖來。明天我們將要開始記錄着德國前線的突破了。」

於是他們燒去了那張污穢的舊地圖，抹去摺疊的痕跡，在那褪色的枯萎的紙面上，反映出紅軍撤退時的血戰。牠曾經經歷過每一件事情，這張燒去的舊地圖。在六月二十二日的拂曉，當法西斯的轟炸機飛越邊境，出現在沉睡的砲兵和步兵團的上空的時候，麥察洛夫就已經看過牠了。牠曾經經歷過雨和雹，曾經被炎熱的七月正午的太陽晒成了白色，曾經在烏克蘭田野裏空闊的空間隨風飄盪；白俄羅斯森林中的原始的高樹也曾經從指揮官們的頭上俯瞰着牠。

「好吧，」他說，一面很嫌惡地看着那發光的飯罐子。「我們必須把飯罐子外面加上一層革綠的顏色，不然牠們就要把士兵們暴露出來的，這些東西白天在太陽上閃閃發光，到夜晚仍然是射出光來，」他心裏在想。

他從床鋪下面把手提皮包拿出打開，一種雜燴的香味從裏面發出一股乾酪，燻臘腸，

德國香水，香皂等等，每當他打開提包，他就想起他的太太來，她在德國人進攻的那一天把他的東西都給他收拾起來了。「好吧，」他又重複了一句，同時拿出一件乾淨的內衣和一隻襪子。他把臉修好，離開了壕坑，站在那裏向四面望了一會兒。

再過一點鐘就要天亮了，東方依然是黑暗的，靜寂的，如同西方一樣。地面掩蓋着無邊的，平靜的朦朧。一片寒冷而潮濕的霧盪漾在河岸的柳條和蘆葦的中間。你不能說出這迷濛的天色是有雲呢還是晴朗的，但是那樣安靜，那樣一動也不動的。

麥察洛夫脫下衣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後，便從寒冷的濕沙上走到河邊去。「好呀，」當他跳入水裏去的時候他這樣說。他用肥皂擦抹他的頭，頸項和耳朵，用海綿搓他的胸部，這樣過了很久的時候，黑夜的水圍在他的身上，都變成肥皂水的泡沫了。洗過澡後，他穿上了他的乾淨的內衣回到壕坑裏面去。他坐在床上，取出一條漿硬的領巾，把髮辮在衣領的裏面。他把科隆香水瓶內最後的幾滴香水倒在手掌心，擦在他的兩頰上，潤了潤他的刮得很光潔的臉，並且把小粉盒子夾裏臙餘下來的一點香粉都搖出抹在

臉上了。然後他用一條濕手巾細細地擦着他的面頰，開始安閒地穿着他的衣服，登上天藍色的袴子，穿了軍衣，把武裝帶也佩上了。他花了很長的時間弄乾淨了他那雙皮靴，首先抹去上面的灰塵，塗上了鞋油，很輕快地刷着，然後放一塊絨布在上面迅速地擦來擦去，一直到發出光來為止。擦過皮靴後，他又洗了一遍手，梳一梳濕頭髮，扯直了他的軍衣，把手槍檢查了一遍又放在槍袋裏面，從提包內取出一個自來火機放在衣袋內，又把他的太太和女兒的照片放入軍衣的袋子裏。

『好吧，就是這樣了，』他向他的鑲嵌了一眼，隨即把參謀長喚醒。

天開始亮了。寒風呼嘯在蘆葦中，像一張抖動的網鋪在河上，飛也似的吹過了曠野，輕輕地越過了戰壕和反坦克的陷坑，打着旋轉，把堤岸的細沙帶到淺溝裏，把樹枝枒壓在空地的鐵絲網的上面。

太陽從天空升了起來，照臨在遼闊的田野之上，像一位可敬的老裁判官，沒有激動也沒有興奮似的，準備好去領有牠的慣常的崇高的地位。黑夜的雲層開始像一塊炭在燃

燒，發出一種蒼白的，幽暗的磚灰色的火燄來。這一個早晨每一件事都彷彿是兇惡的，預告了戰爭的騷亂。這是一個尋常的秋天的早晨。在這塊土地上面，恰是一年前的這樣的早晨，漁人們曾經拜訪過這一個鄉村，而地面，天空，太陽，風，一切都充滿了鄉間的和平與寧靜。然而在這一個人夏天，一切都變成了不祥之物——月色中的乾草堆，蘋果圓的，茅屋粉刷的牆壁，小路，在電綫上嘆息的風聲，鸛鳥的空巢，瓜圃，赤褐色的蕎麥，所有這一切在烏克蘭土地上產生出來的奇蹟，都染上鮮紅的血和辛酸的眼淚了。

進攻是早晨五點鐘開始的。進攻的黑色飛機飛在步兵的上空。這些都是最近纔開到前綫來的。牠們飛得很低，士兵們可以從牠們的翼下看出即將丟下的炸彈來。黑烟從德國人的陣地上升起，整個地平綫上都響着很低的隆隆的聲音。和第一次炸彈爆發的同時，團部和師部的砲兵都開起砲來了。晨風在不久以前流經過的靜寂的空間，此刻已經充滿了爆炸彈的哀鳴與怒吼，再也沒有風聲。

麥塞洛夫很想率領第一營去進攻，可是他把自己控制住。在這幾分鐘內，他第一

次真正感覺到使他自己留在指揮部的重要性。『活該，他畢竟對了，』他憤憤地在想，同時回憶那天傍晚他和波加列夫的痛苦的談話。每天那一次不舒服的談話的回憶就會來到了他的腦中。而現在他真的體驗到並且看見有多少根線索是掌握在他的手中的。縱使每一位指揮官在第一天晚上都奉到明白的命令，並且完全知道他要做的事情，縱使給與轟炸機，攻擊機，戰鬥機等的命令是非常的詳細而精確，縱使重坦克營的營長塞里金少校曾經和麥察洛夫研究地圖有一點鐘的時間，然而一到已經發動攻擊的時候，敵人便要開始猛力作戰，而對於全部複雜的迅速移動的步驟也便需要精確的把握。

蘇聯的飛機曾經有兩次飛在德國最前哨的地位，接着一陣黑烟在德國的戰壕和土窟中升了上來。然而當步兵緊跟着重坦克車向前進攻的時候，德國人把他們所有的砲，白砲，反坦克的平射砲一齊都射了過來。營長們用電話報告麥察洛夫，步兵已經停止前進，都伏在地上了！敵人的火力太猛，前進已不可能，麥察洛夫聽後站起把手鎗拔出來——必需使他們站起來，不顧一切的犧牲而前進！對於一個毫不知懼怕的人這彷彿是一件最

簡單不過的事情，——喊着：『前進，弟兄們，跟隨我！』便衝入激烈的戰鬥中了。在一個俄頃間，他經驗到一種殘忍的幻滅的情緒——他所謹慎而又辛苦地準備了的今天的戰爭，真個會變成無用嗎？他所第一次擬就的，關於馬上到來的戰爭的，在學理上是那樣澈底而詳細的計畫，真的會變成無用嗎？

『不，參謀長同志，』他憤怒地說『戰爭常常是而將要繼續是不怕敵人也不怕死亡的一種藝術啊！我一定要教步兵站起來！』

可是他並沒有離開指揮部。電話鈴又響起來了，緊接着又起了另外一陣電話鈴的聲音。

『空中進襲對於敵人的戰壕並沒有多大的損失。敵人還在保有他們的火力啦』柯契特哥夫報告。『敵人的鎗和白砲沒有片刻中斷牠們的發射。』

『坦克車已經遭遇到敵人重砲的火力了，步兵已經停止下來，坦克車走到了前面去，兩輛坦克車的環帶牽引車也被破壞了，』塞里金報告。『我覺得不能再前進了。』

電話鈴又響了起來！空軍連絡軍官詢問轟炸的效果，並且驚訝地問他是不是再想別的空襲的計畫來，因為據飛機駕駛員的報告，我們的步兵停止未准，而敵人的砲火仍然在活躍着。就在這時候，一位中校，砲兵連絡軍官走到指揮部來，提出一些需要立刻注意的重要的問題。

麥察洛夫燃起一枝捲烟來，繃着眉頭坐在辦公桌的前面。

「我們的空軍還要飛在步兵的上空嗎？」參謀長問。

「不，」麥察洛夫回答。

「我們一定要再命令步兵向前移動。前進的部隊停止在離敵人約有三百米遠的地方。可能使他們再連續前進一百米遠的，」參謀長說。

「不，」麥察洛夫回答。

他跌入沉思中，當師政治委員車里尼欽柯走進來的時候他也沒有注意到，就連參謀長也沒有看見。這位師政治委員走過在壕坑中立正着的哨兵，坐在靠近通常傳令兵所坐

的隱箱的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吸着他的烟斗，沈靜地留神諦聽他們的談話，不斷把他的眼睛盯在麥察洛夫和參謀長的臉上。

車里尼欽柯是經過撒瑪林的指揮部來到麥察洛夫這邊的。在進攻開始的時候他就要到那裏，他知道撒瑪林常常出現在任何重要戰爭的舞台上，所以決定到前敵指揮部去會見這位軍團長。

麥察洛夫注視在地圖上，他的腦筋已經緊張到使肉體痛苦的程度了，他把戰鬥看做一件完整的東西，在那裏又有許多地方到達了猛烈的強度，然後漸漸衰弱下去，最終是消失了，創造出一張圖畫來，像是永遠變化着的磁力場一樣。他看見在敵人防綫上的磁軸，他向這磁軸的進攻，隨着強度的變化，總是不會被打敗的。他看見怎樣連接成整個的各種分力一個加在一個的上面，怎樣他們的共同存在純粹是出於自動，不僅不互相牽制而且互相給與更大的動力，像是相等的波長的重疊的擺動一樣。他的腦筋有力地創造出無數的分子，去組成這種複雜的戰鬥。他衡量那粉碎進攻的飛機的，重坦克車的，和

他的對抗的火力的，他的野砲重砲的明顯的力量，他可以感覺到躺在敵人戰綫後面的波加列夫的軍隊的潛力。每一件東西都是很生動地現出艷麗而愉快的光輝來，彷彿泛濫在他整個的腦中。他想起一種極其簡單而在數理上又是不可反駁的解答來。一位數學家或物理學家，在開始實驗的時候，對於他所觀察的一些分子在外表上簡單而尋常的現象，也往往被牠們的複雜矛盾的價值所苦惱。科學家熱情地企圖把這些分離的，不相容的分子化合爲一，然而牠們却又頑固地，迅速地，有彈性地溜走了。而作爲這種熱誠的分析工作的報酬，作爲尋覓解答的緊張工作的報酬，他想出了一種簡單而明晰的思想，這種思想驅逐了一切的複雜性，而生出唯一正確的，驚人地簡單的，不能反駁的解答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創造的天才。當麥察洛夫正在企圖解決出現在他前面的困難的問題時，他便經驗到這一類的事情。差不多以前他從來沒有感覺到這樣的激動或這樣的快樂。他把他的計畫放在參謀長的面前。

「然而，我說，這個對於……」參謀長數出那些和麥察洛夫的建議相反的因素來。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便是麥察洛夫的註解。

他熟思了一會兒。真的，負責採取一種決定，有時候比較戰場上所表現的高度的英勇的事蹟還需要更多的力量和勇敢。

但是麥察洛夫發覺到他自己是有這種勇敢的，一種決斷的勇斷。常常在交戰以後別人請他敘述戰爭經過的時候，他就回答道：「當我看見戰局惡劣下去的時候，我就走在前面。別的還有什麼可做呢？」然而麥察洛夫分明又知道他的這種自我的犧牲決不會解除他對於戰爭的結果所負的責任的。

戰局是如此。我們空軍的攻擊已不能擊潰德國的步兵，他們是隱藏在地下的。德國的砲隊和白蟻阻止了我們坦克車的行動，切斷了牠們和前進的步兵的聯絡。走在前面的兵，在德國的砲火之下，他們的隊伍削弱了，精神也衰退了，而且已經到達了德國自動步鎗和機關鎗的射程以內。我們的砲隊在數目上差不多是以二與一的比例超過了敵人的砲隊，可是由於向德國外緣的全都寬廣的戰線上發射砲火的緣故，而把牠的力量分散了。

。麥察洛夫看見俄國的空軍，坦克，砲兵和步兵的火力都是平均地分配在德國防綫的各部，只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有效的力量放在德國的大砲和白砲上。這些大砲和白砲是必須粉碎的。在這裏安放了在進攻的第一階段中的成功的關鍵。

麥察洛夫並沒有放高了他的聲音，就下命令給那些正在奉他的命令去掃射和轟炸德國防綫的團部和師部的砲隊，重坦克車營，攻擊機，轟炸機，戰鬥機等。他命令步兵撤退並且佔據一個陣地，準備進攻那一個集中了較多數的德國砲隊和白砲的地帶。麥察洛夫知道德國人信賴他們自己砲隊的力量，在這些地方僅只有少量的步兵。他知道他所佈署的火力會使他毫無困難地止住德國的砲火。他選擇了進攻德國戰綫的最堅強的地帶，他體驗到而且覺察他可能使最強的地帶變成最弱的地帶，這樣便鋪下了一條突破的道路。參謀長聽到麥察洛夫的命令以後叫起苦來。夢想集中步兵去對抗砲隊和白砲呀！夢想從歷盡了那麼多艱難流去了那麼多的血而得來的陣地上不戰而退呀！

『步兵真有撤退的必要嗎？麥察洛夫同志！』他叫喊出來了。

「那用的是我的名義，」這位團長說，「過去三十五年以來我都是這樣了。」

「麥察洛夫同志，我們已經前進了八百米達了，你的意思是說要我們不再固守了嗎？」

「我已經下命令了，我不想再變更我的命令。」

「但是你要知道，」參謀長柔和地說，「撤瑪林把撤退的命令看得是多麼嚴厲啊！而且在這裏，在我們開始進攻的今天，在我們最近一次失敗的撤退以後，你却又要把一切東西拿來作孤注的一擲了。」

「我就是這樣，」麥察洛夫用手指着桌子，又補充了一句，「結果會要在地圖上出現的。請你停止說話，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是一個在玩耍的孩子哪。」

在壕洞進口的地方聽到了一陣高聲。麥察洛夫和參謀長馬上站立起來，撤瑪林將軍來到了。

他看見參謀長的苦痛的面孔，於是便向他點頭招呼，問道：

「喂，怎麼樣了——你們已經突破敵人的戰綫了嗎？」

「沒有，少將同志，」麥察洛夫回答，「我們還沒有突破戰綫啦，可是我們將要突破的。」

「各營都在什麼地方？」撒瑪林簡單問了一句。當他朝團部這邊來的時候。他曾經遇到撤退的坦克車和步兵，他問副官，他們是奉誰的命令撤退的。「奉的是團長，蘇聯英雄，麥察洛夫少校的命令，」便是正確的回答。這種回答使撒瑪林當時暴躁了起來。

「你這幾營呢？他們為什麼要退却的？」撒瑪林問，他的聲音在靜寂中聽來顯得格外的可怕。

「他們是受到我的指示，在一種有秩序的方式中退却的，少將同志，」麥察洛夫回答，突然間他注意到撒瑪林望着的一位從壕洞的黑暗的一角向他走來的人，他馬上筆挺地立正起來。麥察洛夫隨着那一個方向望着，他也立正起來：站在他們面前的是前綫軍事會議的一位委員。

「早安，撒瑪林同志，你們都好嗎，同志們，」車里尼欽柯說，「我曾經招呼過你們，多謝哨兵讓我通過。我曾經坐在睡箱上留心你們是怎樣作戰的嘍。」

「我依然是對的呀，」麥察洛夫執拗地想，「我倒要給他們看看的。」

車里尼欽柯看看撒瑪林的繃着眉毛的臉，又看看那位憤激的參謀長，說道：

「麥察洛夫同志！」

「是，師政治委員同志……」

這位師政治委員兩眼筆直地對着他，過了有一秒鐘的光景。而在這甯靜的，沉吟的一瞥中，麥察洛夫生出一份愉快和一份輕鬆的心情來，他看到師政治委員是知道每一件事情的。他感覺着，車里尼欽柯已經體驗到在這位團長的軍事生涯中，這是一個何等重要而莊嚴的機會啊！

「麥察洛夫同志，」車里尼欽柯慢慢地說。「我很歡喜你，麥察洛夫同志。你在做一樁很好的指揮作戰的工作，我相信你一定會打勝仗的。」他向撒瑪林投過迅速的一

瞭，又繼續說道：『在職務方面，我要向你表示感謝，麥察洛夫少校。』

『我是爲蘇聯盡職的，』這位團長回答。

『喂，還說什麼，撒瑪林，我們還不走嗎？』車里欽柯把胳膊伸過去圍在那位將軍的肩膀上。『有些事我們是需要討論的。此外我們也要讓人們去工作。我們這些長官們來把他們侵犯了，他們還必需需要站在那裏立正。他們還有好多事要做，我們走開讓他們做事吧。』

離開壕洞以前，他走到麥察洛夫的面前，低聲地問：

『喂，你歡喜你們的委員嗎？』他微笑着，非常柔和地補充說：『你和他合得來嗎？我說話是對的嗎？你覺得怎樣？』

對於麥察洛夫，車里尼欽柯恰如在夜晚的茶會中出現的一樣，彷彿在提醒了他在那天晚上和今天的中間的祕密的連繫，這種連繫現在是被他所瞭解的。

十七、在布魯轍穆勒的司令部裏

指揮德國軍隊準備強行渡河的布魯轍穆勒上校，正在招待一位來客，這位客人便是格倫上校，是前天到達的參謀本部的代表。早晨，當俄國的驚人的反攻開始的時候，他們倆正在司令部裏一道兒吃早飯，這司令部是駐紮在一座校舍的裏面的。

布魯轍穆勒和格倫兩人是老朋友，關於前綫和國內的事情他們都有過很長久的談話。格倫比起這位前方的上校來要佔據一種較高較爲顯赫的位置，可是他對於他的這位主人依然是非常崇敬的。在德國軍隊中，大家都知道布魯轍穆勒在戰場上是一位使用大砲的好手。布勞基斯區有一次說他：「那一個人叫做布魯轍穆勒並不是沒有意義的，」顯然布勞基斯區想起這位著名的德國的上校和在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中爲了組織集體的重砲進攻的技術而馳名的一位將軍有著同樣的姓名。格倫忽略了軍隊中的複雜的階級制度，

這種制度是只准許人們單獨在自己的圈子以內交換意見的，因此他把高級參謀官吏的意向和德國本身的情況完全赤裸裸地在這位強壯的，禿頂的上校的面前坦露了出來。他的話使布魯轍穆勒受到刺激和痛苦。

「是的，」他用一位軍人的簡捷的語氣說出了一句，幾乎使格倫驚愕了起來，「我們在這作戰，那一羣還在繼續他們的爭鬥。結果一切的陰謀——實業家，國社黨，軍人中間的保皇黨和反對派——把事情弄糟了，這應該是很清楚的：德國就是軍隊，前方的軍隊就是德國，這是我們而且只有是我們纔能決定怎樣做和做出什麼來的。」

「不然，」格倫說，「明天我將要告訴你一些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前方勝利的事情，這些事情每天越來越複雜，使高級將領越來越不能忍受了。有些日子情勢是完全矛盾的。」

但是由於俄國軍隊突然進攻的緣故，在那一天早晨他已不能夠繼續他的談話，這兩位上校的注意自然都要集中在那時那個地方正在進行的事情上面。

消息是暢通的，安坐在參謀部的布魯轍穆勒，可以知道戰場的全景——無線電和電

話每五分鐘或每六分鐘帶給他戰鬥進行的消息。

「俄國人沿着全綫用平均分配的壓力在作正面攻擊。那便是他們所說的迎頭痛擊，」格倫向地圖撇了一眼，「顯然他們自己也看到這種行動的無效了。在他們的命令中常常被指出認爲是一種缺點。」

「哦，那就像是他們所做的事情，」布魯轍穆勒說，「俄國人有特殊的天性。但是你可知道，在戰爭中我從來沒有一次能夠判定這一位對抗我的指揮官的性格，常常是教我感到混亂而又朦朧。我總不知道他歡喜做什麼，什麼是他所歡喜的武器。我一點都不歡喜這樣，我是不歡喜混沌不清的。」

「你還有其他的想法嗎？」格倫說，「他們已經來對抗我們德國一切複雜的現代化的戰爭了，飛機，坦克，降落傘着地，包抄，主動的立體的戰爭。」

「同時他們已經把大量的重坦克和新式飛機開到我們戰場上來了。他們的黑色裝甲車特別有效，我們的部隊中都叫他們做黑死病。」

『是的，但是牠們並沒有多大用處的。你看這裏！』格倫取出書記剛剛用打字機打出的份報告來。

布魯轍穆勒笑了。『你必須承認，』他說，『我們的組織這樣完備，甚至你我來對抗像我們這樣的防綫，我們也只有束手無策。』

他把腰彎在前面，使身體靠在桌上，開始興奮地敘述他安置砲床的方法。

『這使我想起我的兒子歡喜玩耍的玩具來，』他說。『牠有三個環子，第一個連接第二個，第二個連接第三個，第三個又連接在第一個上面。困難的是在怎樣去解開牠們。你不能打開牠們，牠們是鋼鐵做成的呀！祕密的所在，就是這些環子是在最堅固最硬板的地方折開的。』

電話和無線電，從營裏，連裏，砲隊裏帶來了好消息，俄國人的進攻已經衰頹下去了。

『使我吃驚的是他們竟能前進了八百米達。我不能否認他們的勇敢，』格倫說，他

燃起了一根紙烟，又問道：「你計畫在什麼時候強迫渡過河去？」

「要得三天的時間，」布魯轍穆勒回答。「我已經下命令了。」他的精神突然振作起來，感覺得他的心情也非常好。他拍拍肚子，說，「假若我留在德國餓着肚子，在世界上我還能夠做什麼呢？我想我早已死去了。信不信由你，我已經要吃中飯了。我在這裏要什麼東西都有。我從一九三九年作戰到現在，老實說，現在我能夠做最講究的國際飯店的烹飪顧問。我已經造成了一個慣例，在我正當作戰的那一個國家裏吃牠本國的飯菜。在食物方面我纔是一個大同主義者啦。」他向格倫投過一道斜射的眼光：這樣一個骨瘦如柴的傢伙，唯一的飲料是沒有牛奶的咖啡，吃起飯來只是牛肉湯滲着一些油煎的麵包屑和瘦子雞，他會對於這些事情感覺興趣嗎？或許他對好口味是蠢嗜的，這種布魯轍穆勒引以為驕傲的蠢嗜，在格倫也許只是感到討厭吧。

但是格倫微笑，很有興味的聽他在講——他歡喜這位上校關於食物的生動的談話，這種談話可以做為一個有趣的故事到柏林去說說哪。

因此布魯轍穆勒在這樣鼓勵之下又繼續說了下去。

「在波蘭，我吃肉片和香腸，醜陋的東西但是有極好的口味，還有麵包片，波蘭餅子等，我又喝波蘭的麥酒；在法國，我吃過各種的燉肉，莢豆，野菜，燒魚翅等，而且我在那裏喝到真正高貴的酒了！在希臘，我像一位市場上的老大婆一樣，發出了大蒜的臭味，我怕我都要被我肚子裏的辣椒燒壞了。好的，現在有乳豬，鵝，野雞，還有一盤非常可口的東西，一種白色的小燒餅，裏面或者是櫻桃，或者是鄉村的乳酪，剛纔放在酸奶油裏煮過的。你今天可以嚐嚐了。」

「不，謝謝你，」格倫說，笑着舉起他的手來，好像要擋住什麼危險的樣子，「我想去再看看柏林和我的老婆孩子啦。」

在這個當兒，副官宣布俄國的坦克車正在撤退，用砲火掩護步兵的退却，同時俄國的飛機也不再出現在步兵的上空，而所有的砲口也都停止射擊了。

「這是應該屬於你的，是你憎惡的一片混沌所貢獻給你的呀，」格倫說。

「不，不是這樣，」布魯轍穆勒縐着眉頭回答。「我知道俄國人是怎樣頑強的。」

「你仍然相信現狀是混沌的嗎？」格倫開着玩笑問。

「我相信我們的武器的力量，」布魯轍穆勒回答。「或許敵人已經靜止下去了，或許還沒有。多半是沒有的。那倒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這裏，」他用他的手背敲一敲地圖。

在綠色的森林與藍色的河，湖泊的中間，用 Faber 牌紅鉛筆畫了無數的紅圈子。這些都是德國砲隊和白砲的位置。

「那是我相信的，」布魯轍穆勒又重複了一句。

他慢慢地，意味深長地說出了這些話。對於格倫，好像布魯轍穆勒不僅已經想到俄國人戰鬥的力量，而且想到了他們昨天談話的主題。

十五分鐘過後，電話中向他們報告，俄國人又活躍起來。

第一次的轟炸機是朝着重砲隊進攻的。接着便得到報告，俄國的重坦克車已經進入

德國營部的白砲位置。然後斯瓦比少校又報告，他的一〇五公釐的大砲已經在俄國重砲的射程以內。

布魯轍穆勒立刻體會到俄國的力量並沒有平均地分配在全綫，而是有固定的位置的。他幾乎感覺到一柄正在四面搜尋他的尖銳的武器對於他的猛烈的，可驚的刺痛。他是非常精密地，習慣地和他的部隊連繫在一起，如此使他的這種情緒發展成爲生理上的實在的事情。他不自主地將手放在胸前，想努力驅逐這種紛亂不甯的情緒。可是這種情緒並沒有消失，仍然繼續下去。

在俄國的戰鬥機出現在砲兵陣地的上空時候，他們的轟炸機還沒有飛開的。砲隊指揮官們報告，他們已不能繼續發砲，因爲砲兵都躲到壕洞裏面去了。

『用最大的火力，犧牲一切繼續發砲，』上校命令着。

他馬上興奮到最高度了。啊，他享有布魯轍穆勒這個名字並不是沒有來由的呀！他在全軍中爲人週知而且受敬重並不是沒有來由的呀！自然，他是一位有經驗的，有決心

的，而且又有能力的一位軍人。當他還在軍事學校的時候，他的教官們就說他是真正的德國的軍官團的一位代表。

龐大的，有秩序的，油潤的，動作非常完美的全部機構，在他的意志力量之下彷彿都顫動了起來，而且立刻開始前進了。電話鈴又響起，副官和差遣飛快地從戰地的電報房跑到這位上校的房裏來，無綫電傳話機不斷發出嗡嗡的聲音，傳令兵吃下一杯俄國酒，把他們的帽子蓋在眼睛的上面，衝出學院的院子，坐在摩托車上在一陣灰塵中沿着大路小路飛也似的走了。

布魯轍穆勒自己在電話上和砲兵指揮官們談話。

蘇聯的戰鬥機剛剛飛走，俯衝轟炸機又出現在砲位的上空。布魯轍穆勒知道俄國的指揮官們的目的是在擊毀並且使他的大砲停止發射。於一尊砲接着一尊砲地停止了動作，兩個臼砲隊和牠們的砲兵一道兒被消滅了。俄國人有計畫地去擊毀這一座砲位然後又去擊毀那一座砲位。

布魯轍穆提出他留着後備的一營來，但是幾分鐘以內他又得到報告，當他們開到前綫來的時候，俄國黑色的攻擊機又掠過這二列裝載軍隊的卡車的上面，而且配合着砲火和機關鎗的掃射。布魯轍穆勒於是命令步兵下車步行前進。可是甚至連這樣也都不行，因為俄國人向這條路上集中火力，已不可能通過。

這位上校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感覺到他的兩手彷彿被綁住的樣子。有一個人的意志在阻礙他，妨害他的佈署。甚至在一分鐘內，在戰綫對方的那一個人也要勝過他，這對於他是不堪忍受的思想啊。

他突然想起了一年以前當他在法國的時候，他照料一次非常困難的手術，這手術是由一位著名的教授，一位到前方來視察的腦科的世界權威所開刀的。他把一種一半像針一半像刀的奇怪的柔軟器具放進那位沒有知覺的病人的鼻孔裏，用他的靈巧的白手指頭把這件發光的器具向鼻孔裏越伸越深。他們告訴布魯轍穆勒，病人的傷是在後頭骨上面的某處。而這位教授用他的纖細的器具伸入了他的頭蓋和大腦的中間，終於到達了受傷

的地方。這種手術簡直把布魯轍穆勒嚇壞了。直到如今，在這一俄頃間，對於他彷彿站在他的對面的人恰恰就有這樣一種凝神的面孔和這樣靈巧的手指，如同那位外科醫生一樣，用他的鋼鉄的器具通過了黑暗的地方，放進寶貴的神經中樞和線一般細的神經纖維的中間。

「怎麼樣了？」格倫問。

「怎麼樣？俄國人終於把他們的性格表現出來了，」布魯轍穆勒回答。

他又將身彎在地圖上，敵人正在鎮靜地展開他們的把戲，現在布魯轍穆勒看到他們的面孔了。

「俄國的步兵在攻擊我們的砲兵陣地，」前方送來了報告。同時一個軍官叫喊着跑來：

「上校，俄國的重砲從我們後面射來了。」

「咄，我還要打敗他們呢，」布魯轍穆勒帶着自信心駁斥他一句。

風砰然地關上了法國式的窗子，把門搖動得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把學校牆上的大地圖吹然得颯颯作響。那種褐色的凸凹不平的原始人頭骨的畫圖，在風中飄盪不休，他的有力的牙齒彷彿也在動作着，像是頑強地安置在上面的一樣。

十八、死亡是不會獲勝的！

羅米揚契夫的瞭望哨離開德國人非常近。躺臥在樹叢裏面的克里諾夫金中尉看見一個軍官從地下防空洞內走出來，一面喝着咖啡，一面抽煙。他能夠很清晰地聽到他們的話，看見一個電話員向他們打報告，其中有一個軍官，顯然是高級的，像在命令他什麼。克里諾夫金看看錶，自己心裏非常嘔氣，有機會的時候不會去學德文，現在他覺得真是慚愧。他能夠聽清楚他們說的每一個字，可是他卻不能懂得他們說的是什麼。山砲安置在樹林的邊上，離開克里諾夫金躺臥的地上一千米遠。步兵也集中在那裏。受傷的

人也放在那裏——他們躺在卡車內的担架上，準備好立刻跟在前進的步兵的後面。

躺在克里諾夫金身邊的電話員馬提諾夫，特別有興味地注視着德國的電話員。這一個人和他做着同樣工作的德國人使他覺得又開心又激怒。

「他有一張狡猾的怪臉。你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醉漢來，」馬提諾夫低聲地說。「倘若他靠近我們這邊來，他也不會聽懂一個字的。該死的德國人！」

每一個人的神經都非常緊張，開始是克里諾夫金，他躺的地方離德國的防空洞最近，最後是受傷的人們和年幼的倫亞，他們都在黑暗的森林中期待進攻的開始。砲聲，自動步鎗的聲音，機關鎗的聲音，空中的爆炸彈的聲音，大家都可以聽得出來。飛機常常斜飛到紅軍的頭上，向德國的陣地飛去。士兵們對於自己都要加以嚴格的限制——飛機俯衝到德國人的戰壕的上面時，不能興奮地舉手亂揮，也不能大聲叫喊。

波加列夫的興奮不比別人好些。他看見羅米揚契夫和那位毫無懼怕的，興高采烈的柯茲洛夫都是很緊張而且等待得過於興奮了。他們所同意的搶先進攻的這一個戰鬥的局

勢已經過去，他們所同意的聯合進攻的這一個局勢也已經過去；然而信號還沒有發出來。當戰鬥的鬧聲高揚起來的時候，指揮官們就要停止談話，開始靜靜地聽着，同時向四面看一看。可是依舊沒有什麼，麥察洛夫並沒有呼喚他們。

這種戰鬥所發出來的聲音，對於在德國陣綫後方的人們，自然是奇怪的，不尋常的。所有這些聲音都倒轉過來了：爆炸彈是俄國的，連發的砲彈是德國人發射出去的。而一顆子彈從頭頂呼嘯而過，這是俄國子彈的嘯聲。德國人發出的自動步鎗軋軋的聲音和機關鎗子彈爆炸聲聽得特別的兇惡和驚人。而這種非常的狀態和這種混亂的聲音，也給與士兵們相當的影響。

他們躺在樹林後，在矮樹叢中，在還沒有收割的高麻中，聽着，凝神地望入晴朗的早晨的空中，有些地方被烟塵染成了暗淡的顏色。

啊，在這片刻內的土地是多麼好呀！她的厚重的層疊，那枯萎的小山，那蔓延了佈滿灰塵的牛蒡草的澗谷，那森林裏的坑穴，對於這些士兵們是多麼寶貴呀。而泥土又發

散出多麼奇異的香味——肥壤，乾燥的灰塵，森林中的濕氣，霉和菌，枯萎的漿果，以及落下的樹枝，常常是浸在雨內的，這時又繃縮而發出爆裂的聲音來。風從田野裏送來凋謝的花和枯萎的野草的，溫暖的，使人懷鄉的香味。在森林的半明半暗的光綫中，突然刺入了太陽的光芒，一道蒙了灰塵的虹彩映在爲露滴所侵濕的蜘蛛網上，彷彿在呼吸靜穆與和平的奇蹟。

羅丁契夫躺在那裏，他的臉緊靠在地面上，但是他卻沒有睡去。他的兩眼盯在靠近荊棘叢的地面，大聲呼吸着，聞着泥土的香味。他是在有興味地，熱切地，專心地注意周圍的一切。一列螞蟻沿着一條看不見的道路在前進，拖了幾片乾枯的草和小樹枝。「或許她們也在打仗吧，」羅丁契夫在冥想，「這些隊螞蟻大概是動員來挖戰壕邊的砲台的。也許有人要造一座新房屋，他們都是去做工的木匠和泥水匠……」

他的眼睛看見，耳朵聽到，鼻吼呼吸的世界是非常龐大的。在這森林的空地的邊緣上有兩呎多長的土地和一叢荊棘。這兩呎多長的土地是多麼廣大呀！這沒有花的樹叢是

多麼豐富呀！在乾燥的地面的那邊，像一道美麗的閃電一樣的，是土地的一條裂痕。螞蟻在一種很嚴整的秩序中沿着一邊走過，一個接着一個，而在裂痕的那一邊的一羣螞蟻很耐心的地期待他們的輪值。一顆瓢蟲——一個直衝向前的，穿了紅花布衣服的矮小的老太婆——勿忙地走着，在找過路的地方。看哪，又有一隻野老鼠兩眼閃閃發光，後腿撐了起來，把野草抖動得沙沙作響，好像沒有人在那裏的一樣。一陣風吹過，野草左右搖動，彎了下來，各有各的姿態，有些草馬上卑微地俯伏在地上，有些草頑強地，憤怒地顫抖在風中，她們的扁平的空虛的穗子鼓了起來，作了麻雀的食糧。野薔薇騷動在荊棘叢的上面——黃色的，淡紅色的，被太陽照得通紅，像被火燃燒的泥土一樣。一個蜘蛛網在風中飄盪着，顯然已經被牠的主人拋棄好久了；在蜘蛛網裏面，有糾纏在一起的乾枯的樹葉，幾塊樹皮，在一個地方還有落下的橡實把蜘蛛網壓得沉重地下墜着。這個蜘蛛網看來像是拋在河岸上的漁網，而漁夫早已淹死了。

啊，這土地，這森林是多麼寬廣，生命寄託在多少數不盡的尺寸上啊。多少甚至比

現在還要美麗的黎明爲羅丁契夫在他的一生中曾經看過聽過的，多少夏天的驟雨，多少鳥雀的叫喚，涼爽的微風，夜晚的霧啊！多少工作啊！而當他工作完畢回家的時候，他的老婆莊重地然而很關切地問他：「吃飯嗎？」，這些日子又是多麼值得教人懷想啊。他曾經在那間非常狹窄的小茅屋內，吃葵花子油攪拌的馬鈴薯，一面瞅着他的孩子和他的老婆的晒黑的手臂。而未來的生命還有多麼長呀……能夠很長嗎？最後每一件東西都可以在這裏結束的，在這短暫的五分鐘內。而幾百紅軍也在那兒同樣地躺着，想着，回憶着家庭，老婆，孩子，看着地面，樹木，叢藪，呼吸着早晨的芬芳的氣息。在世界上沒有比這塊土地再好的了。

伊格納迪夫想到了什麼似的向他的同志說：

「幾天前我偶而聽到兩位中尉在談話——你猜想他們怎麼說的？他們說，這裏正在打仗，周圍都是菓園和鳥雀的歌唱，我們所做的事情對於他們是毫無關係的……這件我已經想過了。並不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那些傢伙們是不往深處着想的。一切的生命

都要受戰爭的影響啊。譬如馬吧。馬不感到痛苦嗎？我又想起一事，當我們駐紮在羅加奧夫的時候，每逢空襲警報發出，狗就要爬進地窖裏而去。我甚至注意到一隻母狗把她的小狗藏在溝渠裏，空襲過去了，她又把她們抱出來走走。至於鳥呢，鵝，小雞，野雞們落在德國人的手中不痛苦嗎？而在這裏，我們周圍的一切——在樹林中我已經留心鳥雀開始害怕起來了！只要有一架飛機出現，牠們就成羣地冲上天去，當牠們打起急旋飛牠去的時候，牠們震顫着，悲鳴着。多少森林中的空地都被破壞了！多少菓園啊！我已經在想，戰爭正在進行着，成千的我們，來了，倒下去了。全部螞蟻和蚊蟲的生命也都突然死去了。

他站立起來，看看他的同志們，帶一種希望的快樂說：

「喂，朋友們，活着總是好的呀！只有在像今天這樣的一天你們纔會有這樣的感覺。彷彿你們在這裏躺下一千年也不會感到疲倦似的！你們可以聞一聞看！」

波加列夫靜聽着戰鬥的聲音，忽然爆炸的吼聲開始消歇了下去。繪有紅星的飛機也

不再飛翔在德國的陣地的上面了。或許進攻已經被打退了嗎？或許麥察察夫已經不能夠擊潰德國的防綫，以至於不能夠和波加列夫聯合進攻嗎？悲痛抓緊了他的心。猜想麥察察夫或許已經失敗的這一種思想，是不能容忍的、痛苦的。他已不再看到太陽的光綫，彷彿蔚藍的天空已經暗淡下來，而且變成黑色了。他看不見伸展在他前面的空曠的林地。每一件東西都失去顏色了，這樹木，這田野。他的全身充滿了對於德國人的仇恨，只有仇恨。在這裏，在森林的外邊，他可以清晰地描畫出那正在爬行在人民的國土上面的兇惡的武力。這是屬於人民的國土呀！在囉爾的烏托邦中，在歐文的夢想中，在偉大的法國哲學家們的著作中，在十二月黨人的文字中，在柏林斯基和赫爾岑的論文中，在沙里雅波夫和米哈洛夫的通信中，在織工亞里遂耶夫的言論中，都表現出人類對於沒有奴隸的國土，一種依照理性和正義的法律的生活，對於爲一切人類所有的土地，在這勞工和僱主的中間永遠的不平等已經消除了的土地的永恆的渴望。成千成萬的革命者都犧牲在戰鬥中了。波加列夫知道他們如同知道自己的弟兄一樣。他曾經讀過所有他們的著作

，知道他們寫給母親和孩子的最後的語言，看過爲他們的活到看見自由的朋友們所紀錄下來的他們的日記和他們的祕密的談話，知道他們被放逐到西比利亞所旅行的路程，夜間停留的車站，和他們被囚禁的牢獄。他愛這些人們，把他們尊敬做最親近的朋友。他們中間許多人都是從基輔去的工人，從明斯克去的印刷工人，從維那去的裁縫，從比羅斯多克去的紡織工人——這些地方都是現在被法亞斯黨徒佔領的城市。

波加列夫的全身每一個纖維都在熱愛着這一塊土地，這一塊土地是在內戰的暴風雨似的鬥爭中得來的，是在飢餓的痛楚中得來的。這一塊土地，縱使現在依舊是貧窮的，縱使依舊生活在嚴肅的勞動和嚴肅的法律之下……

他慢慢的打躺在地上的那些人的中間走了過去，時時停下來說幾句話然後又向前走
去。

「倘若麥察洛夫，」他自言自語着，「在一點鐘內不發出信號來，我便要帶領士兵去進攻，用我自己的力量去突破德國人的防綫了……只在一點鐘內。」

在長綫撤退之後，這一天的戰爭對於他已經變成了轉捩點和成熟期的標記。「麥寮洛夫必定會成功的，」他告訴柯茲洛夫，「此外沒有其他的途徑，不然就是我没有看得也也沒有瞭解到。」他看見了伊格納迪夫和羅丁契夫，於是便走到他們面前，在草上坐下。他覺得在這片刻內他們所談和所想的都是和佔據在他思想中的一樣。

「你們在這兒說什麼？」他問。

「呃，你瞧，我們在這兒談蚊蟲哪，」伊格納迪夫帶着慚愧的笑聲回答他。

「啊，蚊蟲，」波加列夫想。「在這一點鐘內我們的想法真個不同嗎？」

幾十人都已經看見信號了——紅色的火箭從俄國的陣綫射到德國的陣綫這邊來。立刻羅米揚契夫的山砲轟轟地發放出來了。一千人緊貼在一起，一動也不動。山砲的聲音告訴德國人，俄國的軍隊早已隱蔽在他們陣綫的後面了。

波加列夫向田野的周圍投射了一道迅捷的，愉快的眼光，握緊在右翼的柯茲洛夫的手，向他說：「我是倚靠着你的，朋友，」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喊道：

「跟隨我，同志們，衝上前去！」

沒有一個人還躺在那仁黎崗，溫陵的夏天的泥土上了。

波加列夫跑在前面，一種異於尋常的情緒佔有了他的全身。他挽着走在他後面的人們，可是他們也和他連結成爲單一的，永恆的，不可分的整體，像是推他前進的樣子。他聽到後面他們的沉重的呼吸，而他們的心的迅疾的，猛烈的跳動也傳導在他的心中了。這是從戰鬥中得到他們國土的人民呀！波加列夫聽到皮靴踏地的聲音，這是全俄國人走去進攻的脚步聲音啊！他們越跑越快，那種「呼拉！」的喊聲繼續膨脹起來，昇高起來，壯大起來，而又擴散開來。這種聲音透過了戰鬥的聲音，被正在用刺刀衝鋒的麥察洛夫的一營人聽到了，被爲敵人所佔領的遠方鄉村的農民們聽到了。這種「呼拉！」的聲音被飛入天空的鳥雀聽到了。這種「呼拉！」的聲音撼動了蔚藍的空氣，波動到地面。德國人拚命地戰鬥着。憑藉巧妙的技術和速度，他們造成了一種迂迴的防綫，開起機關鎗來。但是俄國步兵的兩個浪潮圍定地向雙方湧上前去。紅軍跳過了溝渠和戰壕，切

斷了電綫，把手榴彈丟在卡車和裝甲車的上面。曾經掘入地下的鋼鉄的坦克車，被俄國的猛烈的砲火燃着了。這些都是不久以前害怕森林中的一句高聲的人們嗎？這些都是聽到烏鴉叫喚而以爲是德國人在談話的人們嗎？到目前，麥察洛夫的一營人不僅聽到了「一切德國陣綫後面的『呼拉！』」的聲音，而且完全看見他的同志們的蓋上一層汗垢的污穢面孔，完全認清丟炸彈的人和放鎗的人，辨出砲兵的鈕扣和柯契洛夫中尉帽上的紅星了。但是德國人仍舊繼續抵抗着。或許這不僅是胆力控制了他們的頑強，或許他們所陶醉着的所向無敵的信念在這失敗的俄頃間還沒有消失。或許那些習於七百天來的勝利的軍人，不會瞭解到在這七百零一天上失敗終於降臨到他們的身上吧。

可是戰綫已經被突破了，擊潰了……………

最初的兩位紅軍士兵遇到了，他們抱在一起，透過了戰場的吼聲，有一個聲音喊道：

「給我們一包烟吧，兄弟，我們一個禮拜都沒有抽烟了！」

而在一個地方，首先被包圍的德國的機關鎗手們舉起了他們的手來，一個鼻上長瘤

滿臉雀斑的自動步鎗的士兵叫喊：「俄國人，不要放鎗，」隨即把他的步鎗丟在地上。在一個地方，繫着頭頸的一串俘虜正在走過，他們的軍帽除下，短外衣磨開在咽喉的下面，鈕扣是不久以前正在猛戰的時候解開的，他們衣服上的口袋從裏面翻了出來，表示他們並沒有攜帶手鎗或手榴彈。而在一個地方，書記們，有綫電和無綫電通訊員們，都被從司令部裏引出來了。在一個地方，一些可怕的，染上血痕的士兵們都在沉默地凝視着一個強壯的德國上校的屍體，他是用一顆子彈射進自己的腦部的。在一個地方，一位年青的指揮官正在迅速地數着拋在戰場上的德國的大砲，自動步鎗，機關鎗和坦克車。

「委員哪裏去了？」士兵們人人相問。

「委員哪裏去了？」羅米揚契夫問。

「誰看見到委員來的？」柯茲洛夫問，抹一抹眉毛上的汗珠。

「委員哪裏去了？」麥察洛夫高聲地問着，他走過破爛機器的中間，滿身污垢，他的新軍服也撕破了。

他們告訴他：「委員是走在前面的，委員是和我們一道的。」

太陽無情地照耀在被佔領的戰場上；一輛茶褐色的裝甲車駛到，車里尼欽柯從裏面走了出來。

「車里尼欽柯同志。」麥察洛夫向他說，「你的兒子在一輛輻重車上，馬上就要來到。波加列夫帶他和別動隊在一起的。」

「我的倫亞，」車里尼欽柯說，「我的孩子嗎？」

他看看麥察洛夫，麥察洛夫沒有回答，把眉毛低了下來。車里尼欽柯默默地站在那裏，注視着從森林中開出來的卡車。

「我的孩子，」他又說了一句，「我的孩子。」

轉過來他問麥察洛夫道：

「委員哪裏去了？」

麥察洛夫依然沉默着。

從那邊，在那火焰開始低下去的地方，兩個人走來了。每一個人都認得他們。是這波加列夫和伊格納迪夫。血已經滲透了他們的衣服。他們倆人一個扶着一個，帶着沉重的，緩慢的腳步走來了。

(完)

